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崔末順教授

書寫空間—以「淡水」為主要觀察場域

研究生：張旻惠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 中文摘要

現今的淡水有兩種涵義，廣義而言即是指介於大屯、觀音兩山，從關渡至淡水河河口之間；狹義而言係指在淡水河北岸的淡水市鎮。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可找到書寫淡水的共通性，及一再被重複描寫的地方元素、景點和意象，例如淡江校園的青春回憶，千帆過盡的河岸榮景，雲霧繚繞的觀音山風情，仙境一般的大屯山稜，蜿蜒老街的小鎮之旅，這些地方元素在本文所提的作家中，皆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法一再地描述呈現，好像是作家們的跨越時空彼此交疊，共同勾勒淡水的地方經驗。

淡水的地理位置與人文傳統激發為何可以激發出作家們的文學情感？透過文本分析，我們了解淡水不只是一個行政區域，更是人與情感的連結。淡水同時具備豐富人文和自然美景的特質，無論經歷多長的歷史時間，作家透過雙眼觀看、記錄書寫，一再的表達淡水這個地方帶給他們的感動，說明他們的文化理想與生命美感，淡水生活是他們共同回憶的一部分。雖然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是獨一無二的，但還是會有共同的記憶，留在心裡的某一處，每當生活中有所失落、失意或不順之時，總會藉由到此一遊，得到喘息、歇息甚或自省之機會，淡水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停歇的精神之所。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	4
一、時間軸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七年 .....	4
二、議題性的掌握：淡江大學、淡水河域、小鎮老街 .....	5
三、研究名稱界定：「地方」／「空間」／「淡水」 .....	6
四、研究限制 .....	7
第二章 淡水的發展與變遷 .....	14
第一節 淡水的地理位置 .....	14
第二節 淡水的歷史變遷 .....	15
第三節 淡水的文化景觀 .....	20
一、文化景觀的起源與定義 .....	20
二、淡水的文化景觀 .....	21
第三章 淡江大學—《橄欖樹》、《豐田筆記》 .....	23
第一節 校園的多采與多姿 .....	25
一、美麗的淡江大學 .....	25
二、時代背景—民歌時期 .....	27
三、淡江事件 .....	28
四、社團活動 .....	30
第二節 愛情的追尋與幻滅 .....	32
一、敢愛敢恨的如珍／謹慎敏感的祥浩 .....	32
二、溫和正直的梁銘／浪漫不羈的晉思 .....	34
第三節 自我的價值與建構 .....	36
一、故鄉的回憶 .....	36

二、經濟的獨立.....	39
第四節 《豐田筆記》中的淡江大學.....	42
一、王文進的《豐田筆記》.....	42
二、《豐田筆記》的浪漫淡水.....	43
<b>第四章 淡水河域—《在河左岸》、《母親的河》.....</b>	<b>48</b>
第一節 淡水河之流域.....	48
一、淡水河岸美景.....	48
二、淡水河的航運.....	50
第二節 淡水河之左岸.....	52
第三節 淡水河之意喻.....	54
一、故鄉移情.....	55
二、希望之河.....	57
三、絕望之河.....	58
第四節 《母親的河》中的淡水河域.....	61
一、林文義的文學歷程.....	61
二、母親的河—淡水河.....	63
<b>第五章 小鎮老街—《舞鶴淡水》、《悲傷》.....</b>	<b>69</b>
第一節 舞鶴眼中的淡水.....	70
第二節 小鎮老街的暮色.....	73
第三節 新舊交替的悲傷.....	76
一、鐵道的建立和捷運的開通.....	77
二、重建的破壞／破壞的重建.....	80
<b>第六章 結論.....</b>	<b>82</b>
<b>參考文獻.....</b>	<b>84</b>
<b>附錄.....</b>	<b>92</b>

# 書寫空間—以「淡水」為主要觀察場域

## 張畋惠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文學的研究至今已經有相當豐碩的成果，特別是近來年有關「文學地理」<sup>1</sup>的理論將研究者帶入了一個全新視野，首先我們了解「地理學」是研究人類生存活動的地理空間，是一個範圍相當廣大的議題，而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可以粗略分為兩個較小的領域：人文地理學及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中又包含社會科學的成分，如人類、政治、文化、社會及經濟層面，其中文學地理學就是探討文學與地理空間的關係，當我們將小說文本放置在時間與空間的經緯座標軸上，以文本中所呈現的地方為框架，細讀文本的內容後，就能更加具體的表現出文本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

文學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文學的內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都會受到社會氛圍的影響，而地方文學中的「地方」意識的形成，也是引發筆者開始思索「淡水」和「文學」兩者的關聯性。《文訊雜誌》曾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在屏東展開第一場「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的座談會，開始了長達一年四個月的「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報告」專案計畫，以一期介紹一個縣市的方式<sup>2</sup>，接連的刊載於雜誌上，最後總共參訪了十六個縣市。除了文學作家，還有地方文史工作者、雕刻家、音樂家、畫家等涉及各種藝文領域的工作者一同出席。李瑞騰在第一場座談「屏東藝文環境的發展」提及，此系列活動的出發點是：

最近一、二十年來，臺灣在穩定的情況下發展，主要是來自經濟成長。……最近幾年政府在文化建設上有意往地方發展，可是仍然不足。加上臺灣近年來政治結構有很大轉變，地方文化備受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希望對各個地方的藝文環境多一層認識與了解。<sup>3</sup>

<sup>1</sup>范銘如，《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2008年9月初版。

<sup>2</sup>高惠琳，〈「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專輯目錄〉，各縣市刊載時間分別為：屏東（1991.01）、臺東（1991.02）、彰化（1991.03）、南投（1991.04）、雲林（1991.05）、澎湖（1991.06）、嘉義（1991.07）、臺南（1991.08）、花蓮（1991.09）、新竹（1991.10）、苗栗（1991.11）、桃園（1991.12）、宜蘭（1992.01）、高雄（1992.02）、臺中（1992.03）、基隆（1992.04），《文訊》，1992年6月，頁13-19。

<sup>3</sup>封德屏，〈尋找區域文化的特色—「屏東藝文環境的發展」座談〉，《文訊》，1991年1月，頁40。

因為資源分配不均，進而形成都市與鄉村的雙重空間，不僅是經濟上顯而易見的差距，也在文化活動間皆造成了落差。文訊自一九九三年四月又舉辦六場「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這兩個計畫分成花東地區、高屏澎地區、雲嘉南地區、中彰投地區、桃竹苗地區、北基宜地區，以發表論文及座談的方式，整理區域文學的發展現況與空缺，學者作家開始以學院理論的方向出發，解釋敘述地方與文學間互相生成的概念，進而為區域文學的討論開啓一個新視野。

依循上述我們可知在九〇年代臺灣的地方文學活動漸興，除了舉辦各類活動或慶典，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文學獎的成立，而筆者在就讀淡江大學時期，正感受到這一股地方意識的興起，進而在就讀研究所時期，將自身的情感與在校所學的心得投注在淡水地區的議題之中。

臺灣各地山巒美景與海岸美景甚多，然而淡水得天獨厚的好山水，與悠久的歷史文化氛圍，「淡水」亦是許多重要作家的聚集地，是探討臺灣地方文學中絕不可忽略的一地。劉克襄在〈淡水，一個最「夯」的觀光小鎮〉中提及：

為何淡水最常被描述，而非其他城鎮，並不是多數作家在此常居。……不只作家偏好此一小鎮，在臺灣觀光局統計的據數裏，世界各地遊客前往臺灣時，往往也偏愛到這兒走逛。次數之多，在小鎮之中，同樣遙遙領先其他地區。<sup>4</sup>

淡水自古以來就有不少的名人雅士為其美景所傾倒，一九二七年當時的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社」就曾進行讀者票選，選出了臺灣「八景十二勝」，淡水即名列八景之一，憑藉著餘暉斜照的港口風情、觀音山和大屯山隔著淡水河對峙，形成「山城海港」的特殊景觀，情景動人：

我有一位寫詩的友人就住在竹圍。……他常說，淡水河及觀音山給予他寫詩的靈感；這兒似乎與他遠在南島的故鄉是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從山與海的魅惑裏獲得了許多的眷愛。有一個秋天，我和這位寫詩的朋友，攀登到他家居的後山上，夕陽正懸在淡水河的出海口，那種燦麗變換的晚霞，實在令人難以忘懷，尤其是對於一顆文學的心靈而言吧？<sup>5</sup>

<sup>4</sup>劉克襄，〈淡水，一個最「夯」的觀光小鎮〉，明報專訊，2009年8月2日。

<sup>5</sup>林文義，〈水筆仔之鄉〉，《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光復書局，1988年7月初版，頁128。

再加上淡水先後歷經了西班牙、荷蘭的佔領，還有明鄭時期、清領時代、日治時代幾個統治政權，皆在淡水留下深刻的歷史印記，因此這裡保有豐富的古蹟建築之美，稱淡水是「東方威尼斯」也不為過。

淡水會成為半世紀以來，臺灣作家最愛描述的小鎮，我一也不感意外。原來，這個臺北盆地出海口的小鎮，對很多人而言，向來是適合浪漫，製造孤獨、異域、流浪和愛情等等旅行情境的地方。不少上班族亦視為，逃避城市的最佳所在。或許，可視它為香港的南丫島。<sup>6</sup>

淡水的土屋鱗次、洋樓櫛比、茶室林立、傳統的廟宇與西式的教堂、紅磚與白樓，這些被列為古蹟的建築，讓淡水的中國風格與異國情調互相交融，多元豐富的文化資源與山光水色的獨特美景，使淡水具備發展文學的雄厚條件，也使它成為文藝創作的重要題材，即便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淡水人，在面對淡水得天獨厚的地理景觀，不知不覺中也使得心靈產生了變化，變得柔軟而浪漫，輕鬆而愜意。

筆者在本論文中所要分析的小說文本，就是這些作家透過書寫，表達他們對於淡水這個地方有過什麼樣的特殊的情感與經驗，筆者認為這種方式的書寫不僅僅是作家的自我追尋，同時也一併給予淡水這個空間新的意涵。本文所論的「淡水」不拘泥於行政劃分上的淡水鎮為限，主要是以淡水河流域中下游出海口(包含左右兩岸)為主，本論文中所選的文本包括蔡素芬《橄欖樹》、鍾文音《在河左岸》、舞鶴《悲傷》、《舞鶴淡水》三本小說為主，並輔以其他文本中有淡水具體事實的描繪，如王文進《豐田筆記》、林文義《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等散文作品，希望能更加凸顯淡水獨特的地方精神。

本文將研究重心大致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獻整理研究，爬梳淡水的地理與歷史背景，闡述淡水在臺灣歷史上所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說明淡水為何有如此獨特的魅力，能夠成為眾多作家們書寫創作的背景；第二部分是本文中的第三、第四與第五章，希望藉由文本的細讀，了解作家在淡水這個空間中，是如何以記憶和想像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生命的表達。筆者以「淡水」為主要觀察場域，說明不是每一個山水之城，都可碰到如淡水歷史般的偶然與必然，作家在這個地方生活，留下生命足跡，這種共同的淡水經驗是相當獨特的。

---

<sup>6</sup>劉克襄，〈淡水，一個最「夯」的觀光小鎮〉，《明報》專訊，2009年8月2日。

## 第二節、研究範圍

### 一、時間軸線：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七年

本文的研究範圍選擇以一九七〇年起，主要是考慮七〇年代在臺灣歷史的發展中有重大的意義，當時臺灣退出聯合國，美援停止，中小企業與女工共同締造經濟奇蹟，相較於之前的五〇與六〇年代由於政治環境因素，文化思想的發展因為意識型態與思想箝制的限制而形成真空狀態，七〇年代則開始勇於打破禁錮，社會上充滿著濃厚的變革氣氛，是開啓後來臺灣社會改革發展的關鍵。在當時的文壇上也開始了「擁抱鄉土、關懷現實」正反意見的論戰，鄉土文學開始崛起。進入八〇年代，臺灣文壇多年來現代派和鄉土派為主導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開始有了多元化的發展，如政治小說、都市文學、新女性主義文學等等，構成文壇多元爭豔的嶄新局面，而透過文獻史料的爬梳可知，「淡水」在過去歷經各國的佔領與統治，留下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軌跡，而一開始吸引筆者關注淡水的這個地方的獨特性，主因是筆者在就讀淡江大學時期，也深深受到淡海美景所吸引，加上在大學時期開始感受到地方意識萌芽的氛圍，逐漸明白地方文學的興起和政府的文化政策有一定的關係。

九〇年代初期的臺灣文化政策思想有幾個基調，像是強調地方社區的自主性，解構一元論述，打破中心權威；回歸歷史，與過去傳統重新續接；尋找地方精神，創造地方意象，強化地方感，認同地方文化；重視深具地緣性、人文取向的文化產業價值，而淡水在臺灣地圖上，是很早就出現的地名<sup>7</sup>，不少人對於淡水這個地方有懷舊的回憶及浪漫的想像。然自一九九七年臺北捷運淡水線通車後，更便利了不少往返臺北與淡水之間的通勤者與旅客，根據臺北捷運公司的統計數字，顯示捷運淡水線從一九九七年通車時的二百七十八萬人次的旅運量，至二〇〇五年年底已達一千零七十五萬人次，逐年增加的載客量，再加上週休二日的政策，淡水小鎮似乎有種吸引人們來散心、漫步的魔力，這樣吸引力在作家筆下呈現各樣的淡水情感，筆者期望能進一步了解作家與淡水這個地方相互生成的關係，更加深化臺灣地方文學的研究價值。

---

<sup>7</sup>周宗賢在《淡水輝煌歲月》提及：「淡水早在 15 世紀初葉的明朝，就常和基隆出現在中外文獻上。」；陳宗仁在《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寫道：「淡水一詞，現指淡水鎮及淡水河，現在這種使用習慣是近百年變化而來的，早期如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及清治時期，大臺北地區可稱淡水，而明代時期，雞籠一詞又可涵蓋淡水，因此在早期淡水一詞並非一鄉一鎮之名。」

## 二、議題性的掌握：淡江大學、淡水河域、小鎮老街

### (一)、淡江大學—蔡素芬《橄欖樹》、王文進《豐田筆記》

在校園生活中是以淡江大學為主要探討的場域，淡江大學人文薈萃，描寫校園情懷的文本自然不在話下，蔡素芬《橄欖樹》中獨自北上求學的少女祥浩，搭著北淡線的火車，來到城市邊緣的淡水小鎮。身為青春懵懂的大學生，她的功課、愛情與社團三學分都在淡江大學修畢，透過祥浩的眼睛，我們看見淡海賞月的美景，她的愛情在校園裡萌芽與逝去，她的社交活動也相當豐富，如家教、社團聚會……等，她與淡水的聯繫是透過各種社團活動與人際網絡來維持，文本中對校園的描寫多是我們日常生活所及的店鋪、商家，很貼近淡水居民的在地生活，文本最後也即提及祥浩畢業後再度返校時，已經是搭著新的淡水捷運線，她親眼目睹捷運為小鎮所帶來的景觀、地貌的變化，也隱隱的展現出淡水在面對保留傳統與發展經濟觀光的兩難抉擇。

王文進的《豐田筆記》是回憶年少青春時期的淡水，為文風格真摯熱切，提及他過往淡江大學種種的生活經驗，藉以證明自我價值之所在，透過書寫的方式表現對淡水這個地方非常濃郁的情感。

### (二)、淡水河域—鍾文音《在河左岸》、林文義《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

淡水河在書寫「淡水」這個地方的文本中是不可或缺的意涵，淡水河貫穿臺北盆地，與臺北的歷史與發展興衰息息相關，在文本中淡水河不只是一條河，也是貫串起作家心中與淡水的連結，鍾文音《在河左岸》中「河流」的意象相當多元，不僅只是描寫七〇年代臺灣經濟發展的情況，也寫出南部人的北上移居的路徑與心情，透過永真以第一人稱的敘述，可以明白永真一家人的依傍淡水河的居住經驗，了解他們的生命情感與淡水河逐漸的融為一體，緊緊相連。

林文義《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是以散文筆法融入大量個人及家族史的作品，他以老臺北的身分自居寫了《母親的河》，紀錄下淡水河流域古往今來的百年歷史，出版同年一九九四年此書即獲得臺灣筆會「本土十大好書」獎，他自認「寫得很快樂。」<sup>8</sup>因為對林文義而言「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北大龍峒人，淡

<sup>8</sup>林育卉、陳淑惠，〈當代成名作家訪談錄—訪林文義〉，《臺灣新文學》第11期，1998年12月，

水河有如母親一般的親切、熟稔」<sup>9</sup>《母親的河》除了是表達自己對於淡水的情感，同時或許也抱持著帶領讀者認識淡水河的使命感，仔細爬梳了淡水河域的歷史故事。

### (三)、小鎮老街—《舞鶴淡水》、《悲傷》

舞鶴用字遣句相當獨特詭異，常使人在讀《舞鶴淡水》、《悲傷》造成難以順暢閱讀的窘境，但是在艱澀怪異的文句中卻可以發現舞鶴深藏著的人性關懷，舞鶴曾旅居淡水十年，對淡水懷有深刻的情感，他親眼見證了現代化對淡水小鎮的帶來的轉變，他尖銳的批判新舊淡水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對於重建中的淡水提出沉重的指控，令人有深刻的感觸。

### 三、研究名稱界定：「地方」／「空間」／「淡水」

本文所指的「地方」是以「地方認同感」為前提，說明該地文化意涵，地方是經驗、風景與區域的集合，而且與時間和記憶也是聯接在一起的，所以地方的重要特質是「過去經驗的事件的現在的表現」<sup>10</sup>，包括早期的生活、社區發展過程的插曲、歷史的事件與生命經歷。「地方」是一種存在於文本的想像背景，也許是某棟古蹟建築，也許是流動的河水，都是透過心理的認同感和記憶，和實際的地理空間重疊在一起。

而本文所指的「空間」是人類生命存在的場域，「談到空間，可想到具有長度、寬度、高度三維屬性的立體空間，有別於二向度的平面，有點類似『容器』之類」<sup>11</sup>。「空間」是人們所建構的行動與思想範圍，也是人類活動的場所與舞台，人是空間的主角，人物透過淡水這個空間建立自我存在感，地方則是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因此本文所談到的淡水地方、空間的概念，是偏重於一種人文性的建構，因而產生一種地方感，「地方感可以說是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它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它是摸不到、看不到的主觀感覺；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它存在於任何我們熟悉、對我們有意義的大小空間。」<sup>12</sup>本文中所論及的地方或空間，都是筆者試圖證明淡水的地理空間與人文

---

頁 37。

<sup>9</sup>林文義，〈副刊回溯〉，《旅行的雲》，臺北：聯合文學出版，1995年，頁32。

<sup>10</sup>范銘如，《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2008年9月，初版，頁91。

<sup>11</sup>張竹明譯，《物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94-96。

<sup>12</sup>蔡文川，〈地方感覺〉，《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麗文文化，2009年，頁21。

情感中的關係是互有關連的。

本文所指的「淡水」是指廣義的淡水河流域，並不限於行政區所劃分之淡水鎮，包含淡水流域和淡水小鎮，但是淡水河流域範圍甚廣，因此本論文主要分析的淡水分別為三處：淡江大學、淡水流域、小鎮老街，這三處都是淡水具有代表性的地景，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精神，將分別在第三至五章中介紹此三處的歷史發展。

#### 四、研究限制

自十七世紀西班牙、荷蘭先後佔據後，三百年來淡水歷經了西荷佔據（1624-1661）、明鄭時期（1661-1683）、清領時代（1683-1895）、日據時代（1895-1945）、光復以後（1945-）等時期，數度易主，再加上淡水開港通商，是交通往來的要道，來此地通商或遊玩相當便利，因此描繪淡水的山明水秀的文字圖畫幾乎不曾間斷，在日治時期的文學界更甚如此，如：中村地平的《廢港淡水》（1932年）、真杉靜枝小說集《南方紀行》中的〈淡水〉（1941年）、豐島與志雄發表了〈臺灣的姿態〉（1942年）、丹羽文雄發表〈淡水的記憶〉（1943年）、西川滿短篇小說〈楚楚公主〉（1935年）、短篇小說〈劉夫人的秘密〉（1937年）、短篇小說〈噶瑪蘭行〉（1947年）、王昶雄中篇小說《淡水河之漣漪》（1939年）等等都是相當珍貴的文學記錄。因本文並不是以撰寫地方文學史為旨，無法深入各篇章剖析，故無法面面俱到將各時代的所有文學作品都納入討論，而以本文所設定的三個主要議題特色切入，從淡江大學、淡水流域、小鎮老街出發，才能夠解釋淡水書寫在臺灣文學中的獨特之處。

出於論文架構的設計與能力的考量，無可避免會有選擇文本上的遺珠，小說是本文主要的分析對象，另以能夠感受到作家純真情感的抒懷散文為輔，期能完整呈現書寫淡水的地區樣貌。但是各時期的臺灣文學界仍有豐沛的現代詩與民間歌謠創作，例如清初來臺的遊宦詩人多因軍務來台，諸羅知縣周鍾瑄北巡淡水、雞籠，作〈北巡記遊〉詩多首；北路參將阮蔡文作〈淡水〉詩及〈祭淡水將士文〉；王善宗、高拱乾、齊體物皆曾巡察至淡水河，三人均有以「臺灣八景」為題的組詩；雍正年間，夏之芬（巡台御史兼學政），亦有《臺灣雜詠百韻》等詩；黃叔瓚作《番俗六考》，錄〈淡水各社祭祀歌〉一首；吳廷華作〈社寮雜詩〉、〈干豆門苦雨〉。概括而言，詩作多以記錄淡水河風光，以遊歷勘查為主；或為歌詠八景之一；或寫風土番俗，漢番的文化歧異，山水多是背景點綴，少有深刻之作。

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北台詩人林占梅、黃敬、陳維英、林逢源等，相繼以「淡水八景」為題，作詩歌詠淡水地區的風光景致，因其臺籍身份，對故鄉的風土具熟悉感與親切感，在描摹山水時，少了純粹記事，添了因物即興的攬勝感懷。<sup>13</sup>在新詩方面，鍾鼎文〈淡水河之歌〉<sup>14</sup>、余光中〈淡水河邊弔屈原〉<sup>15</sup>、《隔水觀音》<sup>16</sup>、張朗《淡水馳情》<sup>17</sup>、李魁賢〈莎啞娜啦〉<sup>18</sup>，洛夫〈淡水河是一條超現實的舌頭〉<sup>19</sup>、王昶雄〈嘶啞的淡水河〉<sup>20</sup>、莫渝、劉克襄……等人都有詩作。淡水作家王昶雄與呂泉生教授也有合作的臺語歌曲，如：〈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結與結〉、〈我愛臺灣我的故鄉〉、〈失落的夢〉，更是引起大眾的歡迎，成為膾炙人口的臺灣風味之歌謠，無論是傳統詩、現代詩或民間歌謠都是淡水文學中重要的瑰寶。

然由於本文將主軸集中於小說文本的細讀，輔以配合散文中自然流露的情感與地方認同，並有時間年代與議題設定的考量，故未將王昶雄〈淡水河的漣漪〉、〈奔流〉及東方白的《浪淘沙》等作品納為討論文本，進而說明淡水這個地理空間，是如何透過書寫的虛實建構，產生交融與改變。而詩歌作品的討論，則因其代表的藝術性與小說、散文相去甚遠，作品固然精美巧妙，但在本質上無法與小說或散文相提並論，為免顧此失彼，只得暫時割捨。

### 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

以「淡水學」為名的研究，至今已舉辦過五屆的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是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以淡水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主題，舉辦第一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其後，分別在二〇〇一年、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七年和二〇一〇年舉辦第二至五屆的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根據每屆所訂定的主題，邀請學者或研究生共襄盛學，發表與淡水在地社會文化有關的學術論文。在第一、二屆的論文集出版成冊時，正是九〇年代後期臺灣文學環境丕變，地方意識高漲，第一、二屆已出版論集中包含的主題從淡水的「過去、現在、未來」

<sup>13</sup>參引許俊雅，〈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發表於《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香港大學中文系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承印，2002年8月，頁125-130；與張建隆，〈洪以南與達觀樓〉，《尋找老淡水》，臺北：臺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7月，頁162-163。

<sup>14</sup>鍾鼎文，《行吟者》，臺北市：臺灣詩壇出版：綠窗發行，1951年。

<sup>15</sup>余光中，〈淡水河邊弔屈原〉，《余光中詩選》，臺北：洪範書店，1981年8月，頁15。

<sup>16</sup>余光中，《隔水觀音》，臺北市：洪範書店，1983年。

<sup>17</sup>張朗，《淡水馳情》，臺北：絲路出版社，1994年10月。

<sup>18</sup>李魁賢，《黃昏的意象》—抒情意象輯，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

<sup>19</sup>洛夫，〈淡水河是一條超現實的舌頭〉，《隱題詩》，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頁73-74。

<sup>20</sup>王昶雄，〈嘶啞的淡水河〉，《笠》，第164期，1991年8月，頁99-104。

和「歷史、生態、人文」，有林慧姪〈文學中的淡水〉的文學研究、偏重歷史考究的周宗賢〈殖民地臺灣的『條約改正』一八九五年淡水海關〉、有人物誌的〈馬偕牧師與淡水—書信與日記的考察〉，也有張炎憲的〈從談國家歷史與地方文史工作的關係〉到王士紘〈淡水河水庫淤積之研究〉，主題包羅萬象，只要和淡水歷史有關的議題都納入論文集。第三屆論文集是紀念清法戰爭一百二十週年，以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與滬尾戰役為主題，其中與藝文相關則有傅錫壬〈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sup>21</sup>一篇。第四屆的論文集則是因地方古蹟博物館剛剛成立不久，故以地方與國家歷史記憶與在地生活為主題，從十九世紀初淡水兵制談到淡水地方文化的歷史空間保存方式，惟有其中一篇傅錫壬的〈王昶雄筆下刻畫的人物特質—以《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書為例〉是以文學作品作為分析的對象。第五屆的會議則以「歷史、社會、文化」為主題，雖然在主題上與首兩屆相似，但是主辦單位則邀請前四屆未曾發表的學者專家撰文，盼能為淡水學研究開啓新的視野與觀點。

根據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淡水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對於現今已發表的論文主題分類<sup>22</sup>，列舉歷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的整理表<sup>23</sup>可知，其中有六篇是以「淡水」和「文學」為主題，且與本論文直接相關的單篇論文如下：

一、林慧姪，〈文學中的淡水〉<sup>24</sup>中以討論柯設楷詩作，西川滿小說〈楚楚公主〉、〈劉夫人的秘密〉、〈噶瑪蘭行〉，及鍾肇政的《八角塔下》三位作家以及其書寫淡水的文本為討論的對象。首先是說明柯設楷的一生與淡水密切相關，對淡水有濃厚的鄉土之愛，他經常發表有關淡水準歷史、風光描述和地方評論的文章於《日日新報》及其他著名刊物。尤其一九二九年「臺灣評論社」邀請他編《詩美之鄉—淡水》一書，以及紀念紅毛建城三百年，這種地方性的地理、歷史上的寫真和導覽指引的出版，在當時是相當前衛的。第二部份是以西川滿憧憬的淡水傳奇為題，指出「西川滿畢生愛臺灣，尤其愛淡水」<sup>25</sup>進一步分析西川滿作品中有兩部

<sup>21</sup>傅錫壬，〈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第三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2004年，頁199-212。

<sup>22</sup>林呈蓉〈「淡水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2010年第七屆臺北學暨第九屆北投學學術研討會—臺灣學內涵的建構」，臺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頁75-82。

<sup>23</sup>參見附錄。

<sup>24</sup>林慧姪，〈文學中的淡水〉，《第一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1999年4月，頁295-316。

<sup>25</sup>林慧姪，〈文學中的淡水〉，《第一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1999年4月，頁301。

代表性的淡水傳奇小說〈楚楚公主〉、〈劉夫人的秘密〉；戰後追憶馬偕博士在臺宣教的短篇小說〈噶瑪蘭行〉，也是與淡水相關的創作。《八角塔下》是鍾肇政的自傳性小說，「八角塔」是淡江中學的精神堡壘，《八角塔下》是以真實年代與生活背景構成的小說，四百年來東西異質文化在這裡交鋒，可以看到西方式的校園圖像，有馬偕博士圖書館和古意盎然的教堂，和充滿皇民精神的淡水神社，創造了許多獨特的歷史時空。

二、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sup>26</sup>〉、〈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sup>27</sup>〉、〈王昶雄筆下刻畫的人物特質—以《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書為例<sup>28</sup>〉。在淡水學學術研討會上，傅錫壬是以作家王昶雄其生平及以淡水為背景的小說、散文為主，分別在三屆發表的論文中皆以「中國情—民族之愛」<sup>29</sup>的主軸，說明王昶雄的作品中強烈透露出他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感。他能夠透徹的了解日本文化與歷史，卻又十分痛恨日本在臺灣推動的皇民化政策，其中引述王昶雄在〈文學傳統的延續〉，說明他對中國的感情一直是綿延不斷的。在「臺灣情—鄉土愛」<sup>30</sup>中具體引述王昶雄在〈遊蹤〉札記中提到前往九份彷彿是置身於淒美的畫中，還有懷念起烏來是宜晴宜雨，入詩入畫，王昶雄在描寫〈苗栗風景線〉、〈「不堪贈與君」的日月潭風光〉、〈滄桑話臺南〉……等，對臺灣鄉土的熱愛也是可見一斑的。最後以「淡水情—親族之愛」中說明王昶雄是淡水人，對淡水的真摯感情，很多是建立在童年的追憶或鄉土的懷念上：「離開故鄉好幾十年，經歷多少風霜雨露，許多曾經喜愛的事物，都隨歲月流過而失散了。唯有童年一些記憶，永遠在心底。」<sup>31</sup>王昶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在文類上有散文、詩歌與小說，甚而劇本。他愛自己出生的淡水小鎮，進而愛寶島臺灣，繼而擴大到整個中國的地域文化，在他作品間，肯定自己身為臺灣人的驕傲，但他也不否定與其臍帶相連的中國傳統。

---

<sup>26</sup>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頁81-93。

<sup>27</sup>傅錫壬，〈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第三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2004年，頁199-212。

<sup>28</sup>傅錫壬，〈王昶雄筆下刻畫的人物特質—以《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書為例〉，《第四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2007年。

<sup>29</sup>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頁82。

<sup>30</sup>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頁84。

<sup>31</sup>轉摘自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頁91。原文出處為王昶雄，〈尋回失落的童年〉，發表於新生報副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收入《驛站風情》，頁95。

三、河原功，〈從文學作品鳥瞰日治時代的淡水〉<sup>32</sup>、〈王昶雄的文學研究〉<sup>33</sup>，前文主要介紹日籍作家中村地平、真杉靜枝、豐島與志雄、丹羽文雄、廣津和郎五人以淡水為題材的小說、散文。首先以有臺灣遊歷經驗的佐藤春夫為例，說明佐藤有對殖民總督府臺灣統治有利文章，卻也有對總督府統治不利的作品，在這樣的風氣影響下，進而有許多臺灣經驗的後輩作家，依序說明中村地平《廢港淡水》、真杉靜枝《南方紀行》中的一篇小文〈淡水〉、豐島與志雄〈臺灣的姿態〉、丹羽文雄〈淡水的記憶〉、廣津和郎〈續·年月的足跡〉中對於淡水港口、校舍的描寫，說明在當時文學作品中的「淡水」，與皇民化的問題連結在一起，以發展為模範區而被加以介紹，充分表現出臺灣的新世代致力於褪去舊體制，帶給讀者一股進取精神旺盛的區域印象。後文〈王昶雄的文學研究〉則是專論一個跨越兩個時代、兩種語言的文學作家，是如何在文學中找到自己的認同和生命的熱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許俊雅〈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sup>34</sup>、〈時空交互下的特殊存在—臺灣文學中的淡水地景〉<sup>35</sup>，筆者認為此二文是目前所見淡水文學研究中論述最全面、引證最豐富、篇幅最完整的單篇論文。〈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的研究範疇從古典到現代、日治時代到戰後，具體而微的論述各時代的代表作家、作品，與詩文中所呈現的幾種淡水意象。主要分析的三篇小說分別是鍾肇政的《八角塔下》、朱天心的〈淡水最後列車〉以及舞鶴的〈悲傷〉。前言說明文中「淡水」的定義後，再以各時期西、荷、滿清、日本對淡水的認知，論述淡水人文生成的進程。而在戰後現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中，選以鍾肇政《八角塔下》、朱天心〈淡水最後列車〉、舞鶴〈悲傷〉三篇作品剖析過往的淡水文化記憶，並提出「當淡水由殖民經驗而進入了「現代」，它將失去什麼傳統？在文學作品、建築、都市空間中，背後的歷史痕跡以及被建構的文化觀點又是如何？」<sup>36</sup>這些提問也是引發筆者思考淡水發展的問題意識，究竟淡水作品的特色有哪些？淡水的地理位置與人文傳統激發為何可以激發出作家們的文學情感？透過書寫淡水空間，它不只是一個行政區域，更是人與情感的連結。上述五篇論文，在研究淡水地方文學的相關命題時，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或因討論主題的偏重，難免有顧

<sup>32</sup>河原功，〈從文學作品鳥瞰日治時代的淡水〉，《第二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頁95-99。

<sup>33</sup>河原功，〈王昶雄的文學研究〉，《第五屆淡水學學術研討會》，2010年，頁315-331。

<sup>34</sup>許俊雅，〈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發表於《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香港大學中文系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承印，2002年8月，頁116-173。

<sup>35</sup>許俊雅，《低眉集：臺灣文學／翻譯、遊記與書評》，臺北：新銳文創(秀威代理)，2011年12月，初版，頁243-293。

<sup>36</sup>許俊雅，〈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發表於《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香港大學中文系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承印，2002年8月，頁157。

此失彼無法深入剖析的缺憾，但不論是在探討淡水的各個時期，都顯示出淡水獨特的文學價值。

〈時空交互下的特殊存在—臺灣文學中的淡水地景〉則是直指淡水獨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其歷史文化的底蘊更加深厚，特殊的地理形塑出山河間的氣勢，也點出淡水河成為歐洲殖民者的入侵的重要據點，狹窄的市街與教堂的尖塔都是淡水獨特的空間特質，淡水城鎮的發展始終與淡水山河唇齒相依，河流尤其是其血脈所在。特殊的地形造就出特殊的景觀與人文，可以從鍾肇政小說《八角塔下》、王昶雄〈奔流〉、〈淡水河的漣漪〉、〈梨園之秋〉中可見一二。文中也點出與淡水有關的地景意象：淡水港、紅毛樓(城)、舊砲臺、大屯、觀音山，並從「淡水港的興、衰」；「滄桑紅毛樓(城)與滬尾砲臺」；「觀音山、大屯山的意象」敘述淡水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並輔以古典詩文以及現代作家舞鶴、朱天心的小說內文，說明淡水之景如詩如畫，帶給人們絕佳的視覺享受。最後以批判與懷思：闖入的現代化與淡水詩文的地景的角度，敘述淡水水源地、海水浴場等地景及延伸的觀月會、龍舟競漕等活動，並將時間拉近至現今的淡水，其中「慾望之河」的淡水河與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淡水河意象非常相近，從作家的文字中感嘆今昔之比，對於環境的感受已經大不如前，流露出對現代化的憂思與傷逝。「淡水河已是時間的化身(江河早已是文學中典型的時間象徵)，見證著四百年的台灣歷史……很少有一個地方歷經各個階段歷史記憶痕跡的聚落。而這些文化風情和歷史遺跡在時間與空間的交互影響，歷史與文學的實像及想像，地形與天候的關係文學中的淡水地景正展現了這座城市興衰容顏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姿態。」<sup>37</sup>這也是筆者在本論文中的所要傳達的淡水精神，淡水的獨特性是其來有自，從傳統詩文到現代小說對淡水的喜愛與描寫是從未間斷的。

區域文學或地方文學相關的學位論文不勝枚舉，但是單以「淡水」與「文學」的結合為討論的學位論文是徐惠玲，《臺灣現代小說中的淡水校園成長書寫—以鍾肇政《八角塔下》、蔡素芬《橄欖樹》為研究對象》<sup>38</sup>此文以「成長小說」的主題貫穿全文，親自踏查了《八角塔下》和《橄欖樹》中的場景，整理出「故事舞台—淡水校園圖像」，此文從作者生平、創作手法、著重於人物形象分析上，精準呈現日治時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時空背景下，學生生活所涉及各種複雜面向：校園、友情、愛情、情慾、同志、學業、家庭、社會……。是一篇脈絡清晰、

<sup>37</sup>許俊雅，《低眉集：臺灣文學 / 翻譯、遊記與書評》，臺北：新銳文創(秀威代理)，2011年12月，初版，頁282-283。

<sup>38</sup>徐惠玲，《臺灣現代小說中的淡水校園成長書寫—以鍾肇政《八角塔下》、蔡素芬《橄欖樹》為研究對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2008年。

完整度相當高的論文，不論是交代淡水發展歷史或是小說情節的剖析也都十分細膩，說明淡水在東西文化衝擊的洗禮下，淡水進而成爲一個擁有多樣文化風情的小鎮。而本文要處理的主題，雖然與徐文同樣討論淡水空間，分析相同的文本《橄欖樹》，但本文將著重在淡水地理空間的探討上，要討論的問題意識和徐文也不盡相同，筆者將著重分析小說人物的心理活動，詮釋淡水的文學空間，注視淡水的地方特色，瞭解淡水的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淡水的發展與變遷

### 第一節 淡水的地理位置

現今的淡水有兩種涵義，廣義而言，即是指介於大屯、觀音兩山，從關渡門至淡水河河口之間；狹義而言，係指在淡水河北岸的淡水市鎮。<sup>39</sup>淡水位於台灣西北端，大屯山群西側，行政區域屬新北市，全區劃分為三十三個里。對外交通有台二線及一〇一縣道，分別可通臺北市與三芝，現今有關渡大橋可通對岸的八里及三重、五股一帶，而捷運淡水線的開通，使得從淡水站到臺北火車站僅三十五分鐘，大大提高了交通的便利性，水運則有渡船可搭乘至左岸八里。淡水既因其得天獨厚的位置而以山景、河港美景聞名，地形因受大屯山火山群的活動影響，呈現丘陵地貌，在淡水留下五個長條狀的丘陵，又稱為「五虎崗」，因此淡水河岸的平地狹小，建築往五虎崗的邊坡發展。第一崗稱「烏鶯埔」，即今日高爾夫球場、「北門鎖鑰」砲台所在。第二崗稱「頂埔」，因清朝在濱海處建有「滬尾砲台」，因此也叫「砲台埔」，即今日紅毛城一帶。第三崗稱「崎仔頂」，即今日重建街、清水巖祖師廟、福佑宮一帶。第四崗稱「大田寮」，即今日淡江大學一帶。第五崗稱「鼻頭崙」，即今日聖本篤修道院、第一公墓及水上機場一帶。

淡水河全長一百五十九公里，是全台第三大河，河域面積僅次於濁水溪流域。三大支流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流經基隆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等縣市。台北盆地因四面環山，與盆地外圍地區聯繫不易，盆地之內有淡水河是居民賴以維繫的交通動脈，於是在沿岸港口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個聚落市集。台北盆地對外的交通出路，大體上有三條，其一是沿大科崁溪至桃園、新竹；另一條則沿基隆河河谷至基隆，兩者均是行走不易、運輸困難；第三條則是順沿淡水河，地勢上較平緩且享有航運之便，也因此淡水就成為進出台北盆地的主要要津。在台北盆地與基隆交通路線未開之前，淡水是唯一的出入口岸<sup>40</sup>。淡水河系提供人們生活所需和農田灌溉水源，亦是臺灣少數具有航行之利的河川，淡水港位於河口北岸，與西南邊觀音山遙遙相望。

淡水對外的交通方式，也主導了淡水的城鎮定義，在過去依靠航海貿易的時

<sup>39</sup>莊家維，《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班，2004年，頁29。

<sup>40</sup>李鹿萃，〈淡水港衰退的自然地理因素〉，《台灣小區域地理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年，頁47。

期，淡水是眾商雲集、洋行林立的港口城市，在港口機能被取代後，轉而依靠道路與鐵路來輸送，鐵路停駛的時候，是淡水最消沉的一段時光，一九八八年淡水線發出最後一班列車，捷運北淡線動工，一九九七年淡水捷運線通車。而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〇年間淡水憑藉著地方上大學院校的發展，以大學城作為城鎮的定位。而在一九九七年捷運將要開通前，淡水開始了一波房地產的景氣，大量的人口移入，過度的開發濫建，也改變了以往淡水的面貌。

## 第二節 淡水的歷史變遷

每個發展出多元文化的城市都有一條血脈相連的河，像是維也納的多瑙河、巴黎的塞納河、紐約的哈德遜河，而淡水河可說是臺灣的母親之河，肩負北臺灣與世界接觸的樞紐，更是臺灣重要的對外港埠。「淡水」一詞，最早是明清年間，往來於中國與臺灣間的閩南沿海居民，對於淡水河為主的北臺灣的籠統稱法，至於今天所說的淡水，早年的舊名則是「滬尾」，關於「滬尾」的由來，主要的解釋有三種：

1. 原住民語音—指稱遠古時期曾有一群名為HOBE的平埔族人居住，HOBE的平埔族發音近似「滬尾」。
2. 與雨勢相關—在臺語發音裡，「滬尾」意即「雨尾」。
3. 與漁業相關—漁民沿海堆石成圈，利用潮汐來捕魚，稱為石滬角，而這類石滬多集中於淡水河北端(今淡水老街尾端)，因稱「滬尾」。<sup>41</sup>

早期「淡水」一詞可泛指臺灣的北部區域，如清領時期「淡水廳」即為代表。日治之後則統一使用「淡水」一名並沿用至今。淡水的發展文獻記錄最早是始於明朝，再經歷西班牙、荷蘭佔據北臺灣，而後逐漸成為漢人移民的聚落，清末淡水開港，淡水地位遂成為國際大港，外商人士進入臺灣，或通商、或傳教，留下不少西式洋行建築，中西文化交融並存，直至日治時期淡水河港淤積日益嚴重，日本政府有計畫地進行現代化建設，實施都市規劃，以「市區改正」造就今日的淡水市街的基礎，進而轉型為行政中心。

淡水雖然早在明朝就常和雞籠(基隆)出現在中外文獻上，但是淡水真正的開發是始至一六二九年(崇禎二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antonio Carenio)遠征進入淡水，並築聖多明哥(San Domingo)城，開始以此地為軍事要塞，也是當時統治漢

<sup>41</sup>錢麗安，《水岸山城·憶滬尾》，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10年，頁21。

人和平埔族的中心，與中國內地通商的根據地。

(崇禎)二年，西人復入淡水，築羅民古城，為犄角，駐領事，闢土田，以鎮撫土番。<sup>42</sup>

崇禎七年西班牙人住淡水者約二百人，居雞籠者亦三百人，時有西人貨船二十隻，滿載貨物出進港口。<sup>43</sup>

西班牙人把淡水當作航運的中繼站、榨取經濟物資的殖民地，常有船隻往來於淡水、雞籠(基隆)間，保持緊密的運輸聯繫，也向當地原住民收購鹿皮、開採硫磺等物產，並以聖多明哥(San Domingo)城做為殖民的中心，控制及徵收淡水附近諸番社的稅賦機關。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北臺灣後，也曾在淡水興建教堂以招撫原住民，但傳教士卻抵觸了原住民的習性和禁忌，而惹起很大的反感和敵視，常被殺害<sup>44</sup>，最後被迫停止。

但西班牙人來到淡水不僅是爲了傳教，最主要是爲了和荷蘭人競逐環中國海的貿易市場，因此有許多措施，例如：改善硫磺交易以增加利潤、引入菲律賓女性移民以穩定軍心、改建淡水城廓以鞏固防禦工事等，皆是基於利益考量。<sup>45</sup>一六三六年淡水土著因不堪西班牙人壓迫，遂群起搗毀淡水城、殺駐兵、焚教堂。而後西班牙人雖然平亂並重新築城，但一六四二年統治南臺灣的荷蘭人藉西班牙人有事於呂宋調回雞籠守軍，而趁機北上乘虛直攻，因此不戰而勝，順利取得淡水，同年八月十九日荷蘭人登陸基隆，在五日猛烈的激戰後西班牙人開城投降，九月四日西班牙人即退出臺灣北部，荷蘭人自此佔領全台。

一六四四年荷蘭人爲了鞏固統治權，由南部運來建材重新築城，將聖多明哥城改建成堅固的城堡，至年底完工時命名爲「安東尼堡」，由於中國人稱荷蘭人爲「紅毛」、「紅夷」，因而被民間稱爲「紅毛城」迄今。荷蘭人一方面安撫平

<sup>42</sup>連橫，《臺灣通史》卷一〈開闢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商務印書館，1983年出版。

<sup>43</sup>林興仁等編修，《台北縣志》，臺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1960年。

<sup>44</sup>江樹生譯，《巴達維亞城日誌》，1663年11月26日：「淡水的土著因不堪西班牙人向已婚者一年課徵二隻雞三隻「甘當」(gan-tang)米的稅，半夜襲擊當地的西班牙城，殺了三十個西班牙人……」1644年12月2日也記載著：「彼等意謀復仇偽裝和平，數人受牧師洗禮……一夜雞鳴時，襲擊西班牙人於其城，焚其城，殺七十人(其中有傳教士兩人)其他逃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414-415。

<sup>45</sup>張建隆，〈看見的，和看不見的·淡水—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與認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年4月，頁73。

埔族，使他們歸順，另一方面爲了開墾土地而急需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一六四六年開始准許漢人在此居住，有計畫地引入漢人移民臺灣屯墾、貿易，一六四八年左右漢人已有七十八人在此地定居及耕作<sup>46</sup>，這數十名漢人中，有工人也有農人，他們可以從事簡單的耕作及交易。荷蘭人經營淡水，主要是希望以淡水港作爲中國、日本貿易之中途站，而對水、陸的開闢，均是爲便利硫磺、鹿皮及土產貨物的運銷，使淡水成爲重要的輸出港，由此可知荷蘭佔領淡水的主要目的是商業利益，他們時常使用武力鎮壓的方式，脅迫當地的原住民乖乖就範，以便可以奪取硫磺或鹿皮的自然資源，荷蘭人所收購的鹿皮，是原住民以槍矛、弓箭、網、套索等傳統方式狩獵所得來，耗時耗神，鹿皮產量有限，於是開放漢人參與捕鹿事業之後，引進效率較高的陷阱，大幅提升了鹿皮產量<sup>47</sup>。一六三四年臺灣只有出口鹿皮十萬張，引進漢人陷阱後，一六三七年的出口量即上升至十五萬張。荷蘭人以嫻熟的繪圖技術，詳細繪製淡水的山川、林木和聚落分佈，「甚至實地測量河道深度，完整呈現一六五〇年代淡水的地理圖像、港灣形勢，但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僅限於掠奪經濟資源與維護地方秩序，對原住民的社會狀況與風土民情卻相當漠視。」<sup>48</sup>，他們和原住民的關係，往往是建立在武力與抵抗的對立上。一六六一年十二月鄭成功驅逐了南部的荷蘭軍隊，直至一六六八年荷蘭人見大勢已去遂而棄守北臺灣，淡水才開始由漢人接受治理。

然而明鄭時期發展重心在南部，對北臺灣不甚重視，只略有作爲，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七，永曆二十七年(一六七五年)二月：「竄承疇姪士昌、士恩暨故明癸未翰林泉州縣人楊明琅二眷口共百餘人於雞籠淡水。」<sup>49</sup>明鄭時期，以流放犯人爲開墾淡水的主力，但人數不多，在文獻上還沒有漢人村莊的出現。直到一六八三年鄭克塽降清，臺灣正式納入清朝版圖內。

清領以後，在漢人開墾下逐漸在這裡形成一些聚落，康熙時期的淡水只是一個小村落，比不上對岸八里重要。八里港吃水較深，方便船隻出入停泊，在乾隆末年成爲跟福州五虎門和蚶江的往來的官定口岸。到了乾隆初年，淡水已從小村落逐漸形成熱鬧的市街，移墾淡水的人數大增，在道光二十年時，街上也已有二、三百戶定居，行舖也相當多<sup>50</sup>，廟宇紛紛興建，從渡船頭到福佑宮媽祖廟，一七

<sup>46</sup>翁佳音，《大台北地圖考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85。

<sup>47</sup>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頁261-262。

<sup>48</sup>參見張建隆：〈看見的，和看不見的·淡水—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與認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年4月，頁73-75。

<sup>49</sup>《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文叢第四十四種，臺銀本，頁16。

<sup>50</sup>《淡水廳志》，文叢第172種，頁109-110。

九六年後方山坡形成漢人的聚落，據《全臺遊記》：

午正到滬美。滬美(即滬尾)民居數千家，皆依山曲折，分為上、中、下三層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錯肩摩，而上則樹木陰翳、樓閣參差，頗有村居縹緲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即港，俗所謂淡水港是也。<sup>51</sup>

由此可看出當時市街的繁榮鼎盛，老街遂成為淡水人民買賣、生活與信仰的一個完整空間。

在乾隆年間末期與嘉慶初期，淡水河經歷多次水災，以致八里港日漸淤淺，僅能停靠小舟，一八〇八年清廷將防守的兵營改駐紮在淡水<sup>52</sup>，建立砲台後，淡水的地位日益重要，開發則更為發達。一八五一年外國商船開始到淡水貿易，由清廷給予執照並徵收稅金，一八六〇年清朝政府因天津條約被迫開放「五口通商」，淡水開港通商，並設新海關，使淡水從小漁港一躍成為國際航線上的轉運港，帶動港口貿易發達。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四年間，德國、葡萄牙、丹麥、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奧地利、日本、祕魯等相繼與清朝政府訂約，享有在臺灣通商的權利，各國洋行陸續在淡水設立，據《臺灣通史》：

臺北海岸，昔時僅有八里坌一口，往來之船，不過數隻，其餘又港支河，僅堪捕魚。……滬尾港門宏敞，舟楫尤多。年來夾板帆牆林立，洋樓客棧，闐闐喧囂。<sup>53</sup>

淡水港口宏大寬敞，來往船隻停靠方便，幾乎所有對外輸出都要經過淡水港。港口的貿易輸出大於輸入，起因於茶葉出口的興起，依據淡水海關的報告<sup>54</sup>，自一八五六年的八萬多公斤起，至一八九五年八百多萬公斤，三十年間就增加了上百倍。

淡水輸出額超過輸入價值額 50% 以上。在輸出額中茶佔 94% ，年平均約 135,000 擔，輸至美國者佔 90% ，英國佔 7% 。輸出品除茶葉外，煤佔 2% ，

<sup>51</sup>池志澂，〈全臺遊記〉，《臺灣遊記、臺游日記、臺灣遊行記、台風雜記（合訂本）》，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臺灣大通出版，頁6。

<sup>52</sup>《淡水廳志》，卷八，表一，職官表，官制云：「康熙五十七年，設淡水營守備。雍正十年改陞淡水營郡司，舊駐八里坌。……嘉慶十三年，興化協標左營守備移駐滬尾，改為鯤艸營滬尾水師守備。」，文叢第 172 種，頁 204。

<sup>53</sup>連橫，《臺灣通史》，卷三，經營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 695。

<sup>54</sup>姜道章，《淡水之今昔》，臺灣文獻第十二卷第三期，臺灣省文獻會出版，頁 122。

樟腦佔 1.5%<sup>55</sup>

如果說當時的淡水港完全是靠著茶葉的外銷而存在的也並不誇張，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四年淡水港口達到了極盛的時期，已經成為全臺最大的貿易港口。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淡水是北臺灣的出入口，又是貿易進出口的轉運站，既可以河運和臺北盆地各城鎮聯絡，又有海運直通大陸和世界各地，交通相當便利，因此在北臺灣開拓史上，淡水有著承先啓後的地位，自然也成為日本軍事控制的重點之一。日軍進駐淡水後，在原有的市區外側興建各種行政機關，如：淡水電信通信所、一八九六年修築淡水到臺北的公路、設淡水郵局、一九〇一年北淡線鐵路完工、一九〇三年基隆港貿易首度額超過淡水港、改設立電郵設施、增設公共建設和設郡治等方法，將淡水轉型為一個行政中心。

淡水是一個河口港，然而淡水河經年累月淤淺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對於新興的大型船舶進出開始覺得不便，大型船隻要等到漲潮才能進入，而且上游地區過度開墾，水土流失，隨著山洪水災在河床沉積愈深，原先的港埠優勢逐漸衰微，接著是日本政府在臺灣鋪設了多條鐵路，更將縱貫線鐵路遠拉至高雄，大大地改變了臺灣以往的交通方式，來自各地的貨物可以從鐵路直達基隆港，淡水雖然有北淡鐵道線，但沒有直達淡水港口，運輸量也掉了許多。而且當時臺灣物產需要大量的輸往日本，和淡水相較之下雞籠(基隆)更接近日本島，而且就地勢來看，基隆港的港面寬闊、水又深、岸線長、航道寬、風浪小、不淤積、腹地大等影響，是臺灣少數的優良港口，因此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視，在基隆積極建港後，港埠設施比淡水港更加完善，進而成為全臺灣第一大港，取代了河口型的淡水港口，因此淡水千帆過盡的繁華歲月已不再，逐漸退回一般小港小鎮的型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向盟軍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年十月中國憲兵第四團由福州乘戎克船由淡水港登陸接收臺灣，國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將淡水街改制為淡水鎮，雖然淡水港已被基隆港取代，但在政府推動地方行政和建設下，淡水地區的休閒與文教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逐漸成為臺北都會區的衛星都市。一九五〇年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淡江大學前身)成立，淡水的經濟轉趨依賴在此就學的大學生，一九五五年淡水漁港興建完成，漁業又有一度繁榮景象，因其依山傍海，兼具自然與人文的豐富景觀，吸引許多觀光客慕名而來，淡水逐漸演變成為北海岸觀光遊憩的重鎮。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五日淡水線結束營運，隔日加開淡水最後一班列車，北淡線的點點滴滴，被迫劃上休止符，許多人扶老攜幼不捨的

<sup>55</sup>李鹿萃，〈淡水港衰退的自然地理因素〉，《臺灣小區域地理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頁 47。

重溫淡水美景舊夢。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捷運淡水線完工通車，盛大的通車典禮吸引了許多民眾體驗搭乘，對於將淡水視為第二故鄉的作家們而言，雖然沿線的風光已改，但是屬於年輕的記憶，卻是永難忘記的。便利的捷運系統雖然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與商業發展，可是卻也讓淡水在人文與自然環境上起了結構性的變化。例如過度的市鎮開發，造成市容的惡化；大量湧進的外來人口，突顯了公共設施的不足和居住品質的退化，此部份將在本文第三至五章中逐一討論。

### 第三節 淡水的文化景觀

#### 一、文化景觀的起源與定義

文化是一個地區的群體，是日常生活積年累月所衍生出來的生活方式，它可以發展於各個層面，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等，是人類創造力之表現，也是表現在生活上的一種態度。對於文化景觀有多種詮釋的定義，潘朝陽認為「文化景觀即透過對區域的文化內涵與歷史脈絡的詮釋，來彰顯出文化景觀的內在意義，即是一個區域的本質」<sup>56</sup>。夏鑄九認為「文化景觀涵概與人類生活習習相關之地景，意即產生人類歷史文化之背景、區域、環境或自然景觀」<sup>57</sup>。陳章瑞認為「文化景觀即是人造景觀，是地表上為人類所利用與創造的景觀，也是更大的區域地景」<sup>58</sup>。傅朝卿認為「文化景觀是一種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包括自然景觀與其中的建築物、人物、神話、宗教、儀典；甚至是動植物與飲食等多種元素」<sup>59</sup>，另外政府機關對於文化景觀之定義，也可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三款：「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文化景觀，包括神話傳說之場所、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歷史事件場所、農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人類與自然互動而形成之景觀。」根據上述，大致歸納可以了解文化景觀不外乎是以人和環境為出發點，藉此觀點筆者試以文本中的人物與淡水串連，經由二者關係的探討，期望可以說明淡水的文化精神與文學價值。

---

<sup>56</sup>潘朝陽，〈觀念論地理學——個人文主義地理學方法論〉，《師大地理研究報告》，臺北：臺灣師大地理系，1989年，第15期，頁181-198。

<sup>57</sup>夏鑄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1994年。

<sup>58</sup>陳章瑞，〈變遷中的臺灣文化景觀〉，《造園》第11期，1992年。

<sup>59</sup>傅朝卿，〈關懷臺灣文化景觀〉，《大地地理雜誌》，大地地理出版社，第200期，2004年，頁16。

## 二、淡水的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既然所代表的是人和環境的互動，人文史蹟皆可視為其一部分，淡水是移民者在北臺灣的落腳之處，歷經時代的變化，在地方上留下人為活動的痕跡，時至今日，舊日的生活場所已變為歷史的一部分，昔日的建築風格成為了今日難得一見的特色，形成多樣化的文化景觀的特質。如今的淡水有現代產業的進駐，開始走向休閒娛樂觀光化，帶來許多的觀光遊客，過去的傳統風貌不在，建築也多改建為新式高樓大廈，所謂的重建，卻可能破壞了淡水東西兼容的文化景觀。

淡水文化環境景觀資源主要來自於街道與河岸，代表淡水的起源與都市發展。老街不但是生活的路徑，也串連起了淡水文化景觀，如：真理街、馬偕街為洋樓區的主要街道，古蹟建築林立充滿文化氣息，也是當年馬偕博士主要的生活場所，因此連結馬偕博士各個相關建築形成的路徑，又被稱為「馬偕之路」，表現出獨特的歷史的意義。重建街與中正路(淡水老街)，是淡水最早的街道，代表先人的居住環境與商業行為。淡水老街目前為淡水觀光最為熱絡的地帶、觀光客絡繹不絕，重建街一帶，仍保有歷史風貌，呈現自清代發展至今的街道景觀。淡水河岸是以渡船頭為主的周邊河岸，在當年淡水仍具貿易港口功能時，是主要的船舶停靠地點。在河港貿易功能沒落後，改為漁業使用，現已改為河岸觀賞步道，做為觀光用途，與淡水老街同為主要觀光區。如此豐富的淡水文化景觀，透過作家的觀察與描繪，記錄著人與環境空間的互動，如陳列〈親愛的河〉：

十七世紀前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在臺灣南北兩地完成局部佔領時，情形是如此；後半葉開始日增的漢人移民，也絕大多數以島嶼西部的幾條河的流域作為落戶的據點，然後再循河向四方擴大墾拓的範圍，逐步加速了臺灣的開發。……他們去流水邊取水飲用、煮飯、洗衣、嬉耍、捕魚，引水灌溉生長糧食的土地，利用舟船運送生產物，迅速地使幾個河邊市集成了繁華一時的轉運商港。然後，終於有了今天茂盛的文明。<sup>60</sup>

上文是以淡水河為主體的廣角視野來觀看，記錄了淡水地景的歷史變遷，筆者認為文本的重要性不在於是否完全對應現實世界，而在於提供讀者瞭解地方經驗的機會，或多或少的提供認識地方的線索。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可找到書寫淡

---

<sup>60</sup>陳列，〈親愛的河〉(原題〈金色的大河〉)，《大自然》，第15期，1987年4月，頁4。

水的共通性，及一再被重複描寫的地方元素、景點和意象，例如千帆過盡的河岸榮景，雲霧繚繞的觀音山風情，仙境一般的大屯山稜，淡江校園的青春回憶，蜿蜒老街的古城之旅<sup>61</sup>，這些地方元素在本文所提的作家中，皆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法一再地描述呈現，好像是作家們的跨越時空彼此交疊，共同勾勒淡水的地方經驗。羅蘭·巴特在〈符號學與都市〉一文指出，城市不僅作為地理景觀，亦如同語言文字供人了解閱讀：「城市對它的居民說話，而我們僅僅藉由住在城市裡，在其中漫步、觀覽，就是在談論自己的城市。」<sup>62</sup>淡水同時具備豐富人文和自然美景的特質，無論經歷多長的歷史時間，作家透過雙眼觀看、記錄書寫，一再的表達淡水這個地方帶給他們的感動，說明他們的文化理想與生命美感，從接下來第三章至第五章的文本分析中即可見一斑。



<sup>61</sup>蕭瓊瑞，《島嶼測量—臺灣美術定向》，臺北：三民，2004年，頁179-220。

<sup>62</sup>羅蘭·巴特，〈符號學與都市〉，譯自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出版社，1999年3月，頁533。

### 第三章 淡江大學—《橄欖樹》、《豐田筆記》

蔡素芬的小說《橄欖樹》是接續《鹽田兒女》的作品，隨著時代的變遷，小說中的背景由南部鹽田村落轉至現代的臺北都市。《橄欖樹》可以說是主角祥浩的生命史，祥浩初上臺北，故事從淡水開始，也在淡水結束，文本中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描寫祥浩大學時期對愛情與理想的追尋，也寫出傳統父母親與現代觀念的磨合與衝突。當祥浩在大學二、三年級時，她的理想與愛情相繼幻滅，最後是在畢業多年後，她搭著捷運淡水線重新回到淡江大學，看著校園更換的新面貌，回首這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自己已經不是當年的青春少女了，她成爲一位獨立自主的新女性。

#### 橄欖樹

作詞：三毛 作曲：李泰祥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 流浪  
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  
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 流浪  
還有還有 為了夢中的橄欖樹橄欖樹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為什麼流浪 遠方  
為了我 夢中的橄欖樹

這首「橄欖樹」不僅是點出了小說時代背景，也呼應小說人物的心情與價值取向，他們都是在流浪中帶著理想，尋找自己的人生與自我實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包袱，背負著遷徙的鄉愁，父母親情的衝突與愛情啓蒙的議題，透過小說中的對話、內心的獨白，情節的安排與穿插等表現出來。《橄欖樹》是校園民歌接近尾聲的時代，小說裡對於「校園民歌運動」多所著墨，描繪著臺灣民歌的興衰史，路寒袖指出：「在七〇年代，民歌運動雖尚在起步，格局亦小，但卻是臺灣尋找主體性浪潮中的一大支流，與其他運動產生了共鳴共振的效應。」<sup>63</sup> 小說是直線式的前進，隨著情節的發展變遷，穿插著回憶和未來的抒寫，讓單一的情節更有層次感。

<sup>63</sup>路寒袖，〈七〇年代文化十事〉，收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頁 266。

豐田筆記是王文進的第一本散文集，陳黎曾在〈《豐田筆記》記〉中說：「認識王文進的人會同意他是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sup>64</sup>說明王文進對於心目中所喜愛的事物或情緒也比一般人來得深情、多情。〈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是王文進在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任內所寫的散文，他用文字表達對他在青年時期對淡水濃密的感情，連他自身都不明白為何獨獨鍾情淡水：

有時候也會對自己那種癡迷於淡水的情懷羞赧起來。都已經是遍嘗過風霜的中年了，可是只要稍一陷入七〇年代那段淡江歲月的回憶，據領教過的朋友揶揄道：我敘事的語調往往亢奮的跡近著魔。<sup>65</sup>

青年時期的王文進淡江大學畢業後，分別自他校取得碩、博士學位，當他再度回到淡江大學任教，他對淡水的回憶在散文中展現出相當獨特的、近乎著魔激動的心情，在他筆下的淡水空間，似乎是藉著過往的回憶景象，又一次的重溫參與那段美好的淡水經驗。

筆者試將文本中人物的互動所呈現的「校園的多采與多姿」、「愛情的追尋與幻滅」、「自我的價值與建構」的三個面向，以及散文集《豐田筆記》中對淡江校園的深情描寫，表達出淡江大學在淡水這個地方中的所展現出來的學風以及獨特性。

---

<sup>64</sup>陳黎，〈《豐田筆記》記〉，《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10。

<sup>65</sup>王文進，〈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25。

## 第一節 校園的多采與多姿

### 一、美麗的淡江大學

《橄欖樹》的故事是在淡江大學開始和結束的，首尾呼應著這個充滿魅力的校園，彷彿只要曾經唸過淡江大學，就永遠無法令人忘懷校園的點點滴滴。淡江大學的創辦可追溯至一九四八年八月，當時擔任淡江中學董事長兼校長的張鳴(張驚聲)，為提升國人英語能力，於是在淡江中學創設英語補習班，培育高級英語人才，而後再加以擴充，試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轉向當時的臺灣省教育廳備案，並將當時已招收的兩班學生，一律呈報為三十九學年度新生，淡江遂將創校時間定為一九四八年，肄業年限為三年，聘張驚聲為首任校長，將真理街二十六號的台北縣國有財產房屋，加以改建、修建為校本部，首屆錄取新生四百五十名，十月五日正式開學。創校初期張驚聲因忙於英專與淡江中學校務，勞累過度，不幸罹患腎臟病逝世，享年四十六歲。夫人張居瀛玖秉承遺志，繼任校長，並捐資於台北市博愛路興建英專城區部，並計畫於大屯山麓建築新校舍。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淡水鎮贈送庄子內十甲土地，作為永久校舍基地，由淡水土紳杜家齊代表贈授，張居瀛玖代表接受，並由其子張建邦出任永久校舍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修建學校到淡水火車站間的英專路與克難坡，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之間，陸續完成了院長辦公室及教室六間(即今日之覺軒與宮燈道最西端之兩幢宮燈教室)、眷舍、單身教職員宿舍、及覺生圖書館<sup>66</sup>，一九五七年英專與淡江中學分家，遷至現址，先後開設三年制及五年制課程。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教育部准許英專改制為「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准設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商學系、數學系、化學系五個學系。一九六四年設置夜間部，舉辦品質管理式的會考制度，將學校當作企業來經營，在一九八〇年淡江大學獲准升格為綜合性大學，成為臺灣第一所私立大學。

淡江於大屯山麓建築校舍，大屯山脈是淡水境內分成五條如手指般的丘陵，就是淡水人口中的「五虎崗」，位於第四崗「大田寮」的淡江大學，占登高望遠的優勢，可俯瞰淡水河口夕陽餘暉，遠眺觀音山氤氳薄霧，開闊的視野來自起伏的山勢，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文人雅士，離開後總不斷驀然回首顧盼。淡江大學的校區是一座精緻花園，不論是陰晴雲雨，都流動著難以捉摸的詩意，無論是宮燈大道、江南庭園、牧羊草地、書卷廣場等，都散發怡人的氣息。在《橄欖樹》

<sup>66</sup>參見傅錫壬主編，《淡江大學校史》，淡江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1987年5月，頁21-51、118。

中北淡鐵道線尚在營運，車窗外的淡水河景明亮秀麗，淡水位於都會邊陲，保持著古質樸實的老舊風格，一路上可從現代化的都市街景，轉換到疏落有致的鄉村景觀。

校園的主角是學生，學生族群最容易形成一股特殊的文化，《橄欖樹》的學生們所追尋的目標不同，但都透露出年輕人探索未來的孤寂、流浪之感。以女性角色而言，祥浩是舊有包袱下，勇於追尋自我、獨立的表徵；如珍是在跌撞的學生生涯下，把愛情當成追尋的目標；男性中，梁銘是「山」，執著追尋校園民歌和沉穩的正直形象；晉思是「風」，在不喜有牽絆的性格下任意追尋理想。每個人的追尋都是為了填補空虛的心靈，忙碌的尋覓下，有得有失，他們都在淡江大學裡尋找自己的位置，像是祥浩曾經心想：

她現在大二了，是一個自由的人，不屬於任何社團，不再因為愛慕誰而勉強入社團。……在大一的一年裡，她經歷了苦戀的煎熬和獨立自主的奔波，和讀中學時的平靜比起來，好像經過了幾個人生似的。<sup>67</sup>

大學生們無論是面對愛情的抉擇、興趣的堅持或理想的追尋，面對未來的不確定和焦慮感，這些都是我們所要學習的必經之路。

祥浩在童年便知父母感情失合的不愉快，面對易怒的父親、默默隱忍的母親，使得祥浩不願回家面對這片陰霾，來到淡江讀書彷彿可以脫胎換骨，能夠擁有一個全新的開始：

匆匆買了車票，趕上正要鳴笛的火車。幾天前才從這條軌道來到小鎮，如今又沿這條軌道行向繁華都市。幾天來，生命像換了全新的一頁，全新的面孔，她是離巢的飛鳥，看到天空的寬廣，享受沒有約束的自由自在。<sup>68</sup>

祥浩初來乍到，第一次走上淡江著名的克難坡，那是淡江初創時進入校園的必經要道：「學校在山崗上，從這條上坡路走來，到了房舍漸稀處接上一道階梯，抬頭仰望，階梯之上仍是階梯，中間一道上了紅漆的扶手成了視覺唯一的支靠。」<sup>69</sup>克難坡是要進入淡水校園的陡坡路，總共有一百三十二階，建於一九五三年間，它象徵蕁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創校精神，也是考驗同學克服困難，期望學生

<sup>67</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62。

<sup>6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3。

<sup>69</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

勿忘樸實剛毅的精神，還要努力鍛鍊強健的體魄，現今雖然有其他路徑可通往校內，但凡是淡江大一新生，在新生訓練日時都會由各系主任帶隊，真正踏實的走過一遍，才能算是一位淡江人。

祥浩仔細的觀察著淡江大學的環境：「繞過面山與河的操場，繞過立在餘暉中與山河遙望的銅像，沿上坡，走向宮燈道，道旁兩排宮廷式教室，教室前的綠樹掩映，與宮燈相輝映，樹影、燈影，在暮色下典雅沈靜。」<sup>70</sup>上文的銅像是指驚聲銅像，驚聲先生是淡江大學前身「淡江英專」的創校校長，也是改制大學後首任校長張建邦之父，因感念不已特為立銅像紀念，置於克難坡的頂端廣場。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先生為其基座上題撰「功在作人」四字，以表揚驚聲先生在教育上的犧牲奉獻。文中提及的宮廷式教室是指淡江特色之一的宮燈教室，古典宮燈建築是碧瓦紅牆，興建於一九五四年，是目前淡水校園興建永久校舍的起點，與其比鄰的是仿宋代庭園設計的「覺軒」，象徵淡江大學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抱負與理想。

## 二、時代背景—民歌時期

所謂「民歌運動」係指一九七〇至一九九〇年間，臺灣流行音樂史上一段不可忽視的改革潮流，在一九七〇年之前臺灣年輕人的音樂主流以西洋音樂為主，但在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使得人民在政治上陷入迷失和挫折，因而觸發了「用自己的語言，創作自己的歌曲」的口號，以尋求自我文化的認同。根據祥浩挑選齊豫首張成名專輯「橄欖樹」作為民歌比賽的曲目，以及祥浩在贏得了民歌比賽冠軍後，梁銘嘆息著說：「民歌已死了，潮流過去不會回來，沒有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潮流，一場民歌比賽，主辦單位卻沒有辦法嚴格要求，可見形勢比人強，獨鍾民歌就要成為時代的末流了。」<sup>71</sup>，舞會中播放一九八三年閃舞(Flash dance)的曲目，還有文中提及蘇芮的歌曲是一九八三年電影《搭錯車》的插曲<sup>72</sup>，可以推測祥浩就讀淡江大學的時間點約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間<sup>73</sup>，文本中關於淡江校園內的民歌風

<sup>70</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9。

<sup>71</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96。

<sup>72</sup>《搭錯車》是以臺北市信義路眷村為背景的臺灣著名歌舞電影，該片在1983年第二十屆金馬獎勇奪最佳男主角（孫越）、最佳女配角（江霞）等十項大獎的殊榮，也創下新臺幣四千餘萬元的高票房；侯德健、李壽全、羅大佑、梁弘志與吳念真等人創作的電影音樂主題曲及插曲《酒幹倘賣無》、《一樣的月光》、《是否》、《請跟我來》大為流行，風靡一時。

<sup>73</sup>同樣的推測可參閱徐惠玲，《臺灣現代小說中的淡水校園成長書寫—以鍾肇政《八角塔下》、蔡素芬《橄欖樹》為研究對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121。

潮多所著墨，在一九七〇年之前，臺灣年輕人的音樂主流以西洋音樂為主，但一九七六年卻發生了「淡江事件」，在淡江大學西洋民歌演唱會上，李雙澤在校園中高喊「唱自己的歌」，李雙澤的登高一呼成爲後續十年臺灣校園民歌運動的濫觴，文本中也描寫出了這段臺灣民歌發展的興衰過程。淡江大學校內立有李雙澤紀念碑，紀念碑由雕刻家王秀杞設計製作，蔣勳題碑「唱自己的歌—民歌淡江事件」，書法家張炳煌寫碑文「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李雙澤手拿可口可樂瓶走上西洋民謠演唱會舞台，質問我們的歌在哪裡後接連唱了補破網、雨夜花、恆春調與國父紀念歌，於是，唱自己的歌運動便從這裡漩渦般盪開繚繞」。洪淑苓說明《橄欖樹》「最重要的是，以校園民歌爲主軸的論述，既陳述了民歌的興衰與變貌，也連帶指出校園文化的特質，那是迥異於社會世俗的價值觀，代表校園文化的理想與浪漫精神。」<sup>74</sup>淡江大學自由開放的學風，使得青年學子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僅成爲民歌運動的發軔地，也代表一種堅持理想的精神。

### 三、淡江事件

祥浩爲了高額獎金，決定參加民歌比賽，她選擇了齊豫的「橄欖樹」做爲演唱曲目，一鳴驚人的她贏得了如雷的掌聲，也順利贏得了冠軍與獎金，而文本中這個民歌比賽和在八〇年代與李雙澤引發的「淡江事件」息息相關。

李雙澤生於一九四九年，父親是菲律賓華僑。小學時就隨母親經香港來到臺灣。一九六八年考進當時還是淡江文理學院數學系。一九七五年到西班牙學畫，一九七六年也曾到美國學畫。一九七六年十月回臺灣，受楊弦的影響與愛國心驅動而立志要「唱自己的歌」，遂燃起藝文界對「中國現代民歌」的論戰，並在之後幾期的《淡江週刊》上有熱烈討論，卻不幸於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在淡水興化店游泳時，爲救人而在溺斃。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在淡江文理學院內，舉辦一場以西洋民謠爲主的演唱會，由學生活動中心所舉辦，門票每張二十元，陶曉清主持，由淡江的同學、校友、民謠歌手及熱門合唱團聯合演出。進行到第二個節目時，李雙澤代替因傷未能表演的胡德夫出席，他握著一瓶可口可樂上臺，背著吉他，把可樂放下：

李雙澤說著：「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

<sup>74</sup>洪淑苓，〈夢與歌——蔡素芬《橄欖樹》評介〉，《文訊別冊》，第152期，1998年6月，頁18。

接著，向第一位上台演唱的黃華勤同學發問：「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這位同學停了幾秒鐘回答：「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國歌、外國歌都唱。」

然後，李雙澤轉問陶曉清：「那麼我們請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這個問題。她主持節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陶曉清笑著走到臺前：「今天我來主持節目，沒想到還要來考試呢！」

接著反問：「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的現代民歌在什麼地方？」

李雙澤回答：「黃春明在他的《鄉土組曲》<sup>75</sup>中說：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歌之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來為止。」

陶曉清：「那麼就請您給我們唱幾首歌吧！」

於是，李雙澤唱了四首臺灣民謠，包括：〈補破網〉、〈恆春之歌〉、〈兩夜花〉以及〈國父紀念歌〉第一段。

突然停下來，很生氣的問大家：「你們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唱？」

唱完了〈國父紀念歌〉後，背好吉他，握住可口可樂準備下臺，但台下的觀眾反應不一，李雙澤又回到麥克風前……

對觀眾說：「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我也沒辦法了。」再度拿起吉他，放下可口可樂。

「你們要聽洋歌？洋歌也有好的。」開始激動的唱了激動的唱了 Bob Dylan 寫的〈Blowing In The Wind〉。之後，拿起了他的可口可樂下台，下台前又問了觀眾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要花二十塊錢，來聽中國人唱洋歌？」

陶曉清以收拾殘局的態度說：「謝謝 X 先生給我們今天的音樂會帶來了第一個高潮。」接著再說：「他也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我們考慮的嚴肅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不適合在今晚討論。我們回家之後，不妨好好想想這個問題，有意見寫下來，在校刊上討論。今天，大家是來聽音樂會的，我們還是以愉快的心情繼續欣賞節目。」<sup>76</sup>

這樣的一場演唱會突發事件，事後被稱為「淡江事件」，並立即在《淡江週刊》上獲得相當程度的回響和討論。十二月二十日《淡江週刊》刊登「民謠演唱會的挑戰與反應」專輯，出現談吐〈洋奴心態何時了〉、呂欽文〈為什麼不唱？為什麼〉

<sup>75</sup>黃春明，《臺灣民謠精選－鄉土組曲》，臺北：遠流出版社，1976年。

<sup>76</sup>呂欽文，〈為什麼不唱？為什麼不唱！〉，《淡江週刊》，1976年12月20日，第663期；陶曉清，〈從「洋奴」說起〉，《音樂與音響》，1977年3月，第45期，頁20；劉慕澤，〈期待一批一現代的「陳達」〉，《中國論壇》，1977年3月，第3卷·第12期，頁37。

麼不唱！〉、陳凡〈熱話—異種花鳥知多少〉、曉姝〈從國父紀念歌談起〉、蕨蕨〈爲什麼〉、博聞〈我愛曉清〉等文章，發表了對李雙澤支持的態度、抨擊崇洋心態、斥責演唱西洋歌曲的中國人爲「洋奴」、並對陶曉清指其有「洋奴心態」<sup>77</sup>的嘲諷。呂欽文發表〈爲什麼不唱？爲什麼不唱！〉：

「……和很多年青朋友一樣，他(指李雙澤)也曾狂喜於西洋的音樂，他甚至還是某些大餐廳的駐唱。但是那天晚上他卻以幾首中國民歌震撼了一千多個心靈，也刺痛了一千多個成長在「西風下」而尚保有著那麼一些血性的年輕人的心。李雙澤不僅是具有熱情，還充滿著勇氣。要提起鐘錘，敲響驚世的第一鐘，並不是容易的。但他那晚是成功了……」

李元貞亦在同期的《淡江週刊》上發表〈爲什麼沒有自己的歌—我對淡江民謠演唱會的感受〉：

「……淡江民謠演唱會中李雙澤即有意上臺演唱臺灣樸實的老歌，以期引起要創造自己的歌必先從唱自己的歌開始試驗，得到相當奇怪的迷惘反應。在場的大學生身份聽眾們，早已被英文歌催眠成習，情感思想似乎非在唱英文歌中才能得到發洩和滿足……」

「唱我們自己的歌」的聲浪，由淡江校園爲中心點向外擴散，獲得熱烈反應。李雙澤在「民謠演唱會」脫序的演出，對當時的藝文界來說有如當頭棒喝，讓習慣於被主流文化制約而不自覺的我們，找出了另一種思考的方向。

#### 四、社團活動

在大學裡的新鮮人就像是一張白紙，擁有絕對的自由，再沒有人會在旁邊下指導棋，告訴你下一步該怎麼走，可以盡情的享受美麗的大學生活，校園內總是充滿著活潑的氣息：

校園頃刻間湧進了成群的年輕人，無論上課或下課時間，穿梭於校內兩大主要道路的學生人群不斷，道旁綠樹與藍天交相映，山崗上視野無所遮蔽，學生似乎在這無所阻礙的空氣裡舒展了身體，洋溢著靈動的春氣息。<sup>78</sup>

<sup>77</sup>編輯部，〈民謠演唱會的挑戰與反應〉，《淡江週刊》，1976年12月20日，663期。

<sup>7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1。

淡江大學學生數眾多，高達二萬多人，校內的社團活動相當蓬勃，學校投入很多人力與物力來支持全校約兩百多個社團(臺灣第二大，僅次於臺大)，根據平面媒體的統計，現今淡江畢業生一直是國內企業的最愛，校內蓬勃的社團活動，學生們在學校期間便懂得互助合作的精神，應該是促成此現象之一。淡江目前的社團有學術性社團、文藝性社團、服務性社團、宗教性社團、康樂性社團、體育性社團、聯誼性社團、音樂性社團、學會、其他等多種類型。淡江大學社團負責人研習會(TKLC)又稱「淡海同舟」，從一九六六年起以「竭盡所能，締造遠景」為宗旨，每年由課外活動輔導組甄選校內優秀同學擔任服務員，利用暑假期間作密集的服務員訓練及活動籌備，於開學前二週舉辦，一直是孕育社團負責人的搖籃，同舟深厚的情誼與嚴格的訓練不但凝聚了所有社團幹部對學校的向心力，更為社會培養出無數的傑出人才。

在《橄欖樹》中，可見開學後的社團在校園內招生，大一新生們滿臉雀躍的穿梭在各社團之間，手上拿著一疊疊的資料，而早有所屬社團的學長姐們忙碌的在攤位旁發傳單、呼喊口號，整個校園內瀰漫著熱鬧騰騰的氣氛：

校園處處可見社團活動與招生海報。活動中心前，社團整日擺攤子，叫叫嚷嚷，學姐學長坐鎮攤位，鼓吹新鮮人加入社團。九月底的校園，仍若初秋，夏天的綠意不去，這濕潤的依海小鎮，樹梢長青，四季各有花開，滿園綠樹紅花與那色彩紛呈的海報相映成趣。<sup>79</sup>

在《橄欖樹》中梁銘所參加的社團是登山社，他非常喜愛登山，如珍也常常跟他們去爬山，但是超過三天以上的行程就不准如珍跟著去，因為登山的安全與危險只有一線之隔，是一種高風險性的戶外活動，需要沉著應對突變天氣、事前需做好應有的準備，還需要謹慎判斷臨時計畫變更，思考對策與仔細觀察危險情況，只要不慌亂都能夠平安下山，由此可以看出梁銘的個性是屬於冷靜理性型的，相較於另一位男主角晉思參加的校刊社，是相對靜態型的社團，但是私底下晉思相當善舞，他可以隨著音樂節拍，自然的起舞，不論是慢歌還是快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好像全身細胞都動起來了，旁若如人的感受著屬於自己恣意的氣息，晉思的舞姿將他隨意不羈的個性展露無遺，他如此忽冷忽熱捉摸不定的個性也深深吸引著祥浩。

---

<sup>79</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0。

## 第二節 愛情的追尋與幻滅

### 一、敢愛敢恨的如珍／謹慎敏感的祥浩

祥浩的室友如珍就是一個勇於追求愛情的女性，如珍的存在對應於祥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個性，其中最明顯的是兩人處理感情的態度大不相同。雖然如珍就讀中文系，但卻不是一般人印象中文靜典雅的中文系女生，「中文系的女生大都太安靜，她四處跳舞玩耍，成了班上的異數，她們以非我族類的眼光看待她。」和那些擁有古典氣質的同學相比，如珍「因為貪玩而漸漸洋溢著新潮的現代感」她並不在乎別人用怎樣的眼光看待她，她不喜歡被固定在一個框框裡，她愛玩又人來瘋的個性使她在男生堆中顯得自在又灑脫，誠如另一名男性友人小臣所說：「個子那麼小，老是來把我們吵得天翻地覆。」<sup>49</sup>雖然已有男友阿良，但在其他男生面前，如珍仍是十分率性放肆，與身旁的男生恣意打鬧，享受眾星拱月的滋味。她知道憑她的衣著打扮、清秀臉龐常成為來餐廳消費的男同學談論的焦點，她以為「年輕有美貌時，應該走到眾人前，美麗必要的時候是一種公器，做為人家賞心悅目的焦點，成為生活談論的樂趣。」<sup>50</sup>她的高調招搖恰與祥浩的內斂沉穩形成強烈的對比，也造成男友阿良強烈的不安全感，埋下日後分手的火爆衝突。

如珍追求愛情是勇往直前，她堅持所愛並且義無反顧，但是對愛的執著卻也表現了她的盲目又自私的缺點，過去她不顧一切愛上姐夫，不顧倫理道德的約束，甚至自殘為這段感情畫上句點，這段不被允許的感情暴露出她自私地追求情欲的自由。上大學後如珍與阿良交往，她也未能全心全意投入，反而暗戀另一位對象炮口，沒想到她苦戀的炮口是一名同性戀者，如珍不能理解，也沒有選擇尊重炮口身為一名同性戀的傾向，反而要炮口試著為她改變，也許能變回一名異性戀者，如珍在絕望之餘，打算再度割腕時，卻意外劃傷過她的尾指，傷到了神經，即使傷口縫合了，尾指是終生都無法再伸直了。一隻彎曲的手指徹底改變了如珍，在傷痛中她迎向個性沉穩的祥春擁抱，展開全新的人生，她說：「我過去太浮動了，不知道一個好人就在身邊。」<sup>80</sup>她在人生最低潮時遇到了祥春，祥春的沉穩抓住了她的浮動，穩定的情感讓她更實際的找尋生命中的「橄欖樹」，她說：「我再也不談虛無飄渺的愛情。我得考慮出了校園以後找什麼工作了，……工作有著落，才能考慮結婚的問題。」<sup>81</sup>如珍的隨性，使她常憑感覺做事而沒有顧慮後果，對於愛情的追尋過於自我，未能尊重對方的感受及選擇，因此她在愛情的

<sup>80</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87。

<sup>81</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87。

路上總是走得跌跌撞撞、傷痕累累，這是她必須從愛情中學習成長的代價，透過這一路上痛苦的歷練，最終還是擁有了幸福的歸宿。

祥浩則是在獨立自主與傳統女性美德間掙扎的角色，高中讀女校的祥浩，與異性相處總保持適度的距離，相較於活潑外放的如珍，更顯得祥浩的矜重自持。來到淡江的第一晚如珍帶她去梁銘住處，祥浩置身於男生之間，她感到渾身的不自在，中秋節時梁銘約了幾個同學和祥浩、如珍去淡海賞月，坐在梁銘的機車上，爲了方便談天，「她感受到他的溫熱，如此鄰近，卻又未有足以親暱的原由。」<sup>82</sup>當兩人赤足坐在沙灘上閒聊，梁銘唱了一首民歌，祥浩不自覺的爲他合音，但她事後卻對二人合唱感到「過於親狎的不安」。祥浩對於男女份際的觀念不如如珍開放，面對異性也顯得小心翼翼，但是經歷過獨立在外生活的磨練，使她有全然不同於母親傳統的女性意識，祥浩在愛情上更表現出勇於追求愛情的態度：「祥浩對愛情的態度與理念，不同於母親明月的認命委婉，其自主自覺的精神，可說是八〇年代新女性的象徵。」<sup>83</sup>雖然明知心愛的晉思計畫將要遠走他鄉不再回來，但祥浩已下定決心：

如果他真是一縷非飄去不可的雲，就讓兩人相聚的時刻成為永遠的銘記，她不要他忘記她，她用身體取悅他，沒有責備，沒有埋怨。她不要他對她的回憶裡有任何的不悅。如珍引詩說，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能有一次熱愛，生當無悔，即使短暫如流星在夜空急倏劃過。<sup>84</sup>

祥浩緊緊的抓住每一次相處的時刻，甚至當晉思說出他將遠行的計畫時，祥浩愛到可以不計較他的飄泊，依然沒有責備和怨對，即使知道晉思終究有一天會離開她，她依然心甘情願爲愛付出，祥浩不計較晉思的自私，她不願這段情的回憶有任何的不悅，雖然她已預知和晉思的感情會是短暫的，心中的傷痕可能需要她花上很長的時間來弭平，即便如此她也願獨自承受這樣的結局。祥浩在晉思離開後也曾嘗試與其他男性交往，卻總沒辦法論及婚嫁，她堅持婚姻必須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若不能真心相愛就不要走入婚姻。在此祥浩展現了女性的自我成長，以及在愛情中對人生目標所持的價值觀，她秉持對婚姻自主的堅持，以自省的态度活出自己。所幸母親支持她，母親說要嫁必須嫁給最愛的人，否則不要結婚。雖然如珍與祥浩這兩個女性角色在處理感情的表現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展現出的是珍貴的自由戀愛，打破了過去傳統女性的束縛，女性開始爲自己選擇，

<sup>82</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7。

<sup>83</sup>洪淑苓，〈夢與歌 蔡素芬《橄欖樹》評介〉，《中央月刊文訊別冊》，第152期，1998年，頁18。

<sup>84</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03。

在對與不對、適合不適合之間，能依自己的判斷來抉擇，這是現代女性追求自主意識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 二、溫和正直的梁銘／浪漫不羈的晉思

梁銘是一位喜愛校園民歌和熱愛登山者的沉穩型人物，而晉思是來去不定的雲，性格上是非常不喜牽絆、不被劃入任何框框的鬼才型人物。祥浩對於梁銘雖然曾有過淡海賞月談心，但儘管她努力「試著回想他的容顏，但除了他的聲音，她對他的容顏無所記憶，猶如一張白紙」<sup>85</sup>反觀晉思，在舞會上初見他一無所悉，但她的目光即被他那獨特優美的舞姿抓住，她的「耳裡只聽到這音樂，眼裡只剩這個人。四周的燈光，會為他而亮。」<sup>86</sup>晉思的身影深深的刻在祥浩的心裡，在這一見無情和一見鍾情的差異下，兩位男性在祥浩的心中分別留下不同的印記。

梁銘是土木系的學生，為人正直莊重、胸懷坦蕩，因如珍的關係而認識祥浩，他喜好民歌的興趣正好與祥浩相同，兩人第一次見面時便找到共同的話題，除了民歌，梁銘也喜愛登山並擔任登山社社長，每回登山他總是很有耐心守著爐火，為同伴做稀飯吃，因此他總是成為人群的中心。梁銘總以溫和的眼光望著祥浩，那眼光甚至包含了慈愛於其中。他從不對祥浩談情說愛，只是默默地守候在祥浩的身旁，在祥浩加入校刊社時，雖然梁銘心中難免有失落，但他仍是保持風度，「不要勉強她，也許她要找她喜歡的。」<sup>87</sup>梁銘表現情感的方式寬大包容，只可惜他的癡心守候卻盼不到對等的回應。梁銘的溫柔寬容雖令祥浩感動，但她卻無法接受，「她知道他不是她要找的人，始終不是。」<sup>88</sup>梁銘始終在她身旁繼續給予支持的力量，即使在他升上大四準備研究所的日子，他還是心繫祥浩：

梁銘問她：「你這樣會不會太累？還有時間照顧功課嗎？」關懷的聲音，和那河上的微風一樣溫柔，在火車的行進間，與時間一樣可以成為永恆的註記。而她不知道如何去對待他的溫柔，她心裡也有絲感動，但那屬於感性的部分往往被她用理性的思維掩飾。梁銘靜靜的看著她，眼睛不曾一刻稍離，那是一種欣賞的眼神和隱忍的痛苦。<sup>89</sup>

<sup>85</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1。

<sup>86</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9。

<sup>87</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5。

<sup>8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64。

<sup>89</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63。

他不希望他的愛帶給祥浩壓力，因為他的堅定會由時間來證明，不管祥浩在茫茫人海中的何處，只要有心的話一定會彼此尋覓。

多年後祥浩搭著捷運淡水線與梁銘回到淡江大學，而梁銘到美國攻讀博士後，選擇回到母校安頓下來，但再回到熟悉的校園，已不見多年前純樸的樣貌，梁銘的溫和深情依舊，體貼寬容依舊，他包容這一切的改變，因為「愛一個地方就會接受它的壞處：「他是成熟的，祥浩心想，可不是，以前在學校他就是寬容體貼的人。多年不見，只覺這人加倍的好。」<sup>90</sup>祥浩不免感嘆梁銘確是一個成熟的人，相隔多年他依然不變，更加體認到梁銘心地良善的一面。

晉思從小生長在不健全的家庭，他的父母很早就分居，母親獨自撫養四個小孩，為了過生活，她在聲色場所工作，大學二年級時母親為了讓晉思從生父那兒得到好處，才告知晉思他私生子的身世，他無法說服自己接受這份被隱瞞多年的祕密，他極力的想遺忘他私生子的身分，他寧願放棄愛情，遠走他鄉：

他說：「不要承諾，我不能給你承諾，我老早說我要遠走不再回來。妳會有更好的選擇，妳不可能等我。世事會變的。」

「如果我等呢？」

「不要等，我不值得妳等。」

那一刻，她清楚知道他們的未來是一個渺茫的未知數，渺茫得幾乎沒有結果。晉思不要為明天負責，明天是不確定的名詞。<sup>91</sup>

晉思拒絕給予祥浩天長地久的承諾，他自私地決定告別、放棄一切的牽絆，流浪異鄉。透過他們對理想和愛情的追尋，以「橄欖樹」為精神象徵，表達出人物孤寂和飄泊的心境。無論是愛情或是親情，這樣的故事彷彿就發生在你我身邊，那些平凡的人物和平凡的事物，在淡江大學開展出動人的生命經驗。

---

<sup>90</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27。

<sup>91</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03。

### 第三節、自我的價值與建構

#### 一、故鄉的回憶

空間的選擇決定於作者的經驗和作品的內容所須，因而在探究作品的環境構築意識時，必須要將作者的生活歷程考慮其中：

景之所以有情，「惟情所化」。用現代審美意識來闡明，也就是說人物與環境建立了「雙向同構」關係，自然景象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產生了情。<sup>92</sup>

蔡素芬利用自身出生於台南，再北上就讀淡江大學的經歷，將祥浩所處的時代與景物寫得有血有肉，「成功的自然環境描寫，還可以顯示人物的性格，暗示作品的主旨。」<sup>93</sup>例如祥浩北上求學於前往的火車上，面對眼前過往的景色，心中掀起一陣莫名的想像：

窗外的風光像一部倒述時光的電影畫片，從象徵文明進步的都市水泥叢林逐漸變換成疏落的鄉村景致，風蝕雨淋的痕跡在斑駁的屋舍外牆訴說歷史。……整列火車好似要去一個繁華但老舊的所在。……火車順河而上，乘載她去一個小鎮，一個在生命中未曾料及的小鎮，一個沿火車北上之後才在想像中生根的小鎮。<sup>94</sup>

嶄新的環境是未知的，年輕的大學生們懷著遠大的夢想和期待，縱使陌生、無法預料，在此生根的生活態度卻油然而生，無論什麼場面、地域，必有人物活動和故事，讓小說能夠更充實、更有空間感：「小說環境，不論是社會環境還是自然環境，與小說人物的思想行動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因為小說是以寫人為中心，環境描寫對人物形象的烘托始終是其最為基本的任務。」<sup>95</sup>單純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是以人的描寫為架構中心，情與景的衍生，即是人物與環境的交疊。

氛圍是一個故事或事件的形塑感覺，透過環境的描繪去凝聚和製造，而「小說中的氣氛是一種特定的情緒，它不能憑空產生，而是同具體的藝術描寫融為一

<sup>92</sup>張德林，《現代小說美學》，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頁155。

<sup>93</sup>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萬卷樓，1999年6月，初版，頁186。

<sup>94</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2。

<sup>95</sup>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萬卷樓，1999年6月，初版，頁196。

體，通過環境描寫渲染」<sup>96</sup>，人物與情節的展現透過空間來建構，讓感觸更為深刻。如祥浩想家及面對異地的孤獨感，即透過眼前的景物來傳達：

天氣逐日轉冷，小鎮北方面海，海口無所遮蔽，風雨捲來，……山崗上淒冷的風雨，與家裡溫暖的燈影對比，特別令人萌生想家的情懷。<sup>97</sup>

狹窄的城市，狹窄的街弄，與成群過街的人簇擁，在群樓與人群的擠迫下，個人是那麼渺小。祥浩突然感到失落，兩兄妹得走在這些侷促的樓間與交錯凌亂的街弄裡。生命必然在哪裡發生大轉變。他們曾在空曠的鄉間與河為伍，與日月同起共眠，在一望無際的鹽田間迎風曬日，而後卻得在城市裡接受越來越壅塞的空間，接受隨著生長而來的生存壓力。<sup>98</sup>

內心思鄉的情懷與眼前陌生環境的對比下，更加深腳下土地的生疏和遙遠，情緒經由氣候、場景的蕭索，讓人物的寂寞能夠被我們所同理與了解。在《橄欖樹》中祥浩對童年故鄉的緬懷多是透過回憶的方式呈現，例如她周末去台北看祥春，坐在北淡線車廂裡回想過去在南部的童年生活<sup>99</sup>；祥浩與大哥走在擁擠的台北街頭想到過去在空曠的鄉間，與河流、鹽田為伍<sup>100</sup>；中秋節去淡海賞月，回想童年時外公教她寫名字的情景<sup>101</sup>；坐在驚聲銅像下吹口琴，童年時父母爭吵的畫面如潮水般湧現<sup>102</sup>；文藝週時祥浩看到校園裡搭起的掌中戲戲台，想起孤獨寂寞的童年，夏日午後到村長家看布袋戲以排遣父母不在的寂寞<sup>103</sup>；在無人的操場練唱時，回憶起幼時聽見父親在巷弄裡唱歌的景象<sup>104</sup>。

《橄欖樹》中祥浩對童年的回顧卻多伴隨著不堪回首的惆悵，身處擁擠熙攘的台北都會卻勾起對故鄉風土的緬懷之情，祥浩的回首過往的惆悵感，是源自於嗜賭的父親與家暴陰影：

久賭晚歸的父親坐在餐桌前孤獨的用餐，母親在爭吵後，臉色澹澹，坐陷在

<sup>96</sup>劉世劍，《小說概說》，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115。

<sup>97</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72。

<sup>9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7。

<sup>99</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3-24。

<sup>100</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7。

<sup>101</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9。

<sup>102</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55。

<sup>103</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82-83。

<sup>104</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93。

曬乾了的一家六口的衣服前，低頭摺疊。誰也不敢多看父親一眼，兄妹圍著低矮的圓桌做功課，他們知道父親輸錢。天色昏暗。他們用沉默對抗昏暗，對抗以來的風雨或靜息的波浪。<sup>105</sup>

大哥祥春退伍後北上從事木工裝潢，主要是爲了脫離從小就痛恨的父親的麻將聲，看著大哥的離去，就讀高中的祥浩內心默默設計了各種逃家的方式，但面對受苦最深的母親尚且奮力支持著家庭，她如何有理由逃脫。如今她來到淡江大學「脫離了家裡十幾年來給她的陰影，但也發現，無論做了什麼事，過去的陰影像那去了再來的浪，一波一波沒有止息。浪注定要來拍打著岸邊。」<sup>106</sup>她仍然無法擺脫過去的陰霾，兄妹穿梭在狹窄侷促的街弄中，回到祥春的租屋處，途中祥浩竟突然產生了失落感：「他們曾在空曠的鄉間與河為伍，與明月同起共眠，在一望無際的鹽田間迎風曬日，而後卻得在城市裡接受越來越壅塞的空間，接受隨著生長而來的生存壓力。」<sup>107</sup>

第一次不在家過中秋節，一行人跑去淡海賞月，祥浩靜靜地坐在沙灘上看海並且憶起過往的回憶：

許多年前，當她還是個小女孩，俯在外公的膝上認字，外公毛筆蘸著墨水，在紙上寫她的名字教她認，她家鄉有條河，源流細長，向西部外海豁然匯注，外公說，「浩」在水上，極大極廣，可承載星斗日月，她第一次認得「祥浩」二字。後來她也認得母親的明字「明月」。在家鄉那條河上，有月的晚上，把河梳洗得溫和柔美。她抬頭望月，既想到母親，也想到了自己。那深深的，向海注入的河，河上泛著月光。<sup>108</sup>

「一條形象清晰的河流串起祥浩外公、母親的聯繫」<sup>109</sup>，母親明月與女兒祥浩的名字與故鄉河流在意象上很相似，點出了母女血親同源，永遠無法割捨的象徵。楊翠指出：「《橄欖樹》充分展現出懷舊的精神底蘊，它是透過空間性（土地）處理時間性（記憶）課題，其所懷之『舊』，即是《鹽田兒女》中有母親明月所在之地，包括鹽田與港都。」<sup>110</sup>由《橄欖樹》文本中可清楚的傳達了祥浩童

<sup>105</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55。

<sup>106</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56。

<sup>107</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7。

<sup>10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39。

<sup>109</sup>徐惠玲，《臺灣現代小說中的淡水校園成長書寫—以鍾肇政《八角塔下》、蔡素芬《橄欖樹》為研究對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2008年，頁133。

<sup>110</sup>參見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台大歷史所博

年記憶中美好的部分多是發生在南部的故鄉，通過對過去的審視，將自身的情感依附在這塊土地上，祥浩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才能重新在北部找回自己的價值。

## 二、經濟的獨立

祥浩對獨立的憧憬其來有自，主要的原因是想逃離家庭裡的不愉快經驗，「她的生活就是教室與圖書館，寢室與家教，有家的人卻如無家，她沒有回家的欲望。」<sup>111</sup>大一寒假返家，她與父親起了口角，盛怒的父親攔了她一巴掌，原欲奪門而出的她，在母親近似哀求的眼神下，只得走回父親床邊，向父親道歉，但她以堅定的語氣告訴父親「我不是困仔了，你打我是不對的」<sup>112</sup>，對照童年時只能和母親默默承受忍耐、委屈求全，經濟的獨立能夠使祥浩走出有別於母親明月逆來順受的命運。因為心疼母親的多年來的辛勞，她下定決心，將來「必須利用她擁有的這項才華給予母親更安穩的人生」<sup>113</sup>，為了支付生活開銷，祥浩除了找到家教外，也訂下了到民歌餐廳自彈自唱的目標：

現在，她一心一意想著獨立。她每個週日搭火車去市區，在人群行步如飛的臺北火車站轉搭公車去不同的民歌餐廳聽歌，她想了解每個演唱者的實力和演唱方式，然後估量自己的實力夠不夠資格去找老闆要工作。<sup>114</sup>

經濟獨立的能力如同擁有了權力，是一種不依靠他人的存在，自給自足穩定的世界，是能全然掌控自己命運的「權力」。為了達成駐唱的夢想，她勤練吉他：

祥浩的生活也自有步調，她持續家教，卻又想另謀出路，她加入音樂社團，為了向那裡的吉他高手請教。她要準備一身好武藝到江湖闖蕩，從在活動中心唱《橄欖樹》的那一刻開始，她就隱約知道自己適合舞台，她要唱歌，不停的唱給那些能被歌聲打動的人聽。當寒假苦練吉他得到年輕老師讚美時，當母親若有所思的靜坐在一旁聽她的絃音與歌唱時，她就知道自己應有的選擇。<sup>115</sup>

祥浩在獲得了第一份駐唱工作的心情十分愉快：「她坐在往淡水的火車上，覺得

---

士論文，2003年7月，頁152。

<sup>111</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80。

<sup>112</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07。

<sup>113</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09。

<sup>114</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23。

<sup>115</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12。

生活充滿希望，沿路淡水河在陽光下洶洶發亮，她從沒看過這麼澄淨晴朗的河面。」<sup>116</sup>祥浩開始在民歌餐廳駐唱，她買卡帶學唱新歌，當大哥祥春因擔心她去駐唱的安危而質問祥浩為什麼非要去駐唱的理由：

祥浩不假思索：「我喜歡唱歌，為什麼不用這項興趣去過獨立的生活，我不要依賴媽媽用她的雙手在滾燙的蒸氣間為女兒學費、生活費發愁。」<sup>117</sup>

祥浩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到餐廳駐唱，她揹著吉他風塵僕僕的奔波來去，優渥的演唱收入使她脫離阮囊羞澀的窘境，有更多金錢妝點自己，入時的打扮增加了她的自信心，使她在父親面前更能展現自我，當盛怒的父親責罵祥春怎能讓妹妹去唱歌打工，祥浩卻毫不懼色的反問父親說是我唱得難聽嗎。父親擔心她被欺負，她卻回以我不是軟者，父親塞錢給她，她卻推了回去，只因「她獨立自主了。」<sup>118</sup>能夠自食其力，使祥浩在心境上與態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她不需要屈從於父權壓力下，由此可見祥浩的追求經濟獨立的決心，受過大學教育的她不願再如母親那一代的忍辱負重，勇敢地開創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多年後迎接祥浩重新回歸淡水的是一個暖和明亮的春陽天：

火車軌道早已拆除，從市區通向小鎮的捷運工程歷經波折後，終於為了正式營運而進入試乘期。……捷運軌道架高在街的上方、樓與樓的中間，車廂行走在城市的半空，參差不齊的樓宇透出雨水浸透的蒼灰。<sup>119</sup>

「橄欖樹」化身為眾人所追尋的理想，祥浩在銅像下再次唱起了睽違多年的「橄欖樹」，再次的找回追尋理想的初衷，明白成長的價值。於祥浩而言，在大學生涯中經歷了一連串的冒險，不論是情愛的，或是關於社會險惡複雜的另一面，她在這段生命的衝擊裡蛻變成。成長是許多衝撞與省悟的累積，從身體上剝落的傷痕與碎片，落土後即被吸收轉化，化成新的能量，有著這一段豐富的經驗底蘊，生命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蔡素芬利用過往的回憶，透過祥浩的眼睛，闡發出自己的情緒、心態和想法等的訊息。例如祥浩在畢業後再度回到大學生活的淡水小鎮時，面對今昔的轉

<sup>116</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28。

<sup>117</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25。

<sup>118</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142。

<sup>119</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24。

變，內心油然而產生不捨：

祥浩坐在塑製坐位上，眺視城市的上半部，以前，許多年前，當她還是學生時，她搭火車往小鎮，那時只看到了城市的下半部，舊的軌道消失成歷史，新的軌道使城市的上半部顯影，於她，下半部的景致如過去讀書那段日子，只存在她的那個時代，現在這上半部是進行式，搭乘車廂來來往往的人，正在寫他們的生活。<sup>120</sup>

時空的遞嬗不會停止，人物的成長、心境轉變隨著經驗而不同，年輕時的理想追尋與當下實際生活的對比下，更顯得生活的不容易。

《橄欖樹》讓人物在適當的時空配置下更顯得真實與貼近生活，「時間與空間，堪稱『小說的坐標』，人物與情節都因此而有了行動的依循，時間必須與空間配合，藝術作用才能發揮。」<sup>121</sup>他們在淡水生活，不論是五虎崗上的淡江大學校區，淡水生活是他們共同回憶的一部分，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是獨特的，但還是會有共同的記憶，留在心裡某一處。每當生活有所失落、失意或不順之時，總會藉由到此一遊，得到喘息、歇息甚或自省之機會，淡水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停歇的精神之所。

---

<sup>120</sup>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1998年，初版，頁224。

<sup>121</sup>張堂錡，《現代小說概論》，臺北：五南，2003年，頁91。

## 第四節《豐田筆記》中的淡江大學

### 一、王文進<sup>122</sup>的《豐田筆記》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載一篇由王文進、舒國治、雷驤、鄭愁予、劉克襄座談，所整理記錄的文章〈眾溪是海洋的手指—現代臺灣山水文學座談〉<sup>123</sup>，此場聚焦於臺灣山水文學座談，會中學者們與作家們從各個角度提出對於臺灣山水文學發展與理論的看法，可以說是一場大規模且對臺灣山水文學與自然書寫發展有著深邃啓示的一場盛會<sup>124</sup>。《豐田筆記》「卷之一」是記錄王文進在淡江大學的青春歲月，其中有著回憶、想像與浪漫，「王文進以書寫經驗實踐了他對臺灣山水文學的關懷」<sup>125</sup>，王文進對於淡水莫名熱烈的情感亦是本節裡所要探討的議題。

淡水經過日治時期的廢港後，七〇年代的淡水轉而以服務鄰近的大專院校為主<sup>126</sup>，王文進在淡江大學讀書，面對觀音山和大屯山，加上淡水河緩緩流過之文化古都的氛圍，山河美景構成日後其回憶的地圖，王文進曾提及：

……淡水十月的漁港卻已錯采鏤金地端立在畫布上。略帶傾斜角度的船隻說明這是一個更輕級陣風的午後，水面金黃的光影暗示這裡有著秋白陽光的慵懶。……當列車從關渡隧道豁然衝出來時，希望左岸的觀音山能夠依然圍繞著那三百公尺高的被自己年輕歲月癡迷簇擁過的霧樣的山嵐……停泊在淡水河上的觀音山，頓時會在恍惚的窗口幻化成破浪出海的巨艦。<sup>127</sup>

<sup>122</sup>王文進，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淡江大學副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94年為東華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學術研究領域包含：魏晉南北朝文學、陶謝詩、杜詩、三國學、現代文學等。自1999年起更致力於藝文創作，題材多以抒寫花蓮風情和年少青春歲月淡水風情為主。

<sup>123</sup>丁威仁，〈現實的認同與記憶的回歸—論王文進《豐田筆記》裡的花蓮與淡水〉，《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8年，頁147。原刊載於楊明記錄，〈眾溪是海洋的手指—現代臺灣山水文學座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2年11月6日。

<sup>124</sup>丁威仁，〈現實的認同與記憶的回歸—論王文進《豐田筆記》裡的花蓮與淡水〉，《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8年，頁147。

<sup>125</sup>丁威仁，〈現實的認同與記憶的回歸—論王文進《豐田筆記》裡的花蓮與淡水〉，《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8年，頁147。

<sup>126</sup>根據莊展鵬：「…鎮上先後有淡江大學、真理大學及新埔技術學院(聖約翰科技大學)等3所高等學府，其三校學生總數佔全鎮人口五分之一，是最大的消費力量……。」出自莊展鵬主編，《淡水深度旅遊》，臺北：遠流出版，2001年，頁68。

<sup>127</sup>王文進，〈北淡線拾憶〉，《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47-49。

他用生動的想像將午後的微風、秋陽的慵懶或是山嵐瀰漫的觀音山，這些空間記憶都在作者的化為文字，後來即使他離開了淡江大學，其對淡水仍然割捨不已，於是：

……其實那時我已經就讀師大研究所，卻怎麼也離不開淡水。住在鎮上，又結了太多塵緣，難以專心。就乾脆在淡水的盡頭處找到一間農舍。<sup>128</sup>

而就在作者畢業之際，要離開淡水時又感性的說：

背起行囊返鄉服役時，我遵守埋在心裡已久的約盟——用勿淡線的火車離開淡水。我要選一個右邊靠窗的位置，一路凝視著和淡水相牽相連的觀音山。然後在火車進入關渡隧道之前，把所有剪不斷、理還亂的回憶纖塵不染地封存起來。這是生命最得意的事。<sup>129</sup>

王文進用文字寫下他對這塊土地的情感，雖然名為《豐田筆記》，可是在其中的「淡水」空間卻是他心中永遠的原鄉。根據丁威仁在〈現實的認同與記憶的回歸——論王文進《豐田筆記》裡的花蓮與淡水〉中提及的王文進三個書寫時期<sup>130</sup>，我們可以發現〈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是作者「淡水書寫」的起點，也是透過回憶來表達自身對淡水「在地」的身分歸屬和認同。王文進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六年八月為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他用回憶的方式，重新建構淡江大學甚至是淡水的文化史，傳達了他的文學理想。在二〇〇〇年時，王文進重拾對淡水的書寫，並且藉由發表在淡江時報的〈行過千山，淡水最甜〉替淡水的過往回憶作了總結式的補充，似乎是對淡水的追憶與回歸。

## 二、《豐田筆記》的浪漫淡水

王文進在書中對於七〇年代的淡水，有著完整而且唯美的回憶：「淡水的七〇年代就是用那種大山大水撐起來的舞台，讓許多人物任意地去組合自己的戲碼與靈感……」<sup>131</sup>。王文進對淡水的依戀不已的口吻，難怪連他自己都要說，雖然已是遍嘗風霜的中年，只要寫淡水，他的筆調和用字，就會不知不覺的甜膩得像

<sup>128</sup>王文進，〈北淡線拾憶〉，《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36。

<sup>129</sup>王文進，〈北淡線拾憶〉，《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36。

<sup>130</sup>丁威仁，〈現實的認同與記憶的回歸——論王文進《豐田筆記》裡的花蓮與淡水〉，《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縣：花蓮縣文化局，2008年。

<sup>131</sup>王文進，〈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29。

封情書。他總是「一提起淡水，時間立刻靜止，生命永遠定格著二十歲的悸動。」後來遠至東部教書的王文進，總是毫不遮掩的表現出「離開淡水愈久、愈遠，淡水的圖畫卻愈清晰，愈觸手可及，愈纏著你不放。」<sup>132</sup>的浪漫情懷。

我們不僅從王文進的散文中了解淡江大學與淡水這個空間對他的意義，更從中發現七〇年代淡江學生的美感與人文關懷：

每當好天氣的黃昏，一定會有學生佇立在創辦人驚聲銅像邊極目天涯，遠眺淡水最有名的夕陽光輝。每天清晨，不論風雨，一定會有學生兵分三路開始晨跑，把整個淡水鎮上山下海地先巡狩一周。一條是漁港邊的堤岸，據說是美國一家電影公司為了拍「聖保羅砲艇」出資興築而成的。……一條是學校側門外的水源路，沿途都是農舍和山嵐。「水源地」是大家一定會藉故停下來小歇、手掬清泉的中途站。淡水鎮水質人稱甘美，可直追埔里，就是由此岩澗湧出。再往前跑就是綿延不盡的山脈了。……第三條則是踩著平坦的柏油路，直通沙崙海灘，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撿些貝殼回來在上課時傳閱。這條跑道來回約三千公尺。那正是淡江學生號稱佔地方圓十里，校園千頃的盛世。<sup>133</sup>

文中呈現淡水地形地勢的立體感，帶領讀者進入他想勾勒的淡江意象，讓人投入緬懷過去的情感，透過晨跑的方式一一介紹淡水充滿人文風情的地方，自身的情感與淡水空間的結合，讓他的文字顯現出獨特的風格。王文進直言他的「初戀」是淡水，說到了淡水，連時間都可以「定格」，他的青春時光與淡水有著相同的脈動：

會對淡水如此執著，我現在開始明白了，因為淡水是生命的初戀。大學讀的是淡江，青春時的一言一舉早就和淡水的一景一物凝結成圖騰般的記憶。所以只要一提起淡水，時間立刻靜止，生命永遠定格著二十歲的悸動。<sup>134</sup>

王文進對於淡水的迷戀其實很單純，有時光是坐在堤岸上吹風、聽浪濤、看夕照，都是享受著淡水恬靜的氛圍。在〈系主任的秘密〉一文裡，他提及剛上任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時，過著忙亂得連喝咖啡都改用雀巢即溶，每天都像是軍中

<sup>132</sup>王文進，〈行過千山，淡水最甜〉，刊載於「瀛苑副刊」《淡江時報》第 451 期，2000 年 11 月 20 日。

<sup>133</sup>王文進，〈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 年，頁 26-27。

<sup>134</sup>王文進，〈邁越後山的北回歸線〉，《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 年，頁 135。

野戰部隊少尉排長的日子，但他不但沒有累倒，他之所以能撐住的原因在於他的秘密：

秘密就在這裡了。因為每當累得口有些乾澀的時候，從淡江校園遠方看得到的大屯山稜線處，就彷彿會傳遞來一泓甘美的泉水。<sup>135</sup>

他在大屯山稜線處製造了一個讓人自由想像的空間，他的動能來自於山中清冽的泉水，而這個秘密是透過回憶而得知的，那是他大學二年級時，中文系迎新登山大會所發生的，只有男女主角知道的「秘密」：

那女孩當然出現了。那樣的好山好水的圖畫，當然會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天地一筆。她真的穿了一襲玫瑰紅的襯衫，但是齊耳微微上捲的髮根，和那怯生生的笑意，一看就是從高中聯考牢籠裡剛剛掙出來，正扇了扇翅膀的雲雀。……只記得的是我們談著談著火花，感到有些渴時，才猛然發現我們已被大夥兒拋棄在深山野外中。口糧和水壺都在隊長那裡，我倆什麼都沒帶。是有些著急著，是真的「迷路」了。時近中午，我倆開始認真地像在沙漠乾旱中倉皇地尋覓水源。終於在叢林中，聽到淙淙的水聲。循聲前往，赫然一泓山泉在岩壁間，沁透心脾地流瀉而下。這位和我一度患難與共的女孩用雙手掬捧著盈掌的泉水，大概是為了對學長的我表示敬意吧，她讓我優先喝了第一口甘霖。二十年來，從未嘗過的水的清冽甘美。現在想起來，應該滲和著那位紅衣女孩掌心上微微的汗水的芬芳在焉。<sup>136</sup>

回憶是一個很抽象的、私密的行為，他書寫下這個秘密，我們似乎跟著這個秘密重溫了他們的青春時光，喚起了我們對過往青春的追尋，就像是那雲雀找尋水源的過程，郝譽翔曾說：「故他筆下的淡水，不只好山好水，其實銘記七〇到八〇年代臺灣重大的歷史轉折，以及那些在時局震盪下，充滿熱血與理想的青年。」<sup>137</sup>王文進在描述心目中的淡水時，不僅以現實的地理空間為框架，更以回憶想像表達著對淡水的眷戀與迷戀，同時間也記錄下淡水的歷史與現今的發展，他用散文表達了自己跟淡水的心有靈犀，他與淡水共同見證他的年少時光，進而產生強烈的認同意識。

<sup>135</sup>王文進，〈系主任的秘密〉，《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62。

<sup>136</sup>王文進，〈系主任的秘密〉，《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62。

<sup>137</sup>郝譽翔，〈山與海的對話—序王文進教授《豐田筆記》〉，《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20。

在〈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sup>138</sup>一文裡，他寫下自己的淡江七〇年代史，其中有「哲學、文學修養要遠勝過醫術」，上山做社團演講，最成功的講題是「火焰的人生是怎樣開始的」；有「把頭髮剃光，帶著一頂斗笠，背著一付釣竿一夫當關地在校園中抖擻起來」，爲了喚醒學生「保釣」的英文系桂健；有歷史系的周家安「凜於民族大義」，勸阻學校讓學生舉辦聖誕舞會，「結果和一群急欲進場、體格魁梧的學生起衝突打了起來」，更產生了「使得淡江校園由黑白默片剎那之間進入彩色立體音響時期」的「李雙澤傳奇」，與沉著冷靜，在受苦時仍具備「應有風範與尊嚴」的化學系張柏年；再加上「任何題目到他手中，都會像魔術般變得懾人心魄」的中文系張爾廉；「單刀直入，毫不遮攔直呼『MY HEART ACHES』，一時四周花鳥俱寂，大家皆屏息以待，等他作出我心絞痛的動作」的吳潛誠；以及「淡江無法傾全力保護他」的王津平。這些在淡江的回憶已經轉化爲生命的能量，仔細想想王文進並非只是沉溺於過去，而是一種自身曾經存在的證明，讓他無法不愛上淡江：

大學一開始就讀淡江，我豈止看到「顏色」而已？我甚至還看到最絢爛的五光十色哩！那像火炬一般燒向淡水河口的晚霞，那被潔白的雲朵圍繞起來的蒼鬱的大屯山，還有那五月暖風中搖曳在宮燈教室草坪的粉紅色薔薇，當然還有那二十歲深藏著各種秘密的無以名之的顏色。這一切，統統在五虎崗上開始起跑。我常想：「如果我讀的大學不是淡江，我可能也會有一點小成就，但我不會那麼快樂，不會那麼充實，我也不會結識那麼多可愛的人。最起碼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現在的妻子一定不是現在的妻子。看吧！連妻子都是淡江培養出來，我怎麼能不迷戀淡水呢？」<sup>139</sup>

王文進離開淡水前往東部任教之前，在課堂上和學生這麼說著：

我開始告訴學生們：「每個人心中都要有一座山」。在人生奔蝕多變的旅程中，心中的那座山將沉甸甸地給你依靠著，在困頓消沉的逆境時，心中的那座山將高聳地孟立著給你鼓舞的指標。「不是嗎？」我時常指著教室窗外的大屯山說：「儘管這個小鎮正逐漸被無情的現代建築包圍，但是大屯山不是一如往昔，篤定地站在那裡，堅持地要成為淡水歷史的座標嗎？」是的，整個世界都在匆忙地趕路，惟更大屯山毅然挺身而出，不隨波逐流，不輕易

<sup>138</sup>王文進，〈淡水情懷—七〇年代淡江行〉，《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28-37。

<sup>139</sup>王文進，〈行過千山，淡水最甜〉，刊載於「瀛苑副刊」《淡江時報》第451期，2000年11月20日。

更改容顏。<sup>140</sup>

離開淡水的王文進，並沒有因為如此而卻忘懷淡水，即使是現在已漸漸被醜陋的都市建築包圍的淡水，仍無損大屯山在王文進心中的屹立而不搖。這些人、事、時、地、物成為王文進筆下的淡水回憶，大屯山之於淡水，就有如王文進的心靈燈塔：

這幾年不知道為什麼開始狂熱地迷戀起大屯山。每天由臺北開車到任教的淡江大學，車子停穩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習慣性地尋索一下背景般屹立在校園遠方的大屯山脈。<sup>141</sup>

淡水就像是一個家，提供了王文進在俗世間紛擾之餘，一個得以暫停休憩的地方，所以淡水在他的筆下不僅只有青春、浪漫，還有一份心靈寄託的穩重感，這些淡水的地方生命經驗，已經成為王文進孜孜不懈書寫的創作泉源。



---

<sup>140</sup>王文進，〈中央山脈的多重奏〉，《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122。

<sup>141</sup>王文進，〈心靈的座標〉，《豐田筆記》，臺北：九歌，2000年，頁52。

## 第四章 淡水河域—《在河左岸》、《母親的河》

### 第一節 淡水河之流域

#### 一、淡水河岸美景

淡水河源遠流長，是北臺灣的生命之河、母親之河，不分晝夜地奔流向大海，不論是坐在河岸邊或佇足在山崗上，面對觀音山、淡水河，山河之間一動一靜的型態，寧靜而悠遠。淡水夕照聞名遐邇，夕陽西下，淡水河口，水氣雲霧，彩霞萬千。不同於山河之景，落日是瞬間的美麗、稍縱即逝。最早將之列為景色應是出現在清乾隆二十九年陶紹景所著之《續修臺灣府志》中所提的淡水廳四景之一「戍台夕陽」<sup>142</sup>，之後同治九年陳培桂所修訂之《淡水廳志》亦列為淡北八景之一<sup>143</sup>。光復後因地方人士反應，需有更多反應地方現況之八景，於是由「砲台落日」<sup>144</sup>取而代之，看落日的地點變了，但不變的是夕陽。不論是誰只要來到了淡水河口畔，總不忘在日暮黃昏時，順著河面往落日方向看去。

淡水河自臺北盆地流向關渡平原，而出關渡河面愈寬，自西班牙佔領時期開始，淡水河在淡水的史料、文學文本、遊記、或是美術創作等地景或視覺景觀素材中是非常重要的象徵。面對淡水河面的寬闊，心境也開闊不少，這是淡水的獨有的心靈享受，離開喧囂的臺北城，看著淡水河的河面，心境也有所調整，如同朱天心在〈古都〉裡她說：

車速以時速一百公里衝越關渡宮隘口，大江就橫現眼前，每次你們都會非常感動或深深吸口河海空氣對初次來的遊伴說：「看像不像長江？」車過竹圍，若值黃昏，落日從觀音山那頭連著江平波光直射照眼，那長滿了黃槿和紅樹的沙洲，以及棲於其間的小白鷺牛背鷺夜鷺，親就讓人想起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sup>145</sup>

在朱天心的筆下，地景可以任意跨越時空，穿梭自如，面對寬廣的淡水河口，

<sup>142</sup>四景：盆嶺吐霧、戍台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蕭瓊瑞，《懷鄉與認同一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2006年，頁185。

<sup>143</sup>八景：盆嶺吐霧、戍臺夕陽、淡江吼濤、關渡分潮、屯山積雪、蘆洲泛月、劍潭夜光、峰峙灘音。

<sup>144</sup>新八景：觀音吐霧、大屯春色、鬢岡遠眺、烈祠松濤、砲台落日、鷺洲泛月、湮雨孤帆、漁港影堤。

<sup>145</sup>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2002年，頁162。

更將淡水河比做長江，叫人心生遠遊之意，航向遼闊的大海。「靜觀偉大所產生的情緒是極為複雜的情感網絡，更畏懼、更驚嘆、更渺小、更脆弱，又更自豪。同時其中又夾雜著矛盾、激盪和振奮，中間雖帶更某種痛感但卻又是歡愉快樂。」<sup>146</sup>當人們看到山河交會的美景，心境自然會起變化，通常會變得沉靜許多。淡水河自出關渡後的寬廣河面，可以引發人們心中一種對於實景和心境上的抒發和寫照，淡水河擁有能使人靜觀的喜悅和超脫俗世煩憂的能力。

朱天心〈古都〉的足跡穿越臺北城內外，包括西門町、迪化街，她還走過重慶南路、中山北路，而在淡水她是這麼寫的：

妳十七歲時的天空，與四千多年前沿著淡水河來此漁獵農耕的先民所看到的相去不大，與三百三十年前某暗夜溯河而上並首次發現凱達格蘭人的西班牙人所見無異。它和它新建好的捷運鐵路們破壞了所更可能的想像，原址那條世紀初建妥的鐵路，好一長段與紅磚人行道平行不遠，你做行人時，老忍著想揮手的衝動目送火車而去，羨慕其中的旅人好像他們正要遠行，沒車時，寂靜的鐵軌也好平易近人，隨時可跨越，隨時可臥軌，鐵道那一頭平疇四野，與一百二十年前郊拚落敗逃來的同路人所見差不多，雖然看不到河，但知道河就在那不遠處，隨時可以順流出海，叫人心生遠意。<sup>147</sup>

「淡水」在朱天心的筆下時空地景互相交融，她拉開一條時間的軸，從現在拉回到一百二十年前，再到三百三十年前，再追溯到四千年前；從漁獵農耕、凱達格蘭、西班牙，再到淡水河、鐵路、捷運、紅磚道，最後順著大河流向大海流向遠方。

車過竹圍，若值黃昏，落日從觀音山那頭連著江面波光直射照眼，那長滿了黃瑾和紅樹林的沙洲，以及棲於其間的小白鷺牛背鷺夜鷺，便就讓人想起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sup>148</sup>

她眼中的淡水暮色，是淡水河面上的一道金光，寬廣的氣勢讓好像就站在淡水河岸旁觀看。不論是淡水河海交界處，對岸的觀音山、雲霧繚繞，或是河面上凌空遨遊的水鳥、波光粼粼、漣漪不斷的水紋或是緩緩流動的河水，轟隆的渡輪引擎聲，揚帆而行的風帆船，潮間帶上的白鷺鷥、彈塗魚、螃蟹或是偶而躍出水

<sup>146</sup>楊恩寰，《審美心理學》，臺北：五南，1993年，頁157。

<sup>147</sup>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2002年，頁178-179。

<sup>148</sup>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2002年，頁162。

面的魚兒，如此多樣的景觀與生態系，加上河口的潮漲潮退，淡水其實是一個具有動態感的空間，也是淡水之所獨特迷人的元素之一。

## 二、淡水河的航運

十八世紀初漢人進入台北盆地開墾初期，台北周遭都還是原始林野。盆地裡由大漢溪在江子翠會合新店溪後，成為淡水河本流，本流至關渡和基隆河匯流，下流至淡水鎮油車口附近，注入臺灣海峽，平時水深流速緩慢。開拓初期，帆船可從淡水海口處上溯至大溪、板橋與新莊等地，淡水河不僅是台北的交通動脈，也是臺灣唯一有航行之利的河川。在清代沿著河岸發展的街道城鎮有淡水、關渡、大稻埕、新莊、錫口、南港、汐止、三峽。清初時淡水河畔已建有艋舺市街及基隆河畔之大龍峒部落，後因艋舺因河道淤積，河港功能日漸衰頹減弱，而由大稻埕取而代之，逐漸發展出市街的規模。關渡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的交接點，是轉乘及離開盆地的重要關卡，這極佳的地理位置，讓當地的經濟、商業隨著人潮逐日發展，漸漸繁榮起來。隨著人口的逐漸增加，開墾的範圍開始從平地往丘陵、山區拓展。十九世紀中葉，茶葉外銷成為熱門的行業。此外還有一些對於航運的不利因素，例如到中法戰爭期間，清軍為了阻擋法國軍艦進入，將二十多艘載滿巨石的船隻沉入淡水河口，這些都讓原已淤積的淡水港口雪上加霜。

日治時期對於淡水港不同於清朝對港口治理方式，總督府套入一個理想的港埠空間型態，建設自來水道，向南遷移整個港口空間建立運貨碼頭，但是港區僅能進出千噸級以下的船隻，主要輸入木材及運出石炭，利用淡水河轉往萬華及大稻埕，但考量經濟、軍事上的需要，日本不僅大規模的接續基隆港的築港工程，同時加強了鐵路、公路網的開闢，淡水商港的地位，漸漸被基隆港所取代，盆地內，陸地交通他逐漸取代水運。在清代時中國沿海的大型帆船還能從外海直接開至台北萬華，但到了日治初期就只能通行小蒸汽船及戎克船，大船已無法停靠淡水港，基隆在築港之後成為臺灣的新大門，淡水港則轉為漁港及避難港，使不同性質的船隻有不同的靠岸地點。

臺北盆地人口成長十分快速，以臺北市來說一九二〇年設市時，人口是十六萬四千多人，一九七〇年由於已經升格為院轄市，轄區擴大後，人口增加為二百二十二萬人，而淡水河流域流經全臺灣將近一半人口的大台北地區，這使得淡水河水中夾帶的污染相當可觀，城鎮都市化，山區、水源地陸續被開發成住宅區，隨之而來大量家庭污水，在污水處理以及衛生下水道的設施不完善的情況下，嚴

重污染河川水質。工業化後所帶來的工業廢水，更是讓河川一病不起，而這些污染物質最後都是從河口排出。臺北市的工業，從清代小規模的民生工業，日治時期的食品業、軍事工業，戰後的化學工業、輕工業一路發展下來，到了一九六六年，工廠數已經是全台各縣市之冠。大量工廠沿河興建，廢水直接就排放到河川裡，這些工廠廢水不僅惡臭、混濁、破壞自然景觀，其中包含有毒物、化學物質、漂浮物、高溫廢水，讓河川腐化，溶氧量降低，使得水中生物缺氧、中毒死亡。家庭廢水的有機物加上工業廢水的高毒害污染物，以及河邊棄置的垃圾污染，讓原本潔淨的河川接連宣告不治。

可說是臺北盆地的開發史的《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中提及：「林文義一家三代人，都在淡水河流域謀生討活、淡水河的波光粼影裡，有過他的追求、他的彷徨，也有過他的希望和夢魘。」<sup>149</sup>對林文義而言，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北人，淡水河有如母親一般的包容親切，他也在文中表達著對淡水河的真摯情感，當他面對現今淡水河的發展與變化，仍是充滿著無力感。而這樣的變化可以從林文義<sup>150</sup>的散文中窺知一二，林文義回想童年時期，淡水河還沒受到太多的污染，夕照下的河面有許多舢舨船，正在拋網魚、撈蛤蜊。河岸茂密的樹林旁還有一大片極為悠閒的茶座。回想二十五年前的自己，站在堤岸默默的望向河對岸，臺北橋即將改建，那是停留在他童年的眼裡，臺北橋的最後一瞥，鐵橋一個接著一個，從臺北市區到三重埔，那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林文義將過往的淡水河及其沿岸做了具體的紀錄，在許多散文篇章載記了景觀的變化，〈淡水河〉也寫出當時長輩們所說進行商業、漁業行爲，曾經生機盎然的淡水河：「從這兒的小巷弄走出去，就是碼頭了，好多的船呢……很多捉魚的，都在淡水河裡捕撈，網一拉上來，銀光爍爍，活跳跳的肥魚呢。」<sup>151</sup>〈雁鴨與獨木舟〉記錄著兒時記憶，在淡水河水門邊舉辦阿姑家的流水席時附近的風化區的景象：「近水門的巷弄……暈紅的燈火，半裸、兩眼無神，濃妝茫然的女人倚門招呼著路過的男子，幾近哀求或者拉扯……」<sup>152</sup>並以淡水河喻母親的愛，「以她溫暖卻衰弱，臂膀般的河流，緊緊擁抱著北臺灣的土地與子民。猶如母親，那麼地壯闊，那麼地無怨、無悔。」<sup>153</sup>木造黑瓦的大佳國小遷校成水泥建築、田野化爲雜亂的教練場，藉由

<sup>149</sup>宋田水，〈從相思河畔到淡水暮色--論《母親的河》兼談林文義的散文(上)〉，《幼獅文藝》第544期，1999年4月，頁97。

<sup>150</sup>林文義出生於一九五三年，臺北市人，幼時居於大龍峒。林文義，〈附錄—林文義創作年表〉，《迷走尋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2009年，頁321-326。

<sup>151</sup>林文義，〈淡水河〉，《大地之子》，臺北：號角出版社，1984年，頁203。

<sup>152</sup>林文義，〈雁鴨與獨木舟〉，《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119。

<sup>153</sup>林文義，〈最後的母河〉，《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152。

作者的自語「小水溝的三斑魚呢？」<sup>154</sup>與兒子訝異「這是你童年的秘密花園？」的回應，隱現作者幼時河岸秘密花園的消失的傷感，林文義描寫了對淡水河的眷戀，並藉此回顧自己的童年回憶。

## 第二節、淡水河之左岸

七〇年代的臺北吸引許多南部人離鄉打拼，當南部青年爲了生計北上移居時，自然是希望能在工作機會多的市中心落腳，然而城市的生活條件比較高，於是在臺北的外圍地區，像是三重、新莊……等衛星城鎮，離城市不遠，房價卻低廉許多，而且地理位置上只需經過臺北橋即可抵達，在交通方面相當便利，於是形成了淡水河左岸逐漸變成外出人打拼的小聚落。從文本中可以得知六〇年代末期，臺北橋已經串連兩岸的生活圈：

一九六六年當我們全家還在南方寂寥村落過著不文明的生活時，這座橋竟已基於交通壅塞和防洪的考量而拆除了原來的舊橋，在一九六九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新的臺北橋通車啟用，連接著三重埔和臺北民權東西路、重慶南北路兩端，從此臺北橋承載著衛星城人們的夢想，三重蘆洲新莊五股一帶的人們騎著他們的摩托車和開著轎車或是搭著公車進進出出城內城外，有時歡喜，有時悲愁；有時積進，由時喪志。<sup>155</sup>

在文本中多數的移居者，因爲低廉的房租以及與距離臺北城市中心不遠，所以選擇一河之隔的三重做爲居住的新空間。到了七〇年代臺北橋不只橫跨兩岸，讓左岸三重的居民能夠與臺北相互連接，對三重的移居者而言，橋樑也許更象徵著一種夢想實踐的康莊道路。三重相對於臺北而言是一個衛星城，大多數的移居者都是通勤至臺北市內工作，其實左岸就是臺北都市的邊緣地帶，城市內外雖然是一河之隔，景觀卻大不相同，河的左岸是移居者們所建構的異鄉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他們是無法體驗到臺北城市的光鮮亮麗的。

三重，一個有著橋樑橫跨對岸的衛星城。臺北的最初門戶，這門戶被南方移民落腳的人建構得凌亂無序，人們乍入此城，會吸到一股生命力，也會被驚嚇與迷了路。三重埔的長長堤岸沿河興起，矮房上頭是紅瓦和水泥頂，零落地散布在河的左岸。彼時河流的淺灘處還見得到灰鴨子、鷺鷥在覓食，家獸

<sup>154</sup>林文義，〈童年照相簿〉，《手記描寫一種情色》，臺北：聯合文學出版，2000年，頁155。

<sup>155</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44。

小孩和老人在散步……<sup>156</sup>

他們所在的左岸是零碎雜亂的，沒有現代大樓，也沒有家鄉的寬闊空間，只有低矮的樓房沿河岸隨性而建。詹宏志說明臺北都會的疆界，表現在空間感覺的差異：「當你走到房屋開始疏落、行人車輛開始減少的地方，你就「感覺到」，你離開城市了。」<sup>157</sup>臺北橋雖然連接三重與臺北的阻隔，但是更凸顯出兩地空間感的差距，臺北城的現代性空間感，表現在高樓、百貨公司等未來感的建築景觀，而一河之隔的三重空間感，則是凌亂、紛雜、矮小的房舍，因此，進入三重，等於離開城市範圍。

永真在國小時期與班上男同學曾一起去臺北城閒逛，當她從居住的三重前往臺北之際，她便能感受到對岸臺北由內而外散發的活力感：

而眼前通往臺北方向的公路卻有一股新興之氣，路上有許多豪華私家轎車、新型公車、流線型摩托車，連某些計程車的車身都有一種嶄亮。正午，時間似乎對這座城市還顯得早，空間還有一種秩序，而世界在我眼中看出去似乎都是巨大且無知的。<sup>158</sup>

對於年紀尚小的永真而言，臺北所有的一切都是龐大、豪氣的，即使她已經北上居住有幾年的經驗，但鮮少進臺北城內的她，內心對臺北依舊存有想像與自卑感，自卑感來自於她的原鄉並非是臺北，而是在南部鄉下，她並未居住在城市裡頭，而是居住在臺北城的另一端，淡水河彷彿是一條有形的界線，劃分了現代與落後的空間，所以對於並非居住在城內的永真，臺北仍然是個充滿魅力與無限想像的空間。

三重隔著淡水河與臺北城遙望，淡水河成爲一個中介，區隔兩岸各自不同的空間意象，城內的世界是夢幻華麗，城外的空間卻是最真實的生活面貌，然而又經由臺北橋串連著城內城外，看似相連一體，實際上是仍無法拉近左右兩岸的距離。移居者最初將三重當作城鄉空間的轉運站，並非是最後的棲身之地，對於暫時的生活環境自然無心建設，加上居民大多是外來人口，他們爲了生活而北上工作，經濟本來就相當拮据，平時多爲生活奔波忙碌，也沒有心力改善生活空間的品質，造成三重凌亂的景觀地貌。

<sup>156</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57。

<sup>157</sup>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臺北市：天下文化，1996年，頁8。

<sup>158</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84。

筆者認為文本中描寫在左岸窮困的生活經驗，相較臺北城的如夢似幻的繁華更顯得真實，左岸的居民通常圍繞著臺北城活動，像是永真的父親移居臺北之後的工作地點，就選擇以淡水河兩岸的臺北迪化街以及三重蘆洲一帶為主要範圍，母親亦常過橋至對岸的臺北城工作，每天一大清早她先去當養樂多媽媽，接著趕去環河市場賣早餐，中午回家修改衣服，如果衣服件數較少時，她還會去附近的內衣工廠，做論件計酬的車工。從中可以看出南部移居者生活的多數寫照，生活中的工作瑣碎繁雜，只要能多賺一點錢，他們便會把握打工的機會。對於這些南部的移居者來說，三重也是從寄託著他們賺錢養家實踐夢想的地方。

### 第三節 淡水河之意喻

《在河左岸》是以七〇年代臺灣南部移民遷徙的足跡為背景，發生在淡水河岸的故事，吸引多數南部人北上搬遷的原因，主要是經濟的因素與現代化的想像，不論是孩童的想法或是成人的現實考量，臺北代表著富裕、繁榮、希望的空間，南部社會則相對的傳統與生活窮困：

民國六十年後的臺北已經陸續多所建設且也漸具大城規模，對於鄉人還是個有點遙遠又帶點夢想和淘金的城市。<sup>159</sup>

當時都說臺北城是個好攢食的大都會。<sup>160</sup>

在七〇年代的文化想像中，臺北與南部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空間想像，當時南部仍屬於農業社會，而臺北已發展成頗具規模的大都市，就業工作機會多，自然吸引許多南部人北上打拼賺錢。《在河左岸》的永真描述童年第一次隔著淡水河，遠眺臺北城市時，整個城市空間所給予她的震撼是在南部家鄉所未曾體驗過的，臺北空間建築物林立，顯得高不可及：

對岸的城市在復甦狀態，建築有層次地雜亂著各種高度，在我幼時看來對岸的每個房子都像是從天而降的巨人。<sup>161</sup>

初抵臺北的永真，對於臺北的印象，原本是傳說中的夢幻想像，然而當她親

<sup>159</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8。

<sup>160</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8。

<sup>161</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76。

眼見到臺北時，臺北城果真極具強大的震撼力，新建的高樓、人聲鼎沸的城市氛圍，相隔著遼闊的河水也能傳遞至對岸。臺北正處於經濟蓬勃發展的年代，與家鄉面臨衰退的情形正好背道而馳，從七〇年代開始，城市與鄉村在發展上的對立越來越明顯，臺北成爲一個夢想實踐的空間，而原本土地豐饒的家鄉卻顯露出現實的艱困，因此在永真眼中臺北象徵現代，家鄉則是衰敗的傳統。

張琬貽在〈流動的家園，幽魅的城市——試析鍾文音《在河左岸》的家族史書寫及空間建構〉提及鍾文音的家族史書寫，是以女性視角觀看時空記憶，有別於一般的傳統敘事，女性對空間的感知，隨著個人的體驗與記憶的不同，呈現出時而細膩豐富，時而瑣碎殘缺的部分。淡水河的移動性與整個家族不斷遷移的歷程頗爲契合，文本中的死亡氛圍也預言了家族的崩潰，河流同時連結了死亡的意象，這條河水不僅僅是現實中的淡水河，也是鍾文音與文本中人物的家族記憶之河。<sup>162</sup>筆者認爲《在河左岸》中是透過串連各個人物的心理狀態，透過永真的觀點，將一家人的依傍著淡水河左岸的生活經驗，與淡水河融爲一體、緊緊相連，用細膩綿密的文字，把家族的興衰與地方的變化巧妙的結合在一起。本章所要關切的是鍾文音的作品中，淡水河的所代表的意象與自我的意識，說明淡水河不僅僅是分割了土地的左岸與右岸，還分別了貧賤與富貴，也區隔了職業的藍領與白領，這個沉重混濁的河面乘載著左岸女人們的生與死。

## 一、故鄉移情

淡水河不只是一條河，它是臺北城的生命之源，一個城市裡若沒有河流、水源，這個城市的發展必定會困難許多，相對地，有河流的城市在發展的過程裡，比較能夠聚集人潮，進而帶動社群與經濟，當外地移民選擇遷居地時，自然是會選擇靠近經濟發展活絡的地方，永真的父親黃碧川遷移北上時，初次見到淡水河感到無比的親切：

突然就在那時候沒有了鄉愁，喜歡上眼前這樣一座在生命裡突然騰空出來的人工造景繁榮之城，何況他一直喜歡有河水的城市，他喜歡橋，喜歡一種延伸，一種兩端懸接可抵大路盡頭之感。<sup>163</sup>

<sup>162</sup>張琬貽，〈流動的家園，幽魅的城市——試析鍾文音《在河左岸》的家族史書寫及空間建構〉，發表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疆界／將屆：第一屆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議」，2004年12月18日。

<sup>163</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28。

眺望著寬廣的河面、巨大的橋樑，世界似乎也變得開闊，不再只侷限家鄉的小世界裡，儘管碧川原先是個不愛移動的人，但擁有淡水河的臺北卻意外讓他喜歡上這樣的人生轉變，河水非但讓他感受到未來的寬闊生活之可能，還使他有身處家鄉之感，南部的家鄉一樣有條河，而淡水河讓初次離鄉北上的他，彷彿還置身在家鄉的熟悉環境之中：

有月光的夜晚，河水水聲呼呼前後蕩漾，一波波的洶湧著神秘。河就在前方，這麼近的在他踏入異鄉的夜晚呈現一股巨大的能量，他沒想到在城市也有這樣的河流，在城市的夜晚看河宛如會見母親和鍾愛的情人，深切的撫慰如痛哭一場的淚水洗滌所有的黑暗與傷口。河水流音宛如大地哀歌，泣泣訴訴的如此任性，任性之後又進入那般的韌性，從激動噪響到悠遠綿長，父親的臺北淡水河初夜，感到孤寂中有一種隱藏悄現的幸福，可言喻與不可言喻。<sup>164</sup>

眼前的河水讓他有母親之感，安心且溫暖，淡水河好像是以母親的姿態，撫慰異鄉人的鄉愁，故鄉的濁水溪與這裡的淡水河有重疊的感覺，例如碧川抵達臺北的第一個夜晚，因為有河水在旁的緣故，才能擁有一些些安全感，讓他以為仍置身在家鄉。淡水河除了在臺北的發展史上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外，對首次離家的遊子們而言，淡水河在此容納著異鄉人們的鄉愁情感。淡水河就像是母親的子宮裡的羊水，父親望著淡水河，有如回到母親子宮中的安全感，讓他找到一股足以安定與支撐內心的力量，透過淡水河產生了對家鄉的移情作用，心中鄉愁得以釋放。淡水河又使父親如擁有人一樣，成為一個自由的想像空間，逃離過去在家鄉的束縛，在淡水河找尋到新生與自由的可能與力量，過去在家鄉所有的苦痛，透過淡水河緩緩沖刷淡忘，淡水河一面撫慰父親的鄉愁，另一面也暗示著父親將脫離故鄉的限制與傳統的婚姻束縛，重新洗滌並展開新的光明人生展望。

沉默是父親的形象，而女兒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永真與父親間的情感，可以說是相當深厚的，但在兩人卻極少用言語表達出來，除了父親的沉默個性使然之外，當然還有父親情感上的背叛。父親的上臺北後的外遇，造成母親的極大的傷痛，但對於父親她沒有怨忿，或許是她早已了解母親的難以相處，她也明白他的父親有他的追求，他追求愛情，追求浪漫的生活，對於缺席的父親她抱持著體諒的心情：「我爸所渴切的移動也許不是朝陸地而是朝海洋，他不渴望移動到城市，他渴望移身到愛情海。」<sup>165</sup>雖然在文本中「父親」的形象相較於鮮明的母親

<sup>164</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41。

<sup>165</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23。

是比較單薄的，但父親對女兒的情感，雖然陰柔、沉默，但仍有深情關注，而女兒對父親的離去則是寬容體諒的，好像是女兒與父親的心中共同有著一條河流，一條匯聚著城裡城外、等待與失落，這條河流是他們對於家的追尋。

## 二、希望之河

永真的父親對於必須轉換空間到臺北工作感到十分茫然，然而故鄉空間的窮困卻又不容許他繼續留在家鄉，身為一個父親有必要擔負養家育兒的責任，他只能隨著大家北上打拼，他被迫來到陌生的臺北城市生活。當他隔日一早走在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的空間氛圍，使他對人生充滿希望的想像：「步上了堤岸，在堤岸的混凝土水泥地間散地走著，並不時望眼前於他深具魅惑氣息的河流，感到一股活下去的真誠勇氣在體內隨著河水湍流激增。」<sup>166</sup>本來對人生的失落，透過淡水河的遼闊與寧靜，重新注入一股希望的能量，頹喪與失志在淡水河面上逝去，轉而產生出對往後人生的勇氣與希望。在永真的心中，臺北空間想像是一個嶄新未來的希望之地，城市淡水河也展現新興活力氣象的姿態，似乎預告往後的人生將脫離家鄉空間的無力感，充滿生活的希望與理想，都會在這座依傍河流的而生的城市裡得以實現，淡水河彷彿是前往夢想臺北的起點站。而永真北上與家人團聚之後，才親眼見到父親在家書中，所描述的淡水河，永真一直以來所聽說的臺北想像，終於得以驗證：

橋樑在兩岸銜接吞吐人潮，我第一次看到一座城市傍著一方河水，如此有人氣，如此氣味鮮明，如野篝火燃成一個夢幻城堡。不若家鄉的河水總是傍著荒荒枯木與芒草石頭……過於荒涼荒廢荒索荒圯荒蠻的空間，使我在那南方的河海處有一種天地遼闊至恐怖的蕭索。而這裡，河水的兩岸，人氣滿滿，對活充滿熱情。<sup>167</sup>

永真第一次見到白天的淡水河時，感受到生活的熱情與希望，不像家鄉空間裡的一切荒蕪。童年的永真認為淡水河像是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一方面因為是離鄉北上後的第一天，眼前的世界她已經嚮往許久，而另一方面，正因為故鄉的窮困才驅使她們一家人先後北上打拼，臺北的想像是寄託在無限的希望裡所存在的。永真還記得當她發現三重和台北城內僅僅一河之隔，可是卻過著次等國民的擁擠破落生活，河的兩岸有著物質上的天壤之別：

<sup>166</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43。

<sup>167</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76。

我是我們家最後一個到來的小孩，我像貨物般地從南方一路顛顛簸簸地被運到這裡。三重，一個有著橋樑橫跨對岸的台北的衛星城。台北的最初門戶，這門戶被南方移民落腳的人建構得凌亂無序，人們乍入此城，會吸到一股生命力，也會被驚嚇與迷了路。三重埔的長長堤岸沿河興起，矮房上頭是紅瓦與水泥頂，零落地散佈在河的左岸。彼時河流的淺灘處還見得到灰鴨子、鷺鷥在覓食，家獸小孩和老人在散步……<sup>168</sup>

童年從三重遙望對岸的繁華的心情是難忘的渴切，而隨著成長、求學，右岸都市中心的熱鬧繁華不再遙不可及，但現實的情況與心靈的疏離，時常折磨著永真，當她成年後的再次搬遷入住左岸八里，生活居處依然離不開台北，離不開淡水河，她牽動著往事的翻動與記憶的移位，隨著河水悠悠，歲月漫漫，全都呈現在她的文字裡。

### 三、絕望之河

另一方面，淡水河也包含著死亡和絕望的意象<sup>169</sup>。這條河對於左岸的居民而言，隱含著太多的人事無常，許多人經歷了追夢與幻滅的過程，最後則以死亡和絕望作為連結。永真一家在七〇年代搬遷到三重時，淡水河帶給她們理想實踐的美好想像，但是當父親展開為愛自由的人生，化為一個背離家的身影後，河流開始轉變為夢想與希望的失落。當母親面對丈夫無預警的感情背叛說出：「我媽揚言說她要在月圓的那一天往河水深處跳，像過去鄉下將狗屍體放水流般地走了。」<sup>170</sup>雖然只是威脅的話語，但是河流亦成了母親埋葬情感之所，從此對丈夫死心，決定讓這段夫妻感情就如流水般流走，母親的死心也等同於某種死亡，對感情信念的死亡。

文本中描述永真得知父親突然過世的消息後，只能望著河水洗滌心理的傷口和疼痛<sup>171</sup>，河水替她撫平對父親死亡的悲傷；母親的人生在丈夫離去後，必須獨自面對失去感情的傷痛，還有孩子們的生活照顧，母親站在命運和愛情的河水面前，卻只能淤積，擱淺。母女二人面對人生的生離死別，只能憑藉河水，讓所有

<sup>168</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56-57。

<sup>169</sup>張琬貽，〈流動的家園，幽魅的城市——誦析鍾文音《在河左岸》的家族史書寫及空間架構〉，發表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疆界／將屆：第一屆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議」，2004年12月18日。

<sup>170</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59。

<sup>171</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11。

的傷心苦痛透過流水一併沖刷淡忘。從南部搬遷至淡水河岸，原以為生活自此會是充滿無限希望與光明未來，但父親的選擇離去，讓一個家庭頓時間毀滅，瀕臨在破碎的邊緣，隨著時間如河水逝去，生活在左岸的寂寞女人，心境與河水互為映照：「我和女人的堤岸。我們一起邁向老化和死亡，就像眼前的河，也在腐朽和死亡。」<sup>172</sup>隨著時間與人事經歷，淡水河與她們一起見證生命的無常與人生的起伏，所有悲傷的記憶都與淡水河合而為一了，對河的想像不再是未經世事時的希望之河，而是明白河水就如同人生的悲歡離合一樣難以預料。淡水河不只是蘊含著對人生的失意，也是肉身死亡的葬身之處。

左岸的妓女菊菊，在無意中與四歲時的永真結下不解之緣，兩人像是忘年之交，無須言語，就能靜靜相伴一段時光，菊菊將幼小的永真當成朋友，那種全然的信任，好像是明白永真身體裡有一個早熟的靈魂：

我和她拐進一個小巷停在某個攤子，買好煎包和米漿，銅板卻不夠。女人早已付了錢，她一手叨著菸，一手牽著我，問我要不要走上堤岸看河水，她竟把我這個小小孩當大人看，我在她眼中是個完整的人，光這一點我就覺得她是我的朋友。「妳的眼睛真好看，好像把人看到透明的晶亮。」她說話腔調低低，眉目低低，眼勾勾。我想起昨夜的她，那個夜晚的狐媚氣味有點和白日迷離連結不在一塊。我多了一個朋友，一起沉默看河水的朋友。<sup>173</sup>

永真看著菊菊在她清徹的眼神中，有種被理解的感覺，早熟的她，彷彿讀懂了菊菊的悲哀，因而感覺菊菊待她像一個朋友，而非對一個小孩，往後菊菊悲慘的命運，也成為永真內心難以抹滅的陰影。文本中所表現的女性情誼，像是一條蜿蜒的河，流經女主角那過於早熟的曲折心裡，給予她極大的撫慰。然而河流難逃被堵塞的下場，不斷的淤積造成河流死亡，時間飛逝，殘酷的現實造成生命過早的逝去，那些後來與她告別的女朋友們，讓文本中充滿無法忽視的無力感。

菊菊曾經活在「河水的兩岸，人氣滿滿，對活充滿著熱情」的氛圍裡，自身卻帶著死亡的氣味。三重已經是臺北的邊緣空間，豆腐厝在三重又是一個邊緣中的邊緣，煙花女子則處於這一切的最底層，文中描述委身其中的賣身女子的悲涼命運：

---

<sup>172</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28。

<sup>173</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76。

住在堤岸窄巷的女人命運都不好。命不好導致她們在那個時代沒有改變自己之運的可能。那樣的陰暗潮濕之地，即已預告她們沒有移動改變的能力。<sup>174</sup>

在社會上被歧視的特種行業女子，工作的範圍空間被貼上標籤，時間就好像永遠停留在幽暗的豆腐厝裡，終日循環無法改變，而菊菊得以承受自己的悲苦，卻不能容忍女兒的生命也被此吞噬，在弱智女兒被人污辱後，選擇帶著女兒一起投河自盡，結束自己與女兒的悲情人生，「淡水河上，時有女人跳河，因為愛情的殘破無望與背叛。一具具浮屍。浮屍上方的靈飄著仇恨，在河面久久不散。」<sup>175</sup>淡水河上多的是跳河自殺或是溺水死亡的事件。

淡水河成爲失意人結束荒謬人生的最後地點，而永真親友的職業與死亡有直接的關係，永真的堂叔在河邊橋下開奠儀業，客戶多屬自殺跳水者多，三叔公的大兒子開橋下第一家糊紙店<sup>176</sup>，這條充斥死亡的河流，弔詭地爲活人帶來許多的商機。小說中亦描述，生意好時，代表那陣子死掉的人特別多，永真一家還能額外做些花圈生意，或是母親充當葬禮中的「孝女」貼補家用。張琬貽指出《在河左岸》中，淡水河聚焦在「死亡」的書寫：

河水連結生者與死者，死亡的幽魅意象在在鬆動了所謂的家庭的意涵—權充葬禮「孝女」成爲黃家某時期的經濟來源，他人的死亡反而成就了一些歡樂。<sup>177</sup>

因爲淡水河所帶來的死亡商機，反倒成爲淡水河沿岸居民的收入，充滿死亡味的淡水河，卻爲永真一家帶來活路。河水的死亡意象，不只是情感的映照或是死亡的地點，淡水河也承載了親人的死亡肉身，永真的父親死後，他的骨灰也灑落於河面，「這條河流曾經給他夢想，如今也安其魂。」<sup>178</sup>此時，淡水河與父親合爲一體，淡水河不僅是人生末路、走到盡頭的選擇，也能轉化爲對父親的永遠想念，永真的二舅舅負債後，也選擇跳淡水河結束生命。淡水河代表了時代變遷下，理想逐漸被在生活中沉沒溺斃，從父親以及親人的背離與死亡，淡水河遂成爲一條死亡之河，埋葬著許多夢想與肉身，繼續隨著時間平緩往前進。

<sup>174</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01。

<sup>175</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55。

<sup>176</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156。

<sup>177</sup>張琬貽，〈流動的家園，幽魅的城市——詠析鍾文音《在河左岸》的家族史書寫及空間架構〉，發表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舉辦的「疆界／將屆：第一屆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議」，2004年12月18日。

<sup>178</sup>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初版，頁221。

淡水河左岸除了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未來的想像空間，也是臺北的邊緣地帶，淡水河不僅在現實中隔出了兩岸的距離，也造成了心理的隔閡，從《在河左岸》中可知，淡水河左岸的發展過程，幾乎就是一部南部移民的流浪史，住在淡水左岸生活的黃家，在這悠悠淡水河旁歷經了生命的變化，透過解讀文本中淡水河所象徵的多重意象，也可以瞭解土地空間與人事命運的相互應證。

#### 第四節 《母親的河》中的淡水河域

##### 一、林文義的文學歷程

林文義生於一九五三年，臺北市人，童年時期居於大龍峒。一九七〇年林文義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墓地〉發表於《民族晚報》，作品上報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他後來自評這篇散文「受到王尚義那種灰色、悲鬱，思想的影響，無病呻吟的感歎人生之無常，非常幼稚。」<sup>179</sup>後來也曾投稿平鑫濤主編之《聯合副刊》，等到大學時居住陽明山上的山居經驗寫成了〈大屯山脈記事〉，受到主編《新生副刊》的劉靜娟欣賞，至此正式在文壇出道。早期創作過程中，林文義受到出版界及作家前輩的鼓勵，一九七四年九月與十一月分別出版《諦聽，那潮聲》（水芙蓉出版社）及《歌是仲夏的翅膀》（光啓出版社）。書中多有對唯美的想像，林文義寫道：「我一向是很崇尚唯美，不論是插畫或是散文，我總是希望能夠以詩美的姿態去表現它們。」<sup>180</sup>不僅是創作，人生理想也是這樣的：

在我年輕的生命裏，往往幻想地去編織幼稚的夢幻，我期盼尋求一件完美無比的事物，一個大而圓的理想。可是我的幻想只是那一顆又一顆的午夜流星，虛無而狂妄。<sup>181</sup>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給當時的作家產生相當大的震撼，他開始關心黨外事務，作品風格也隨之轉變，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六年，他行走臺灣各地，著重對人文鄉土的具體描繪，一九八〇年林文義以〈千手觀音〉一文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選，這篇散文也獲得第二屆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優選獎和文學評論者的肯定，一九八二年時發表《多雨的海岸》一書，此書是林文義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七年的自選散文，透過李瑞騰與陳信元所創立蓬萊出版社所出版，對林文義

<sup>179</sup>林文義，〈從海岸到汪洋〉，《文訊》第209期，2003年3月，頁58。

<sup>180</sup>林文義，〈前記〉，《歌是眾夏的翅膀》，臺中：光啓出版社，1974年，頁3。

<sup>181</sup>林文義，〈岩岬的故事〉，《歌是眾夏的翅膀》，臺中：光啓出版社，1974年，頁69-70。

而言，這本書的出版「除了真摯的友情，更是巨大的、無私的期許。」<sup>182</sup>這本散文選集多收錄他早期的風花雪月，讚頌情愛的作品。一九八四年出版《大地之子》、重新修訂《千手觀音》，再修訂《多雨的海岸》重排印行；一九八五年散文《寂靜的航道》、旅行散文集《塵緣》出版，此時林文義開始嘗試國外的旅行，並自覺作品開始有所轉變，是因為視野拓展、年歲、生活現實和社會多元的緣故：

年歲的增長，社會的閱歷。及婚後面對生活的負荷，使我不得不面對許多的現實；又加上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另一方面也由於一九七七年後，常外出旅行。<sup>183</sup>

一九八八年李筱峰引薦他進入自立報系工作，因此在「自立報系政經研究室，任研究員、資深記者，一擲就是七年的青春。」<sup>184</sup>他擔任政治記者的工作，自覺和文學作家的身分產生矛盾「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在生活裡面有很多的變化，那時候臺灣的反對黨剛成立不久。我那時的工作是報紙的政治記者。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又很矛盾覺得自己是一個文學作家。」<sup>185</sup>當時因為婚變，「情緒的壓力導致胃出血；暫時獨居在租賃的小套房裡，《無言歌》裡的系列作品，就是在那段最灰暗的病中歲月一一完成的。」<sup>186</sup>一九八八年七月春暉出版社重排《大地之子》更名《從淡水河出發》印行，這本臺灣旅行散文收回版權重新更名出版，是爲了「讓它更符合此時我的思考與理念。」<sup>187</sup>一九八四年《大地之子》與一九八八年《從淡水河出發》版本差異有目錄重新編排，《大地之子》上卷爲大地之子，共十二篇散文，下卷爲臺灣記載總共有二十三篇散文；《從淡水河出發》將前書上篇細分爲三卷：〈城市之犢〉、〈島鄉之子〉和〈流離人間〉；而將前書下卷，臺灣記載之文章重新編排次序，分爲四卷：〈盆地印象〉、〈島嶼東北〉、〈濁水兩岸〉和〈南部夜曲〉，並刪除有關個人情感的兩篇散文：〈彰化記載〉與〈臺中記載〉。

---

<sup>182</sup>林文義，〈從海岸到汪洋〉，《文訊》第 209 期，2003 年 3 月，頁 58。

<sup>183</sup>林雙不，〈坦誠的告白—和林文義筆談散文〉，《寂靜的航道》，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頁 6。

<sup>184</sup>林文義，〈告別的年代—後記〉，《港，是情人的追憶》，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年，頁 216。

<sup>185</sup>林育卉、陳淑惠，〈當代成名作家訪談錄——訪林文義〉，《臺灣新文學》第 11 期，1998 年 12 月，頁 33。

<sup>186</sup>林文義，〈當我真摯面對〉，《無言歌》，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年，頁 232。

<sup>187</sup>林文義，〈臺灣之心，土地之愛—「從淡水河出發」新版後記〉，《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光復書局，1988 年，頁 212。

林文義曾自言：「抒情，是我文學一生的書寫定位。」<sup>188</sup>作者在作品裡的其一特點，就是不斷尋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他也一再表達這份熱情：「有一件事我真的很努力，就是寫散文。我將文學創作當作信仰。當我回到家裡，不是寫作，就是閱讀。」<sup>189</sup>他藉由文字來安慰需要被安慰之人，透過不斷的嘗試和努力，將創作視為一生的理想與信仰，讓他建構出屬於自己的生命史。

## 二、母親的河—淡水河

林文義是一位多產作家，在他的數十本散文集中「淡水河」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點，淡水河在林文義筆下蘊涵著特殊的情感意義。他以淡水河為主題的書有兩本，一本是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大地之子》，一九八八年春暉改版為《從淡水河出發》，二〇〇一年又由華文網改版，加入了阮義忠先生的攝影，書名仍為《從淡水河出發》；另一本是一九九四年臺原出版的《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散文集名稱特別以淡水河為題，可見出林文義對淡水河的情感相當深厚。《大地之子》分上、下兩卷，上卷標題為〈大地之子〉，描寫社會各階層的孩子或臺灣的子民，下卷標題為〈臺灣記載〉，由淡水河出發，追溯生命的起點，如果說《大地之子》特別關注淡水河岸的子民，那麼《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則將視野拓展，在關懷的點上不僅談人，也談事、談物。在時間的推進上是由歷史到現在到未來，在空間的面上，山巒、河面、兩岸到窄巷，不論淡水河的主流或支流，無論淡水河流到哪裡，林文義的眼光就追溯到哪裡，《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全書共分為八章，從「歷史在河口洶湧」為始，通篇都圍繞著淡水河戀戀不捨，對從小生長的环境充滿眷戀之情。

《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由河海交會處的淡水開始追溯，〈三彩船之夢〉以畫家郭雪湖的膠彩畫〈淡水泊舟〉中的三彩船，「來引發我們對淡水河黃金時代的聯想」<sup>190</sup>，藉此帶出滬尾地名的由來，從百年前的古名，從觀音山仰臥淡水河口的姿態，懷古惜今。在〈三彩船之夢〉的最後：

郭雪湖在離台前日，題贈給我的畫冊，封面即是美麗、寧靜的「三彩船」圖繪。魚形的木質船舷，燕尾的高翹舵欄，捲起的巨帆，彷彿古老廟宇

<sup>188</sup>林文義，〈情詩的可能〉，《迷走尋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49。

<sup>189</sup>林文義口述、陳錦穗筆錄，〈以生命尋找文學版圖—林文義談閱讀〉，《幼獅文藝》，第547期，1999年4月，頁11。

<sup>190</sup>宋田水，〈從相思河畔到淡水暮色—「論母親的河」兼談林文義的散文發展〉，《臺灣文藝》，1995年10月20日，頁80。

的顏色，這些船帆從海峽的對岸，凌浪而來，潮水成為航行的歌吧？<sup>191</sup>

如今的淡水是一個觀光景點，但是透過林文義的文字—魚形的木質船舷、燕尾的高翹舵欄、古老廟宇的顏色，好像又依稀可見當年老淡水的繁華榮景。

林文義的《大地之子》與《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兩書相比之下，從《大地之子》下卷標題為〈臺灣記載〉可推知，林文義的足跡遍及臺灣各地，停留下來談論歷史的情況不多，大多著墨在當時的社會情景，小人物的生活；而《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談論歷史的比重增加了，書中幾乎通篇皆與歷史事件同悲共歡。如書中第一章〈歷史在河口洶湧〉，題目即以歷史破題，往後各篇不管見到什麼人，不管看到什麼事物，總會借景抒懷，提起過往歷史事件。《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以淡水為中心，在在的引發林文義對古蹟與兒時記憶的緬懷，就像林文義在〈臺北盆地〉寫的，望著淡水，就想緊緊地擁抱歷史：

我要隔著一片廣漫的河水，靜靜地遙望著對岸的淡水鎮……那一盞盞的燈，令我深感到溫慰，仿如令人想去緊緊地擁抱。緊緊地擁抱些什麼？擁抱我們先民那些血淚交織的歷史？擁抱我們的島？<sup>192</sup>

在《大地之子》中每位臺灣的人民都是林文義關懷的對象，林芝認為他「善用社會觀點，文字間充滿了批判」<sup>193</sup>。就像《大地之子》後來改版的書名《從淡水河出發》一樣，林文義確實以淡水河為起點，從關渡、竹圍出發，沿岸向各地行走，逐一記下所見所聞。而林文義的《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中，對眼前人物的關懷依舊，只是描寫人物的篇幅變得更為精簡。從一九八四年《大地之子》到一九九四年《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兩書出版時間約相隔十年。十年來這片土地上的人更富裕了，但是社會亂象也更多了，所以《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裡，不再用細膩的筆法單寫一位人物，轉而關注事件的發展，如《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三腳渡」故事〉中，當林文義行經三腳渡時，尋找落難神廟時，說明這些神像都是因為「大家樂」的熱潮而落難，如果祈願未成便將神像破壞，丟入河中，即使被善心的老漁人打撈上岸供奉，仍無法抹去沾染上人們慾望的塵泥，林文義深深感嘆著何以往昔都是較為美好、令人懷念的歲月，這一切盡付與死滅、憂傷的河流。

<sup>191</sup> 林文義，《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31。

<sup>192</sup> 林文義，〈臺北盆地〉，《颱風眼》，臺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5-26。

<sup>193</sup> 林芝，〈日新又新的林文義〉，《漫卷詩書—伴你我成長的現代作家》，臺北：正中出版社，2005年2月，頁133。

淡水河對林文義來說，有如母親一般的親切，《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第一章的〈三彩船之夢〉便以煙雲繚繞的峰巒開門見山，讓我們跟隨著第一代移民者的腳步，一同走到河口渡輪，遠望著觀音山仰臥之姿，憶起這塊島嶼的開墾史，如〈八里坌〉中提及：

台灣開拓史上，我們的祖先是**有罪的**。

一九九一年八里坌十三行遺址的爭執，緣由於汙水處理場的建構。當巨大的怪手猛烈刮過凱達格蘭族的祖墳之時，對於已然被物化久矣的我們，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哀傷或歉疚。<sup>194</sup>

或是講起百年前劉銘傳爲了阻止法國艦隊入侵臺北盆地，故以百艘鐵殼船沉於淡水河口的故事，踩在八里的土地上，就像是踏在歷史的軌跡裡，無論「滬尾的戰火」<sup>195</sup>是多麼壯烈，日本軍艦橫濱丸是如何長驅直入淡水河口，再慘痛的歷史事件，就像是淡水河口起落的波濤，綿延不絕的拍擊著多感的心，也像是歌謠「淡水暮色」<sup>196</sup>中的河流水影色變換，海風陣陣，一切都會流向遠方逐漸消失。第二章「媽祖看顧的土地」，從竹圍遠眺，到媽祖在關渡，「遠處的微光點點，就不知是天上的星辰抑或臺灣海峽上的漁火」<sup>197</sup>，說明無論星光或漁火，悠長的光線，彷彿媽祖慈愛的眼，看著這一片幾度被遺忘的土地，而兩河流域之間消失的洲後村，原是瓜果豐沛的沖積扇土地，爲了工商業的發展而犧牲，直指台灣島嶼的人民，冷漠且自私，就算是神明也敵不過人類貪婪的慾望，只能望著疏洪道上的河堤無語問蒼天。第三章「惡水岸邊槭樹路」中描述了被遺忘的抗日英雄簡大獅的故事，他爲了家人起身抗日失敗逃往中國，居然被中國無情的送回日本政府的手中，中國政府居然認定簡大獅是日本人，使林文義不禁悲鬱的遙想當年，臺灣如同「亞細亞孤兒」的命運。而在〈秋晚城樹路〉再度感嘆現在又有誰知道這塊土地上的往昔呢。第四章「無言的水歌」清楚的看見靜謐的基隆河，一路由上塔悠、松山、汐止到暖暖，歷經社會變遷，農舍、田野消失以後，取而代之的是一具金屬箱子，讓巨大的貨櫃輪帶到基隆港，從五堵到八堵，箱子無聲，基隆河更是無語，彷彿一種沉默的控訴，他追溯著黃金與煤的源頭直到九份，採礦的先人付出

<sup>194</sup>林文義，〈八里坌〉，《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37。

<sup>195</sup>林文義，〈滬尾的戰火〉，《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39。

<sup>196</sup>〈淡水暮色〉，作詞：葉俊麟 作曲：洪一峰 編曲：余大豪歌詞：「日頭將欲沉落西，水面染五彩，男女老幼在等待，漁船倒返來，桃色樓窗門半開，琴聲訴悲哀，啊—幽怨的心情無人知。朦朧月色白光線，浮出紗帽山，河流水影色變換，海風陣陣寒，一隻小鳥找無伴，歇在船頭岸，啊—美妙的啼叫動心肝。淡水黃昏帶詩意，夜霧罩四邊，教堂鐘聲心空虛，響對海面去，埔頂燈光真稀微，閃閃像天星，啊—難忘的情景引心悲。」

<sup>197</sup>林文義，〈竹圍遠眺〉，《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47。

自己的生命：

七歲時，我失去了祖父。矽肺所導致的哮喘，似乎是很多採礦人的末路……祖母……一句話也沒留下，淒然的離世……竟彷彿憶及祖母牽著我去暖暖的童年……基隆河水幽幽的反照晚霞，好像不確定的人生，他回首微笑，說少女洗煤營生的往昔。<sup>198</sup>

第五章「大稻埕流過」以〈鐵道彷彿依稀〉為始，走在夾雜著河水的腥臭中，隨著鐵道沿途各站瀏覽著歷史的進程，時間就像是不停奔馳的火車，無法回頭，過去河岸因茶葉貿易繁盛的榮景也已經不再，茶行貴德街已告別了臺灣島嶼，再也聽不見唐山商人與茶行夥計的吆喝聲，茶葉和淡水河的關係已經無人記得。林文義也感嘆著二二八全島行軍，呼喚著被白色恐怖驚嚇的人們勇敢走出禁忌與陰影，這段傷痛的往事，卻逐漸被大家遺忘，直指「這是一個善於遺忘的年代」<sup>199</sup>，淡水河在夜裡的無語嗚咽，這一條母親的河不知漂流著多少的亡魂，而我們卻視若無睹。第六章「在護城河右岸」從破落的北門城樓被迂迴的高架橋戴上枷鎖，他看見羞辱的城牆在歷史的流域中佇立，不知記載著多少血淚斑斑的過去，再回首亦已不見當年西門紅樓榮景，只剩下破落滄桑的建築如同傾圮的廢墟。他沿著淡水河一路走到漳泉械鬥之處，林文義開始思考龍山寺的信仰與政治：

九十年代，公義蕩然，是非迷亂的臺灣，宗教信仰，參佛習禪成為時尚，說來無非是微渺的人們缺乏對自我生命的信心以及遁避。……  
淡水河，就在堤防後頭，母親般的低泣。<sup>200</sup>

第七章「香魚失落的版圖」林文義沿著野薑花溪畔，隨景美溪而下，遙想當年香魚優游的情景，腦中的歷史記憶不斷的浮現，瑠公圳往日的流血衝突，深坑、木柵大興土木，垃圾場、焚化爐的糾紛，河流不管這些，靜靜的流向淡水河主流。林文義心有所感：「依傍淡水河生活的我們，本來就是臺灣島嶼的子民，應該相互接納、疼惜，一如同胞、兄弟。」<sup>201</sup>倒映的河影、向晚的落霞，豐沛的新店溪水泊泊的流入淡水河，如此鮮活的生命力，使得林文義有種突如其來的感動。第

<sup>198</sup>林文義，〈黃金與煤的源頭〉，《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1月，頁88-89。

<sup>199</sup>林文義，〈二二八的燃點〉，《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1月，頁103。

<sup>200</sup>林文義，〈雁鴨與獨木舟〉，《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1月，頁122。

<sup>201</sup>林文義，〈沿著景美溪而下〉，《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1月，頁136。

八章「記得大料崁」，從泰雅家園出發，說明水庫建立後，那靜謐、碧綠的集水區把一切都阻隔了，昔日的家園不復存在。再一路到大姑陷、大溪，還有和李梅樹歐桑在向晚的三峽溪畔散步的記憶中可知，循著大溪狹窄卻筆直的老街企圖走向河岸，驚覺百年歲月已全然沒落，稻米的化工重污染、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林家花園的今與昔，歷史永不回首。但是林文義仍然相信淡水河就如同母親一般，無怨無悔地包容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只有瀕臨惡死的淡水河，還是無求的，寬宏的以她溫暖卻衰弱，臂膀般的河流，緊緊擁抱著這臺灣的土地與子民。猶如母親，那麼地壯闊，那麼地無怨、無悔。<sup>202</sup>

《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的意象從大屯山、觀音山、淡水河兩岸到老街小鎮都有，他對於淡水河以及生根在這裡的人們，有著非常濃烈的情感，關懷地方的興衰，時而為一些先民哀悼，時而感嘆今非昔比，評論家宋澤萊即曾指出「《母親的河》在風格上像報導文學」，大部分是「各種筆法的綜合，有的起於敘述，終於抒情；或始於歷史典故，終於現狀報導」<sup>203</sup>。林文義站在時間的軌跡上，記錄著空間的存在，用文字記錄歷史與近代社會事件的交融，至於那些人為的破壞，他總是感到無限的哀傷，例如寫十三行遺址的這一段：

污水處理廠的工程緊密進行，十三行遺址靜默無言的躺在那裡，凱達格蘭族的後裔想必早被同化，嘉慶元年的洪水把移民趕到滬尾……走在寂靜、荒蕪的八里坌，毋寧是踩在歷史的滄桑裡，一切都像那海岸不歇、更序的潮水，一波一波的襲捲，都會消失以及湮滅。<sup>204</sup>

像這樣藉著對污水處理廠的控訴，表達心中對腳下土地的關懷，交融了社會事件、歷史背景與淡水河水域今昔的面貌，如〈黑濁之河〉：

那是一條黑濁、惡臭的河流。

淡水河，只能在黑暗的夜裏。用我們的想像來揣測它昔日的潔淨與魚族豐沛的遙遠歲月，當然，那已是歷史。<sup>205</sup>

<sup>202</sup>林文義，〈最後的母河〉，《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152。

<sup>203</sup>宋田水，〈從相思河畔到淡水暮色—「論母親的河」兼談林文義的散文發展〉，《臺灣文藝》，1995年10月20日，頁82。

<sup>204</sup>林文義，〈八里坌〉，《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臺原出版社，1994年，頁38。

<sup>205</sup>林文義，〈黑濁之河〉，《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市：光復出版，1984年，頁107。

黑濁、惡臭的淡水河，曾經是台灣島先民燦爛文化的重要一頁，如今被兩岸巨大的堤防隔離並且棄置著，兩岸冒著汙染天空的廢棄的工廠，也同時將它們的工業廢水排洩到已經污染的河中魚族滅絕甚久的淡水河裏……淡水河是一個最好的垃圾棄置所，大家一起拋擲垃圾吧！……如果淡水河有知，它一定會哀傷的哭泣，那種幽幽的、永不止息的水聲。<sup>206</sup>

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林文義對淡水河的特殊情感，對於淡水河充滿了追溯與依戀，想望著過去先民人物，在淡水河岸這塊土地數百年來的奮鬥史，如今卻讓淡水河充滿汙染惡臭，讓人不忍卒睹，他將心中無語嗚咽的悲痛心情寄託在永不止息的河流裡。



---

<sup>206</sup>林文義，〈黑濁之河〉，《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市：光復出版，1984年，頁109-110。

## 第五章 小鎮老街—《舞鶴淡水》、《悲傷》

從前四章我們可以發現淡水以臨山面海之地理優越性，開展了它被書寫的可能性。淡水老街周遭沿淡水河河岸一帶地勢較低平外，其餘皆位在丘陵地上。是因為二百萬年前，大屯火山噴發時，其熔岩向四周順坡而下，而在今淡水區內成爲五條如手指般直逼淡水河岸的丘陵，俗稱「五虎崗」<sup>207</sup>。而如此地理形勢，亦使得淡水老街自然而然因河岸空間狹窄，狹長型發展外，同時，亦依「山」建立了起來，因此淡水小鎮中，我們多可見順著地形、地勢發展起來之蜿蜒小巷，與河岸邊的山河之景和水陸交界處，其視覺上的延伸與探索自是有所不同，具有多樣的風景層次。

現在我們走在淡水老街上，雖歷史已成爲過去的「時間」，然在「空間」上我們仍感受到這山河之景所帶來之多樣變化。隨著「空間」上我們不斷地與歷史遺跡有所交集，而使得身處在此區時，自身「空間」的經驗與「歷史」、「地理」不斷地並置，而產生一種很特殊的時空感。駱又誠指出在淡水老街周遭其因在淡水山水架構的特殊尺度下，造成了「時間」與「空間」相對關係的特殊感與綿長的調性，呈現出對於主客觀事實與對於此地特殊、非主流邊緣價值（如：淡水河岸邊潮水漲落間的地質樣貌變化、水的存在與淡水天氣高濕度和多雨之特性及其讓人較意識到時間存在與否等價值問題、反映歷史記憶片段之建築細部裝置或因應地形變化而使其在建築材料上之轉換或切割等）的關切<sup>208</sup>。因淡水河的綿長以及觀音山寬廣的視野，使得在觀看之餘，會產生一種自身存在渺小及視覺感官的放大，在此空間中的時間因素在此步調顯得相對緩慢，甚至是「停格」的感覺。如蘇軾在〈前赤壁賦〉中所云「寄蜉蝣於天地間，渺滄海之一粟」之置於天地之感，在此人與環境互生亦互寓。王昶雄在〈奔流〉中對於淡水的山河之景有細膩的描述：

山、海、對岸的所有森林和眼前街上的所有房子，在陽光下似乎全部都籠罩在煙霧中。不過，這樣反而令人察覺到這個廢港的景緻之美。遠遠地可以看到一片浩瀚寂寥的臺灣海峽。海峽的藍和天空的藍融合在一起，叫人覺得連自己吐出來的氣都是藍的。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以臺灣文化的發祥地、貿易港而負盛名被歌詠的這個廢港，如今，這樣靜靜地安眠於充滿一片春色

<sup>207</sup>此五崗直逼淡水河岸，地勢雖不高，但卻具備制高點之優勢。又由淡水河口算起，第一崗則爲滬尾砲台所在地，第二崗則建有紅毛城，第三崗則爲祖師廟所在，第四崗崗上則有淡江大學，第五崗則爲聖本篤修道院和公墓所在。

<sup>208</sup>駱又誠，《地誌性淡水》，淡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6年。

的大自然裡，不可思議地，讓我的心感受到接觸了某種悠久的、非人類智慧所能及的偉大事務。經常接觸挺立的山川草木和令人目眩的藍天光輝，可以清楚地感覺到生命生存的強勁力量。<sup>209</sup>

無論淡水河、觀音山或是更遠方的大屯山，都是視線中不會消失的影像，山河並存和自我存在的空間經驗，也成為淡水之所以一再被書寫的原因。

## 第一節 舞鶴眼中的淡水

王德威曾說：「論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sup>210</sup>舞鶴文本的怪異詭譎的發揮了現代性的意涵，運用大量的情色與身體書寫，創作形式顛覆傳統的文法，但是仍可以在支離破碎的文字中發現對人文的關懷，不論是從議題的設定、時間是過去還是現在，都顯露出舞鶴尖銳的批判新舊之間的矛盾。舞鶴於淡水居住時提及：

.....從無思慮會在淡水停留多久.....偶爾白天出到鎮外，再怎麼晚也趕回淡水，沿著河堤回去，坐在露台上凝看漁港兩盞燈氛圍著向大海黑暗遠去的未知。不經思索但直覺這樣的感覺可以到『永遠』。無罣礙無憂慮我癡看著大屯靠背觀音依傍的出海口，深思裏還識得出翻滾的白，越過那欲去還留的浪蕩後，整個身心自由了。<sup>211</sup>

舞鶴小說透露出大量的地方意識，透過文字的拆解了歷史與記憶被建構的方式，文本裡特別著重空間與地方，范銘如〈地誌的辨識度〉一文提到：

常見的地誌書寫莫過於把真實的街道、地標當做故事發生的所在，透過讀者對該地的熟悉感提供文化或歷史條件延展角色和故事的意義。地誌的書寫將有助於了解地域的歷史文化脈絡與都市發展的軌跡。<sup>212</sup>

舞鶴眼中淡水的角度，從觀音山的風景，到小鎮的人文，都在他獨特的文字

<sup>209</sup>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王昶雄全集—第一冊小說卷》，臺北縣：臺北縣文化局，2002年，頁256。

<sup>210</sup>王德威，〈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舞鶴《悲傷》，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頁8。

<sup>211</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頁13-15。

<sup>212</sup>范銘如，〈地誌的辨識度〉，《印刻文學生活誌》，第5卷第6期，臺北：印刻文學，2009年2月，頁126-128。

中跨越時間與空間，情色的文字、迷離的意識、憂傷和感交融在淡水小鎮的空間裡。

舞鶴的書寫是從身體、性愛出發，緊密連結空間與身體的關係，在床第之間的叫床聲呼應上穿梭在小鎮的砂石卡車，讓舞鶴有戰車意象的連結，現代文明大分貝、轟隆隆地進行著各式各樣的拆又建，身處其中的多數卻一向渾然不覺：

何時開始怪手加鐵球挖空了自漁船碼頭到真理街的坡腳，好訝異它何時悄悄越過我睡床下側，是床叫聲遮了吱怪聲嗎，或是現代人工打鑽的功夫足以鑿屁聲控自如，有可能叫床聲震宇宙星子紛紛墜落粉粉鋪實床外的音噪，也可能我內在的山水無心也無見無聞機械屬的事吧。<sup>213</sup>

人們對外在環境的變化顯得多麼事不關己，等到發現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對於這個渾然不覺，舞鶴嗤之以鼻，認為這個墮落的小鎮叫床聲掩蓋了怪手聲，以致於在不知不覺中，小鎮早就面目全非，現代人竟悶不吭聲地全盤接受了這樣的破壞。林麗如在〈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指出，如果說這是個悲傷的淡水經驗，那麼，這個悲傷的淡水，嚴格來說，應該是舞鶴個人情境式的淡水，這個消極、無能做為的淡水，只是「舞鶴淡水」<sup>214</sup>。淡水對舞鶴而言，還是一個素樸，有漁港、夕陽的那個老淡水，在新舊淡水交會的時刻，現實的變遷和他個人內在的變化，又再次點出新舊淡水的矛盾。

《舞鶴淡水》打破各種文字語言的成規，舞鶴刻意使用不連續的文字，大量使用括弧，或是讓文本中的出現多種的敘述，中斷讀者的閱讀習慣，為的是達到陌生化的效果，放慢讀者的閱讀速度，也或許是讓讀者體會在虛構的想像與真實的空間中，那股生存的危機。

除了家族梗概、地理空間的描寫，舞鶴文本裡的敘述者通常是個人生命歷程的化身，從以下線索可大致看出：

「二十六歲夏天，我移居淡水」<sup>215</sup>，這是《舞鶴淡水》的第一句話，同樣的情節在〈悲傷〉裡：「我『讀大冊』的最後一年，搬到淡水小鎮住在一棟學生公

<sup>213</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43。

<sup>214</sup>林麗如，《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11。

<sup>215</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13。

寓的陽台閣樓」<sup>216</sup>舞鶴在研究所最後一年搬到淡水，移居之後是創作分水嶺，文本裡的敘述者在淡水恰恰也是住了十年：「我暗下決心：在馬路剖穿之前，我要離開這傷心的小鎮。——雖然其後，我整整住了十年。」<sup>217</sup>這些情節可以視為舞鶴把自己的生命經驗轉化為小說中的「我」，也藉此讓文本裡有一個清楚的角色。淡水是舞鶴遷移居住的地方，舞鶴在淡水十年，臺灣正值改革的年代，他選擇處於城市邊緣地帶的淡水，似乎是想與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保持一種距離，然而經濟起飛的火苗也燃燒到了純樸的淡水小鎮，重建淡水的聲浪越來越大，舞鶴居住在城鎮裡，看著無力挽回的風貌，《舞鶴淡水》是在告別舊的淡水，同時批判資本主義的重建和破壞其實根本是同一件事，而人們居然無動於衷。

舞鶴讓身體、性愛與空間的意象混雜融合，達到文本中擬人化的意象，小鎮的重建與破壞的弔詭，也是文本中不斷出現的主題：

淡水代表島國的空氣嘯呆凍了。……證之金絲貓風迷島國野台脫衣舞過七〇年代，困窘中舒一口氣繁華隨著氣消轉眼就到後起飛的吧間鋼管女郎，女郎本土產的是全不顧什麼「鋼管標準世界級的」只要歡喜即就光溜一手攀緊讓陰毛絲磨黑鋼管銀皮潑滋滋著幽光閃閃紫淫色的節奏藍調搖滾重金屬也掩不住，……想當然耳朵當此之時聽沒有到咕咕嚕怒調轉嗷嘶之嘶，內腎粉奶危危一線的美在島國只有噴吶搶高鑼鉞「陣一開嘍」可以相配也唯小鎮見到此時此地淡水，鼎沸中的沉默之聲，嗷咕咕嘶是屬貓事從小耳膜習慣了貓事不管人事即使貓立志跳樓人照常「默默辦事」瞅牠貓有凌空三樓高的能耐，人有剎那射精剎那高不高潮的能耐。<sup>218</sup>

在現實環境裡臺灣的色情行業方興未艾，曾經盛行一時的牛肉場、金絲貓、以及新鮮玩意鋼管女，都生氣勃勃在聲色幻象之中，可是淡水小鎮卻保持沉默，任人放縱情欲，在此形成強烈的對比，文本意象充滿聲色場景，怪異的文字排列產生了閱讀上的阻礙，可是仍可感受到色情行業的蓬勃帶來生生不息的意象，在破敗的小鎮裡充滿生的氣息，文本的感官世界也發揮到極致。

《舞鶴淡水》看似小說，又有參雜有大量散文的描述，「我」就是舞鶴的化身，常常自己參與在文本，《舞鶴淡水》非常關注身邊的時事，特別是聚焦於淡水重建過程，舞鶴有許多喃喃自語的「不爽」：

<sup>216</sup>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頁14。

<sup>217</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19-20。

<sup>218</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34-35。

為了敷衍小說，託舞鶴釋出一些文字，

我借用最簡藝術中的最簡方式交待官僚口中小鎮淡水的「拓之爽」：

1.本島自七〇年代中期全面打拼「拓寬」中，……

2.同時也建設性地「拓寬」了島人的性格，不輸大陸地的格局。……

3.淡水作為大都會的邊緣風景，山水海鮮人肉都有，  
足夠成就大都會的「宣洩小鎮」，……

4.剖開老聚落中段是「最大效益」作的決定…。

小鎮「泛都市化」是已開發文明島的現象。

5.現今暫稱「淡水新市鎮」已遠離過去的「淡水小鎮」，  
趨勢預測不久的將來定位為大島國「淡水市」，  
到時淡水人我們都感謝被拓寬爽到成為「大市民」。<sup>219</sup>

舞鶴極盡嘲諷之能事，點出淡水蛻變為市鎮的地方期待、經濟效益，在這樣的考量下，古蹟的未來並不會是第一要務，他以個人完全主觀的論點，批判了人們視野的偏狹以及短見，點出小鎮開始走向「泛都市化」。

## 第二節 小鎮老街的暮色

自一九九七年臺北捷運淡水線通車後，加上二〇〇一年後全面開放週休二日，臺北與淡水間的通勤者與旅客大增，據臺北捷運公司的統計數字顯示捷運淡水線從一九九七年通車時的二百八十七萬人次的旅運量至二〇〇五年年底已達一千零七十五萬人次，又至二〇〇八年年底旅運量更達更高達一千兩百萬人次，並且還在逐年增加中。如此高的載客量，再加上週休二日的政策，我們可以瞭解淡水小鎮具有讓人想來觀光、散心、漫步的吸引力，除一般所謂的「老街」之旅外，相較於都市的繁忙，淡水在環境上是相對悠活緩慢的氛圍，也是原因之一。

臺灣老街的起源於閩粵一帶居民渡海來台，彼此爲了方便「以貨易貨」、就利用村落或莊園附近的空曠地方，在選定的時間各自攜帶物產到現場進行交易，原本到處流動的攤販爲了避免來回奔波或日曬雨淋之苦，固定在集貨廣場不再流動，就是市街的雛形。臺灣早期形成的市街，是跟隨著移民開發的行進方向，以船隻泊靠方便、水陸運輸交通便捷的海港或河口附近爲主，特別像是港灣的地方，例如移民拓墾時間較早的澎湖馬公、台南安平、臺北淡水、艋舺、新莊、基

<sup>219</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133-134。

隆、桃園大溪、彰化鹿港、雲林北港、高雄旗後以及屏東東港等地，都是臺灣地區最早形成市街的地方，許多後來也成為老街盛行之處。北部最早開發的地區即是在淡水港口周圍，淡水老街位於現在新北市淡水鎮中正路、重建街、清水街與公明街等一帶，各類工商業活動興盛，但在日治時代由於河道淤塞，加上基隆港的興起，曾讓淡水老街相形失色，可是當淡水老街再度發展後，又掀起了一股觀光旅遊熱潮，開始大刀闊斧的進行道路擴寬工程，目的是為了將道路規劃更完善提供整齊的街景，但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六年間，由於因為沒有適當的觀光發展計畫，每當週末假日湧入大量觀光客，卻也帶來了許多交通、環境等問題。

淡水的地景原是以閩南式為主的紅磚瓦房。隨著今日大量人潮的湧入，觀光活動的興盛，大量開發商業的行為，讓原先舊式建築的市容，逐漸被水泥建物所取代。現代開發的影響讓原以一到二層樓為主的市街，變為高低參差不齊的建築景觀，由政府主導的市容美化、改善交通問題等所進行的街道拓寬，使老街的街景遭受劇烈的改變，例如二〇一〇年重建街拓寬亦遭受社會大眾不少抗議，拆除「重建街」的爭議來自臺北縣府以改善交通問題為由，原預訂在八月左右拓寬重建街、也陸續徵收居民房屋，卻被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發現縣府未將此案送都市委員會審議、有違行政命令。臺北縣府緊急送審、加上網友發起「站滿重建街」的活動，加上當時五都選舉來臨，重建街得以暫緩拆除，但最後還是難逃消失命運。淡水老街「重建街」始於嘉慶年間，歷史相當悠久，極具文化特色，可能是大臺北地區極少的清代商街歷史空間，重建街早期商家林立，有「淡水絲路」美稱，街上更有王昶雄故居。長期以來重建街一直是文化人士的最愛之一，甚至可以大膽的說，如果沒有了重建街老街，淡水所謂「港埠山城」的歷史意象，恐怕是名存實亡了，淡水已不再是令人懷念的淡水了。

目前的淡水老街，歷經數次的更新，街景早已不再古樸，多是商業經營掛帥的觀光模式，老街內福祐宮與龍山寺，既遭遇到龐大商業活動影響，雖建物受到保護，但週遭卻被市集、攤販所包圍、壓迫。龍山寺因緊鄰週遭房屋，又位於市場內，原有的神聖寧靜廟宇氛圍已然不存。福祐宮前原為可眺望淡水池之廟埕空間，現在也被市場所佔據，空間的切割碎裂讓環境的美感不再。淡水聞名的視覺景觀，因為高樓大廈林立而受到影響，埔頂的洋樓區、與重建街一帶地勢較高的地區，昔日以遠眺山景、河景聞名。今日其視覺景觀因舊市街的現代化建築而遭受影響，原本以淡水河景、落日的眺望景觀已受到干擾。以上所言我們可以從舞鶴的文本中，預見淡水開始進入的病死期，看見素樸的淡水逐漸和其他臺灣各地的觀光景點相同，都是同一個模子建設出來的水泥風景。對於重建中的淡水，舞

鶴用身歷其境的方式，轟隆隆地參與了時空的劇變：

某日早晨，被轟隆夾著吱怪的響聲驚醒，我懶得下床心想是某家瓦厝又被摧毀成就鋼筋樓房；……兩輛怪手推土機外加三輛貓仔運土機，還一只大鐵球來回晃著每一晃去便命中一壁瓦厝殘牆。……又鏟山壁又毀成排瓦厝；……，完了，是一條新馬路<sup>220</sup>

舞鶴的清夢從這兒被打醒，再也不得安寧，雖然是客居者的身份，但是舞鶴對淡水地理環境相當熟悉，甚至比當地人還更懂得關於淡水的歷史知識：

清水街就不用說了，像重建街的百年民房，屋底都是生了根發著芽莖的，有根有莖就有神氣，現時把它神鏟了馬路開通也不得神平安；<sup>221</sup>

小鎮年代古遠，舞鶴想借由神明的口，表達不贊成現代人東挖西挖去擾亂神的平安，但是淡水真的能夠不建設而讓它從此沒落嗎？淡水舊街的拆除，是他「讀大冊」的最後一年，對照昔日的淡水小鎮，尤其是小鎮上的人情人暖，令他感受到這小鎮轉變為大城的不可承受之輕，除了硬體的破壞再重建，還有成為大城的其一條件便是冷淡：

平實素樸的淡水人無法承受兼且不親這歲月血肉積累的幽傷，淡水人也「不親」存在小鎮內的白樓與紅樓。<sup>222</sup>

對於淡水人任由土地被剖開，卻不發一語，放任大廈成林，卻無人阻止的景況，舞鶴難以接受。對於文明的入侵，他採取嚴重的抗議，並且嗤之以鼻。在文本中用雙關語來表達對文明重建的不屑，他同時控訴和反諷了文明建設干擾人們正常作息的吵雜，但是人們卻只能無奈的接受，他試圖想發問，卻因為機器聲不斷，苦無機會為淡水發聲。舞鶴在《舞鶴淡水》中用極誇飾的筆調，所要表達的是這些工程看似從事重建工作，但事實上不僅一步步破壞了文明、小鎮，更進一步地，瓦解了人們的生活現況，待這一切噪音過去之後，重建帶給人們眼前的已是另一個商業觀光大城淡水小鎮了。

<sup>220</sup>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頁15。

<sup>221</sup>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頁18。

<sup>222</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39。

### 第三節 新舊交替的悲傷

舞鶴的〈悲傷〉藉著淡水走向都市化的悲傷，進一步隱喻臺灣社會的變遷，淡水小鎮其實是臺灣的縮影，文本中敘述者「我」感慨觀音山遭到破壞，從洋人的觀點替「美麗的臺灣山水」扼腕，在輕描淡寫中有著嚴厲的批判。<sup>223</sup>在舞鶴的文本中，經常有著輕描淡寫、凡事無所謂的片段，但其實是隱藏了更強烈的反彈。舞鶴始終保持著「應該保存美麗的臺灣」的信念，不應該都市化，因為淡水正在「都市化」過程中逐漸消失：

清水街就不用說了，像重建街的百年民房，屋底都是生了根發著芽莖的，有根有莖就有神氣，現時把它神鏟了馬路開通也不得神平安；何況大屯山的熔岩養就的小鎮五隻老虎，中央最大的一隻如今被馬路剖了肚，小鎮的明天還有生氣嗎？<sup>224</sup>

他在重建的過程中觀看淡水的蛻變、人情的冷暖，感嘆小鎮的過度開發，在《舞鶴淡水》與〈悲傷〉兩文中有互文的關係，如符籙者的出現、和鹿子的情誼、舞鶴訴說遷居淡水的原因，都重複出現在這兩個文本裡，甚至語句也略有重複，如符籙者打算搬到道家大本營府城台南、煩請敘述者照顧鬼屋、淡水重建過程中挖土剖開馬路的場景都是重複的敘述。因此在〈悲傷〉中也看得見「我」選擇淡水為新的客居之地時，正逢小鎮發展新契機，鐵公路交通突飛猛進，通往沙崙的新生街和狹長的重建街還被從中截斷，熱鬧的市集移轉到清水街，「我」哀傷小鎮古意盡失，難掩內在的激動：

我面對暗灰青的海口，仔細聆聽遠方海潮被阻于那一線白濤，不斷的潮騷中會有片刻的寧靜；我感覺那片刻的停格是亂恣橫暴中的永恆，這永恆可以慰我心靈的潮騷，至於小鎮的歷史滄桑得失就不是那麼緊要了。<sup>225</sup>

水泥叢林鯨吞百年小鎮，老街原有的文化價值似乎已蕩然無存，舞鶴說：

死硬骨頭瓦厝就像老小孩夾在新人類的大腿間，山水不再見到它們的前庭，

<sup>223</sup>曾月卿，《舞鶴的小說美學》，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48-49。

<sup>224</sup>葉石濤，〈孤絕的作家，孤高的文學—序舞鶴《拾骨》〉見舞鶴《拾骨》，高雄：春暉，1995年，頁4。

<sup>225</sup>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頁15。

海風也要繞幾個彎才能到它們的窗前……觀音的額頭被夾在更前方的兩棟水泥樓壁間。<sup>226</sup>

舞鶴觀看淡水變化的角度，不論是觀音山的風景，到小鎮的人文，都以獨特筆調打破傳統的框架，不論是情色的文字、迷離的淡水風景、憂傷的重建開發、感嘆的人情冷暖，這些都是《舞鶴淡水》和〈悲傷〉所傳達出對淡水的情感，都市計畫發展的巨輪至今仍不停歇的輾過淡水的小鎮老街，尤其是淡水捷運的開發，讓淡水從一個小鎮漸漸有了都市的雛形，包括交通便捷所帶來城市的衰頹腐敗，淡水都與時俱進。在那個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處處都有建設的痕跡，而隱身在淡水的舞鶴親眼目睹每一刻的發生，他不忍小鎮爲了重建而被破壞，非常不政治正確地、相當介意土地的開鑿、橫劈、剷掉、沒有文化、長條腫瘤等嘲諷地方建設，舞鶴用文字堅持力抗主流價值，字裡行間透露出「我」的憤怒與不屑。

### 一、鐵道的建立和捷運的開通

淡水是一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地方，直至今日人們依舊喜於到淡水追逐夕陽，據〈淡水火車與捷運淡水線〉<sup>227</sup>記載，淡水線鐵道曾在臺北鐵道史中風光一時，當時有大稻埕、北門、臺北、大正街、雙連、圓山等站，當火車通過圓山站，抬頭便可看到圓山動物園，行經士林、石牌，軌道兩側是荒地與矮房，到了北投附近，視野豁然開朗。一九八八年七月淡水線火車停駛，取而代之的是捷運淡水線，臺北的路面不再被鐵道分割阻隔，可以快速的穿越地下隧道，沿著中山北路經過中山站、雙連站、民權西路站，而人們與淡水河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捷運北淡線的水泥圍牆完全擋掉紅樹林和江面。主政的，無論中央或地方首長，無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天天比賽誰才最愛這個島，把它愛到這種地步也真不容易。<sup>228</sup>

依照一九三九年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所出版的《臺灣鐵道讀本》<sup>229</sup>的記載，日本政府在接收臺灣之時，發現清領時期所鋪設的鐵路施工不按外國技師所建議的技法，坡度曲折多到不符合常理，應當架設鐵橋的河橋卻改建爲木橋，使得淡水

<sup>226</sup>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頁26-27。

<sup>227</sup>李秀美，《瞻前顧後——臺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1年10月，頁170-171。

<sup>228</sup>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2002年，頁237。

<sup>229</sup>黃得峰譯，渡部慶之進著，《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

河橋興建後僅八年就完全損毀，加上接收時受到戰火的破壞，使得日本在接收臺灣之後，立即著手新建河橋工程，在經費不足、私營鐵路公司縱貫鐵路的計畫失敗<sup>230</sup>之後，鐵路工程在一八九八年開始了為期十年的建設過程，負責主導整個縱貫鐵路建設的鐵道部技師長長谷川謹介在就任後，立即重新檢討原來的路線，決定基隆和新竹間六十二哩的既成路線只保留五哩<sup>231</sup>，其他全部以建設新路線取代。當時爲了方便搬運縱貫線建設時由淡水港進出的鐵路建設材料，以及運送沿線士林附近產出的石材，並兼以對中國華南的貿易，發揮了淡水在臺灣大港的功能，加上當時爲了快速完成鐵路而採行的「速成延長主義」<sup>232</sup>，盡可能地快速完成鐵道路線本身，而刪減其他經費，甚至還傳出車站廁所的興建經費都遭到長谷川刪減的趣聞，同時間總督府鐵道部便在臺北淡水間長二十一點一公里的區間，將臺北基隆間舊線抽換下來的三十六磅鐵軌，以「廢物利用」的方式<sup>233</sup>，讓劉銘傳的鐵道在這條路線上「借屍還魂」<sup>234</sup>，當時爲了節省鋼材，還把臺北、新竹間舊線的紅毛田溪、鳳山溪橋鋼樑，搬到淡水線來用，改建成淡水線的基隆河橋，甚至還將原來舊線的一個二十呎桁鐵轉車台搬來當鐵橋用<sup>235</sup>，這條既是「廢物利用」又是拼裝鐵軌鐵橋的淡水線鐵路，最後終於在一九〇一年完工通車<sup>236</sup>。

在縱貫鐵路完工之後，對於臺灣的海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呈現基隆、高雄分居臺灣南北最重要的兩個港口的狀況<sup>237</sup>，當時淡水河港因爲泥沙淤積使得大型船隻不易停靠，再加上淡水線鐵路是急於輸送縱貫線的建設建材而建，使得鐵路終點離港口有兩公里的距離，不便利於貨物的運送，使得淡水港原來臺北外港的機能，開始被基隆港所取代，淡水線貿易貨物進出通路率大幅衰退，但鐵道線縱走於經過當時國家公園候補地的大屯火山群，沿線甚多風景勝地、遊覽地或溫泉散佈各處，並在一九一六年完成了由中途站北投到溫泉地爲止一點三公里的支線，又大大提高了遊覽線的機能<sup>238</sup>，這條就是當時俗稱「浴湯線」，專門爲溫泉

<sup>230</sup>1895年臺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上任之後，已將縱貫鐵路列爲臺灣的三大設施之一，並在隔年四月展開路線探勘，不過因爲財政狀況限制，使得鋪設的工程一直都沒有進行，也因此才產生了私設鐵路公司替代官設的縱貫鐵路計畫，在1896年核准甫岡部長職等人所組織的臺灣鐵路公司，但到1898年即宣告集資失敗，臺灣鐵路公司走上解散一途，直到同年兒玉源太郎就任總督、隔年後藤新平就任民政長官之後，才開始了官設的縱貫鐵路興建工程。參閱《臺灣鐵道讀本》的第三章、第四章。

<sup>231</sup>黃得峰譯，渡部慶之進著，《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37。

<sup>232</sup>黃得峰譯，渡部慶之進著，《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39。

<sup>233</sup>洪致文，《臺灣鐵道傳奇》，臺北：時報，1992年，頁52。

<sup>234</sup>戴震宇，《臺灣的鐵道》，新店：遠足文化，2002年，頁130。

<sup>235</sup>洪致文，《臺灣鐵道傳奇》，臺北：時報，1992年，頁52-53。

<sup>236</sup>1916年左右，淡水線鐵路已經將軌道抽換爲較重的鐵軌，劉銘傳的鐵路最後仍然走入了歷史。

<sup>237</sup>黃得峰譯，渡部慶之進著，《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57-61。

<sup>238</sup>黃得峰譯，渡部慶之進著，《臺灣鐵道讀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年，頁76。

所設的新北投支線。戰後國民政府理所當然地把「宮之下」、「大札街」、「江頭」等頗具日本味的站名改名，增加了「王家廟」、「忠義」等站，現在人們所熟悉的台鐵淡水線、北捷淡水線的站名此刻已經浮現，淡水線的列車也開進了下一個歷史階段，在那個階段裡許多曾經在淡水沿線上生活的人們永遠記得那些被公寓包圍的老站房，開往新北投的單節藍色柴油車，還有淡水站周邊大片的攤商。如果曾是在士林、北投唸過書的學生，當年女生坐最後兩節車廂的規定及新北投車站一帶的「小北聯」幫派<sup>239</sup>也是一種特別的回憶。

淡水線從台鐵經營柴油動力單線的鐵道，變身成爲現在光鮮亮麗的捷運的過程，改革的聲音是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的，那年淡水線的客運人數達到了顛峰，然而因淡水線而形成的平交道，嚴重阻礙了當時車輛開始增多的臺北市市區交通，車輛、行人誤闖平交道所造成的事故也時有所聞，加上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淡水線的客運量急速滑落，而貨運方面也早早就失去昔日重要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於淡水線的改建、甚至是存廢問題，在此時浮上了檯面。到了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聯合報記者陳祖華報導臺北市政府在一次業務會報中，市府各單位主管一致決定儘速建議臺灣鐵路管理局，考慮拆除淡水線鐵路，以減少臺北市區內平交道，減少車禍的發生，他在報導中更以「盲腸」比喻淡水線鐵路在臺北市區的存在，提出淡水線鐵路的多事故是爲「盲腸發炎」、淡水線對台鐵而言「有賠無賺」、寄望淡水港開港與改建捷運不切實際，故政府應該儘速開刀，解決臺北市區的「盲腸炎」<sup>240</sup>。同時聯合報也以〈淡水鐵路支線早該拆除了！〉<sup>241</sup>爲題發表社論，指出在一九六二年間政府透露出一個以建設大臺北地區輻射狀伸展的幹道公路與環狀道路的二十年長期計畫，其中即認爲淡水線與新店線兩條支線鐵路應該拆除，而聯合報當時就大表贊成，十年後聯合報仍然大力贊同拆除淡水線，更直接表明短程運輸公路的價值高於鐵路爲基本觀念，並且以新店線拆除後的北新公路爲例，說明拆除淡水鐵路支線，改興建一條臺北淡水的高速公路，無疑是百利而無一弊<sup>242</sup>。而當時的台鐵局長陳樹曦也表示指令該局副局長范銳會同該局運、工、機、電等單位主管，組成臺北淡水線鐵路拆除問題研究小組，就有關事項進行研究<sup>243</sup>。第二天，同樣在聯合報，又刊出了台鐵原則上同意臺北市政府拆除淡水線的建議的報導<sup>244</sup>。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儼然形成了聯合報、臺北市政府、甚至是台鐵自身「砲打淡水線」的情況。台鐵淡水線鐵路的存廢爭

<sup>239</sup> 戴震宇，《臺灣的鐵道》，新店：遠足文化，2002年，頁133。

<sup>240</sup> 〈北淡鐵路市區盲腸 改善交通勢在必拆〉，聯合報03版，1971年7月11日。

<sup>241</sup> 〈淡水鐵路支線早該拆除了！〉，聯合報02版，1971年7月11日。

<sup>242</sup> 〈淡水鐵路支線早該拆除了！〉，聯合報，02版，1971年7月11日。

<sup>243</sup> 〈北淡鐵路市區盲腸 改善交通勢在必拆〉，聯合報，03版，1971年7月11日。

<sup>244</sup> 〈拆除北淡鐵路建議省鐵路局原則同意〉，聯合報，02版，1971年7月12日。

議延燒，直到運輸計畫委員會提出更大規模的「臺北地區大眾運輸系統規劃」計畫，將淡水線納入其中的「臺北捷運」後塵埃落定了，而高架化與地下化的爭議，也同樣是在運輸計畫委員會的規劃中，決定了現今臺北市區鐵路的地下化。然而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到一九七七年這十年間的存廢爭議中，興建臺北捷運的意見一直都像是空喊的口號，直到了一九七七年我們才看到「興建捷運」這個明確的決定，一九八八年終於讓臺灣第一條支線鐵路走入歷史，改由光鮮亮麗的臺北捷運淡水線登場，過去的北淡線成爲只能追憶的一股鄉愁。

## 二、重建的破壞／破壞的重建

淡水在經濟效益的考量下，古蹟保存的未來並不會是第一要務，重建整齊的街景似乎比歷史文化精神更爲重要：

島國起飛後都市紛紛遺棄「靜」，這個不識時務之的字只在時光大廟後的陋巷可以尋到，大約住久廟後人心受夠了道術香火的蔭陰中了線香類重金屬的毒生活自然舒緩了，話可說可不說，動作在有無間，剩一巷陳年苔蘚的靜定停滯在不斷「拆／建」的現代中。<sup>245</sup>

舞鶴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自己的觀點批判了人們視野的狹隘以及短見，老聚落繁興，小鎮邁向都市化了，逐漸拋棄了原有的自然美景，文字裡暗藏著的嘲諷，在他心中的價值觀，一點都不難理解：「在母國我們，有淡水美麗的山水，那麼，一切人文景觀都為這山水而設想。」<sup>246</sup>舞鶴滔滔不絕地批判著破壞著淡水的重建工程，他用悲傷而嚴厲的文字，抨擊拓寬好比掠奪、老厝是拓寬必要的犧牲、拓寬即是窄逼等等對新舊拆遷重建所下的定義，對於改變中的淡水風貌，有著隱隱的焦慮，「我」還是爲小鎮叫屈，小鎮變成都會的複製品。「我」回到都市，發現，老街洋樓在九〇年代開始後縮、拆掉、拓寬、改建、淪陷，悲傷無所不在，對於一個淡水的客居者而言，淡水拓寬所帶給他的影響，竟比當地人都還要感受深刻，日落淡海是舞鶴常見的景觀，也不時拿來隱喻昔日淡水不在的落寞：

淡水人也「不親」存在小鎮內的白樓與紅樓。白樓頂亂草多年，「火桃焰奶」的門拱樓厝終被放殺消失在九〇年代中期。……九〇年代末洋樓老街守不住「拓寬的誘惑」粉粉棄縮舊樓厝起大斬樓，桃焰的奶「曾經」離老大街幾步

<sup>245</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44。

<sup>246</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46。

路「之遠」，百年淡水看不懂焰奶「新古典主義」之美永遠是老大街後落活生生的寶貝，「捷運後淡水」觀光大賣點，這筆帳「按怎算」，我要孤獨叮著舞鶴寫個明白。<sup>247</sup>

雖然舞鶴在筆下熱切地批判淡水重建的過程，對於空間的大改變，他以旁觀者預言式地紀錄當下的發展狀態。舞鶴在客居淡水十年間，作為一個都會的邊緣風景，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淡水正在筆直地朝著觀光目標在前進，就像是當年北淡鐵道線要走入歷史的那一天，過往美好的淡水回憶也一併駛離，舞鶴的淡水有著傷逝的情感，他沒有聚焦在重建，一心一意關切那些被破壞、逐漸消失的一切。



---

<sup>247</sup>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初版，頁40。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以書寫空間—以「淡水」為主要觀察場域為題，時代是以七〇年代起直至臺北捷運通車為止，從蔡素芬《橄欖樹》、鍾文音《在河左岸》到《舞鶴淡水》、〈悲傷〉，期望透過文本中的人物與淡江大學、淡水河域、淡水小鎮(老街)這三個地方的互動，能夠完整呈現淡水之所以獨特的風貌。

淡江大學在大學院校中以校風開放著稱，號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校園中絕大部分並沒有明顯的高牆圍繞，以此來表達與淡水居民的貼近和校園風氣的開放。淡江大學不僅僅是一座大學，更乘載著七〇年代的校園民歌是如何改變了臺灣的音樂精神，給了人們追求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心情的勇氣，淡江大學的學生有舞台可以跳躍、有長廊可以跌倒、有陽光可以談戀愛、有雨天可以學習憂愁、有櫻花與杜鵑花交替冬春，還有人生可以摸索。如同《橄欖樹》裡的祥浩曾站在五虎崗上遠眺淡水河畔，不顧一切的追尋他們青春的意義，《橄欖樹》最後沒有答案，只有那棵橄欖樹(夢想)永遠存在淡江大學的校園裡。

淡水河不僅帶動臺北繁榮與現代化，也是東西文化交會之地，這個空間是人們共同生命與記憶的所在地，淡水河的美景更讓人如癡如醉，林文義〈黑濁之河〉：

燈影倒映在闇黑的河水裏，波光粼粼的，令人感受到一種浪漫的情意，似乎站在這河上，是適於回首，適於懷舊的；那幾乎是一幕法國唯美電影的場景了。淡水河靜靜的流，與茫茫夜色溶在一起。<sup>248</sup>

淡水河之於淡水而言，是一條生命之河，遼闊的河口，能夠寬慰不少心中的愁悶。在山水並存的淡水老街，「山」而使得環境中有一股「沉穩」的氛圍，「水」使得淡水的環境有「流動」的氛圍，淡水的脈動是緩慢的，因為淡水河在出海口處，在此水已不再是涓涓細流，或是滾滾洪流，而是一條沉穩而緩慢流向終點的大水，所以當我們身處在淡水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的是一股「緩慢」但又「穩定」的生命感。鍾文音《在河左岸》中的淡水河有多重的意象，無盡的希望與絕望，河水聲撫慰外來客的心，亦不知有多少堤岸旁女人的眼淚，流入永不止息的淡水河裡，始終揮之不去死亡的腐朽氣息，河水也是他們生命的盡頭。

<sup>248</sup>林文義，〈黑濁之河〉，《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市：光復出版，1984年，頁107。

從《舞鶴淡水》中可知淡水的在地生活由於老街拓寬、河岸整建與捷運的開通，桑田化做樓房，樓房改成商場，溝渠填成道路，道路聚集人潮，這些大刀闊斧地重建，讓過去素樸淡水已經死去。雖然現在淡水的商業活動興盛，可是許多原有的在地產業紛紛消失了，僅剩下經營條件較佳的產業可以繼續經營。淡水是臺灣擁有最多文化資產的鄉鎮之一，在淡水街區不難發現歷史所留下來的軌跡所堆疊出來的空間巷弄，淡水擁有二十五處的指定古蹟<sup>249</sup>，縣府也成立淡水古蹟博物館<sup>250</sup>。每一個能夠保存下來的古蹟都可以說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書，最能如實地表現歷史文化及風俗。

繁華落盡又逢春的淡水，命運如潮水起落，淡水之所以讓人流連忘返，不外乎就是源自其歷史文化的多元性和豐富性，讓人深深著迷，又加上淡水的地理位置是河海交界處，曾擁有豐富的港口資源與大自然美景，從小漁村到貿易通商港口埠到現在的觀光渡船，淡水河口邊細膩的氣候變化，如觀音山景與淡水夕陽美景，自十七世紀以來，淡水一直是許多文人雅士、遊人流連忘返之地，在淡水這個地方總是能讓人發思古之幽情，引起內心的情緒：

對岸的觀音山被圍繞在一大片灰濛濛的濃雲裏，觀音山仍未甦醒嗎？山若有靈，它可知我們沉澱在心裏許多的心事？海總是令我想到一種流逝或別離，譬如海水會帶走一些往昔，像我很久以前的故事……。<sup>251</sup>

淡水老街是依山而建的蜿蜒小徑，當我們漫步在小徑中，需要花上較長的時間，我們亦可以因時間相對的拉長，而有了緩慢之感，每轉一階，踏上一階，其視野亦因高度的不同，而愈顯遼闊，在這樣的空間裡，更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當我們在找尋淡水的特色，必須要能深入的瞭解淡水的發展歷史和潛力，找尋淡水的不可替代性，透過文本的分析，作家們筆下的淡水地景跨越時空，藉由彼此的回憶和生命經驗呈現出淡水的變化。

---

<sup>249</sup> 「一級古蹟」：紅毛城。「二級古蹟」：鄞山寺、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和滬尾砲台。「三級古蹟」：福佑宮、龍山寺、小白宮(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及馬偕墓園。「縣定古蹟」：外僑墓園、滬尾偕醫館、淡水禮拜堂、滬尾海關碼頭、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淡水水上飛機場、淡水氣候觀測所、湖南勇古墓、公司田橋遺址、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淡水雙圳頭水源地、關渡媽祖石、日治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滬尾小學校禮拜堂、日商中野宅、重建街 14 號街屋及重建街 16 號街屋。

<sup>250</sup> 於 2005 年 7 月 1 日成立，成立的宗旨是針對古蹟的保存、維護、再生及世界遺產資料的收集等方向努力。

<sup>251</sup> 林文義，〈感情小城〉，《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市：光復出版，1984 年，頁 133。

## 參考文獻

### 一、小說、散文文本（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 王文進，《豐田筆記》，臺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
- 朱天文，《淡江記》，臺北市：遠流出版：信報發行，1994年。
- 朱天心，《古都》，臺北：印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林文義，《從淡水河出發》，臺北市：光復出版，1984年。
- 林文義，《母親的河—淡水河紀事》，臺北市：臺原出版，1994年。
- 舞鶴，《悲傷》，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年。
- 舞鶴，《舞鶴淡水》，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年。
- 蔡素芬，《橄欖樹》，臺北市：聯經出版，1998年。
- 鍾文音，《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知己總經銷，2003年。

### 二、專書（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 史料：

- 申慶璧編纂，《淡水鎮志（下）》第六章警備志，臺北：淡水鎮公所，1989年。
- 林呈蓉編，《臺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編譯出版中心，2001年10月。
-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諸羅縣志》，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年。
- 郁永河著，楊蘇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臺北：圓神出版社，2004年。
- 馬偕，〈From far Formosa：The Island，Its People and Missions〉，林耀南譯，《臺灣遙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行，1959年3月。
- 馬偕，〈From far Formosa：The Island，Its People and Missions〉，周學普譯，《臺灣六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0年1月。
- 淡江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編，《淡江大學校史（續編）1986—2000》，臺北：淡江大學出版，2002年11月。
-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8月。
- 鉅鹿赫太郎編，陳壬癸譯，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壹卷（上），台中：臺灣省文獻會，1984年。

- 傅錫壬主編，《淡江大學校史》，臺北：淡江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1987年5月。
- 臺北縣私立淡江中學，《淡江中學校史》，臺北：臺北縣私立淡江高級中學，2000年，再版。
- 臺灣史料集成委員會編，《淡水廳誌》，臺北市：遠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年。

#### 一般：

- 丁康宇、馬康莊等編，《臺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年。
- 王甫昌，《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2003年12月初版。
-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臺北：麥田人文出版社，2001年。
- 王德威、黃錦樹編，《原鄉人：族群的故事》，臺北：麥田人文出版社，2004年。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10月。
- 朱雙一，《戰後臺灣新世代文學論》，臺北：揚智文化版，2002年2月。
- 江寶釵、施懿琳、曾珍珍等編，《臺灣的文學與環境》，高雄：麗文文化，1996年。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閱讀文學地景·小說卷》，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文建會發行，2008年。
- 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建會出版，2000年。
- 吳達芸，《女性閱讀與小說評論》，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5月。
- 吳達芸，《臺灣當代小說評論》，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年。
-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
- 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文學，1992年12月。
- 呂正惠，《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臺北：九歌出版社，1995年4月。
- 李仕芬，《愛情與婚姻：臺灣當代女作家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 年 5 月。
- 李永展、廖億美等編，《淡水河破碎地圖》，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 年。
  - 李彩芬，《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 年 9 月。
  - 李喬，《李喬文學評論—臺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 年 7 月。
  - 李欽賢，《臺灣火車知性之旅》，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3 月。
  - 李欽賢，《臺灣的古地圖》，臺北：遠足文化，2002 年。
  -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上)》，臺北市：玉山社出版，2000 年 2 月初版。
  - 李漢偉，《臺灣小說的三種悲情》，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 年 5 月。
  -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臺灣》，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4 月初版。
  - 孟樊、林耀德主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臺灣文學論》，臺北：時報，1990 年。
  - 林淇瀟，《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
  - 林澄枝，《文化白皮書》，臺北：文建會，1998 年。
  - 邱貴芬，《日治以來臺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下)》，臺北：女書文化，2001 年 7 月。
  - 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遠流出版，1997 年 9 月。
  - 范銘如，《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2008 年 9 月初版。
  - 范銘如，《眾裏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2002 年。
  - 徐明福、傅朝卿、張玉璜，《臺灣之美系列(三)—建築》，臺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 2 月。
  - 財團法人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編，《臺北歷史影像系列—青春關不住(年輕·臺北)》，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1996 年 6 月。
  - 張子文、郭啓傳撰文，《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治時期》，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北：國家圖書館出版，2002 年 12 月初版。
  - 張朗，《淡水馳情》，臺北：絲路出版社，1994 年 10 月。
  - 張健主編，《小說理論與作品評析》，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
  - 張誦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年 6 月。
  - 張德水，《激動！臺灣的歷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 年 7 月初版。
  - 淡江大學創校五十週年校慶籌備會編，《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實錄》，臺

- 北：淡江大學出版，2000年7月。
- 淡江大學編，《淡江三十年—淡江大學慶祝創校卅年紀念特刊》，臺北：淡江大學出版，1980年7月。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年4月。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淡水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1998年。
  - 淡江文理學院編印，《淡江二十年》，臺北：淡江大學出版，1970年11月。
  -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
  - 莊萬壽等編審，《北臺灣人文之旅》，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8年2月。
  - 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國立編譯館主編，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10月。
  - 許俊雅，《低眉集：臺灣文學 / 翻譯、遊記與書評》，臺北：新銳文創(秀威代理)，2011年12月初版。
  - 許琇禎，《臺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 1977-1997》，臺北：五南出版社 2001年。
  - 陳盈卉編，《淡水》，臺北：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月。
  - 陳國棟著，《臺灣的山海經驗》，臺北市：遠流，2005年。
  -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臺北：秀威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彭瑞金總編、莊華堂主編、鍾肇政主講，《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臺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臺北：唐山出版社，2008年7月。
  -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
  - 楊佳嫻編，《臺灣成長小說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11月。
  - 楊宗翰主編，《臺灣文學史的省思》，臺北：富春文化，2002年。
  - 楊昌年，《現代小說》，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月初版二刷。
  - 楊國樞，《變遷中的臺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年。
  - 楊碧川，《臺灣歷史年表》，臺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88年6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回顧》，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
  - 詹宏志，《城市人—城市空間的感覺、符號和解釋》，臺北市：天下文化，1989年。
  - 靳明全主編，《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 廖鴻基等著，《臺灣島巡禮》，臺北：聯合文學出版，2005年5月。
  - 謝德錫，《淡水大事紀》，滬尾文教促進會淡水歷史研究室，1988年。
  - 趙莒玲，《淡水心靈地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7月。

- 劉育嘉，《臺灣史文獻析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歐宗智，《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12月。
- 鄭明俐主編，《當代臺灣都市文學論》，臺北：時報，1995年。
- 羅宗濤、張雙英，《臺灣當代文學研究之探討》，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5月。

### 三、期刊、單篇論文（按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 〈文學的追求與超越〉—舞鶴、楊照對談錄，《文學臺灣》第8期，1993年10月。
- 〈舞鶴亂迷〉—朱天心對談舞鶴，《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7號，2004年3月。
- 〈凝視朱天文〉—舞鶴專訪小說家朱天文，《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號，2003年12月。
- 王昭文，〈《八角塔下》的臺灣連翹精神〉，《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3年11月。
- 王萬睿，〈瘋癲、情欲、以及夢境的再創造—試論舞鶴的兩篇小說〈悲傷〉、〈捨骨〉〉，《文學臺灣》，第40期，2001年9月。
- 呂正惠，〈八〇年代小說的主流〉，收錄於孟樊、林耀德編，《世紀末偏航》，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0年。
- 李君如、彭盛裕，〈境外之鏡：自旅行文本中探索主體的心理投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2期，2006年3月。
- 周宗賢、連慧華，〈淡水古蹟保存與再生之發展—從觀光營造的角度〉，收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年4月。
- 季欣麟，〈在城市流亡的老靈魂—聽朱天心說說話〉，《遠見雜誌》，第141期，1998年3月號。
- 林玉薇，〈以人物的命運拓印歷史—專訪蔡素芬〉，《文訊月刊》，179期，2000年9月。
- 林柏維編，〈臺灣歷史年表〉，《臺灣的故事》，臺北：財團法人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年5月。
- 林慧姪，〈文學中的淡水〉，收於周宗賢編，《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9年4月。
- 林麗如，〈小說田野裡的思索者〉，《文訊》，238期，2005年8月。

- 河原功，〈從文學作品鳥瞰日治時代的淡水〉，收錄於《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年4月。
- 封德屏，〈尋找區域文化的特色—「屏東藝文環境的發展」座談〉，《文訊》，1991年1月。
- 洪淑苓，〈夢與歌—蔡素芬《橄欖樹》評介〉，《文訊別冊》第152卷期，1998年6月，頁18。
- 胡馨云，〈耕耘文學鹽田—蔡素芬〉，《出版情報》，146期，2000年6月。
- 高天生，〈臺灣文學的耕耘者鍾肇政〉，《臺灣小說與小說家》，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
- 高惠琳，〈「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專輯目錄〉，《文訊》，1992年6月。
- 張良澤，〈煎熬與希望的中年時代—七〇年代的鍾老大〉，《聯合文學》，2003年12月。
- 張建隆，〈洪以南與達觀樓〉，《尋找老淡水》，臺北：臺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7月。
- 張建隆，〈看見的，和看不見的·淡水—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與認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2003年4月。
- 張琬貽，〈流動的家園，幽魅的城市—試析鍾文音《在河左岸》的家族史書寫及空間建構〉，「疆界／將屆：2004年文化研究學生學術研討會」，新竹：交通大學，2004年12月。
- 莊宜文，〈雙面夏娃—朱天文、朱天心作品比較〉，《臺灣文學學報》，第1期，政大中文系，2000年6月。
- 許俊雅，〈臺灣文學中的淡水書寫〉，發表於《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第一期，香港大學中文系出版、臺灣學生書局承印，2002年8月。
- 許俊雅，〈憶昔紅顏少年時—談鍾肇政的《八角塔下》〉，《臺灣文學評論》，2003年10月。
- 陳文芬，〈舞鶴在淡水〉，《印刻文學生活誌》12期，2004年8月。
- 陳明柔，〈八〇年代臺灣小說文本中的都會景致〉，收編於師大國文學系：《解嚴以來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年9月。
- 陳國偉，〈遺失地址的理想國—朱天心小說中的記憶烏托邦〉，《淡水牛津文藝》，1998年10月。
- 傅錫壬，〈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收錄於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

年4月。

- 張炎，〈清代初期制台政策的檢討〉，《臺灣文獻》，21卷1期，1970年3月。
- 紫蘇，〈貼近生活，擊掌長吟—記鍾文音〉，《文訊》，157期，1998年11月。
- 楊翠，〈原音與女聲—跨世紀臺灣文學的新渠徑〉，臺北：《文訊雜誌》，1999年12月。
- 廖咸浩，〈有情與無情之間—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幼獅文藝》511期，1996年7月。
-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期，2002年3月。
- 歐宗智，〈絕望的愛意及其象徵意義—以吳濁流、鍾肇政、東方白日治時代背景小說為例〉，《國文天地》，2002年10月。
- 賴婉蓉，〈論蔡素芬鹽田兒女中的女性情愛經驗及其對臺灣文學領域的拓展〉，《臺灣人文》，2005年12月。
- 魏可風，〈幫小說中的人物過一生—蔡素芬答客問〉，《聯合文學》，第11卷9期，1995年7月。

#### 四、學位論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 吳雅慧，《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2000年。
- 吳寬裕，《林文義散文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2008年。
- 林雲鈿，《蔡素芬長篇小說女性主體書寫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2007年。
- 林輝堂，《縣市文化局對文化政策制定與執行問題之研究—以臺中市文化局為例》，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2002年。
- 林璟薇，《臺灣當代女作家小說中的女性意識—一九七〇至二〇〇〇年》，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4年。
- 林麗如，《歷史與記憶—舞鶴小說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2005年。
- 胡秀宜，《八〇年代臺灣小說中的青春書寫（1980-1989）》，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2005年。
- 徐惠玲，《臺灣現代小說中的淡水校園成長書寫—以鍾肇政《八角塔下》、蔡素芬《橄欖樹》為研究對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2008年。
- 張琬琳，《文化場域變遷及其對臺灣文學的影響—以臺北都市空間轉化為探討核心》，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2009年。

- 陳明柔，《典範的更替／消解與臺灣八〇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1999年。
- 陳錫蘭，《蔡素芬小說創作發展歷程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2007年。
- 曾巧雲，《未完成進行式—戰前、戰後的皇民文學論爭/述》，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2005年7月。
- 曾怡玲，《林文義散文中的理想性追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2008年。
- 曾燕瑀，《朱天心小說研究》，清華大學中文所碩士，2002年。
- 楊翠，《鄉土與記憶—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2003年。
- 葉寶蓮，《從原鄉到都會—蔡素芬小說中的女性遷徙與女性意識書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2005年。
- 鄭恆惠，《家庭·城市·旅行—臺灣新世代女性散文主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7年。

#### 五、報紙文章：(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 阿盛，〈尋俗是裡的感動—蔡素芬〉，《自由時報》，第41版，1999年4月9日。
- 范銘如，〈黃色淡水〉，《聯合報》，2002年2月18日。
- 徐開塵，〈穿梭臺北車站，看盡人生變貌—蔡素芬以九個故事尋找生活在臺北的理由〉，《民生報》第4版，2000年5月29日。
- 莊宜文，〈滿懷鄉愁的漫遊者—訪朱天心〉，《自由時報》，2000年12月21日。
- 許俊雅，〈心理上的淡水文化積澱—讀朱天心〈淡水最後列車〉〉，《中央日報》，2002年2月26日。
- 黃莉貞，〈校園愛情的分手方式〉，《自立早報》第17版，1998年4月30日。
- 劉鳳芯，〈女孩怎麼長大了？〉，《中國時報·開卷》，2002年5月26日。
- 蔡素芬，〈得獎感言：一字一句皆是心血，同喜同悲用真感情〉，《中央日報》第10版，1986年10月23日。
- 蔡素芬，〈漂浮與理想—談《橄欖樹》〉，《自由時報》第37版，1997年10月13日。
- 蔡素芬「文學到校園系列演講」第十場，演講稿全文刊載於《中央日報》副刊22版，1999年1月7日。

附錄：淡水學研討會發表論文篇章(出自林呈蓉〈「淡水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2010年第七屆臺北學暨第九屆北投學學術研討會－臺灣學內涵的建構」，臺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主題	發表人	發表題目
中央／地方	莊吉發	從故宮檔案看清代的淡水（1998）
	林呈蓉	殖民地臺灣的「條約改正」－1895年淡水海關接收過程中的「永代借地權」問題（1998）
	張洋培	論 1950-1972 年之間淡水紅毛城的變形地位與英式實質外交（1998）
	黃國盛	論清代前期臺灣社會「男有耕而女無織」（2001）
	張炎憲	談國家歷史與地方文史工作的關係（2001）
	吳密察	歷史研究中的地方史（2001）
	陳國棟	地方與國家歷史記憶與在地生活－淺談淡水學研究的可能面向（2007）
	曾令毅	1895年《淡水新政記原稿庶》之史料介紹及其價值（2007）
	張建隆	淡水文史團體與公民行動－「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的一段往事（2010）
	高菱憶	晚清臺灣的氣象事業－以淡水為中心（2010）
軍事防衛	柯蘭	面對蔡牽海盜活動的臺灣防衛（2007）
	紀榮松	跨海西征的駐台日本海軍鹿屋航空隊（2007）
	曾令毅	日治時期淡水水上機場之研究（2010）
人物研究	林昌華	馬偕牧師與淡水－書信與日記的考察（1998）
	周宗賢	淡水外國人墓園初探（1998）
	林昌華	馬偕研究的史料問題（2001）
	陳俐甫	清末淡水區域政治、宗教關係之歷史考察－以馬偕為例（2001）
	洪致文	日治時期淡水街長洪以南之研究（2010）
聚落發展	黃瑞茂	社區行動與地方生活文化的重建－淡水的實踐經驗（1998）
	黃瑞茂	歷史建構與空間想像－淡水世界遺產建構建築策略（2004）
	黃瑞茂	淡水、河岸與落日：觀光凝 vs. 在地生活（2001）
	周彥文、 黃詩涵、 陳佩好	淡水地區眷區調查研究（2007）

	黃瑞茂	「捷運淡水站周邊環境經營」公民共識會議（2007）
	張寶釧	觀光化對淡水的衝擊（2007）
	邱馨慧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淡水的治理與原住民的社會生活（2010）
淡水印象	馮文星	淡水演進的影像觀察初探－城市容顏的永恆觀照（2001）
	戴寶村	觀音山與淡水地景意象的形塑發展（2001）
	馮文星	從影像圖片觀察淡水市容（2004）
	周澤南、 徐紹君	淡水生活志－解讀鏡頭下的淡水起居空間與在地生活（2004）
	馮文星	老照片與淡水社會文化映象（2010）
生態環境	王士紘、 羅啓文	淡水河水庫淤積之研究（2001）
	莊吉發	歷史與地理：清代淡水海域的自然生態與經濟活動（2001）
	文一智	淡海新市鎮開發計畫對淡水地區空間變遷之影響（2001）
	紀榮達	再見公司田橋：淡海新市鎮開發對淡水史蹟之衝擊（2001）
清法戰爭	白詩薇 Sylvie Pasquet	從法國史料看清法戰爭在淡水（1884）
	葉振輝	西仔反淡水之役（1884）（1998）
	羅運治	清法戰役法國封鎖臺灣之探討（2004）
	林文鎮	清法戰爭與澎湖（2004）
	許毓良	清法戰爭前後的北臺灣（1875-1895）－以 1892 年基隆廳、淡水縣輿圖為例的討論（2004）
	林昌華	「焚而不燬」（Nec tamen consumebatur）－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耶穌聖教」（2004）
	楊蓮福、 林子昉	清法戰爭滬尾戰役與淡水礮臺的再考證（2004）
	紀榮松	清法戰爭孤拔提督的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2004）
	葉振輝	清法戰爭基隆之役（2004）
	白詩薇 Sylvie Pasquet	從戰艦上看福爾摩沙－法國海軍軍官筆下的清法戰爭（2004）
	許文堂	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2004）
	周宗賢	江頭礮臺－中法戰爭後被遺忘的礮臺（2004）
古蹟建築	李乾朗	1880 年代至 1930 年代淡水的基督教建築（1998）
	周宗賢、	淡水古蹟保存與再生之發展－從觀光營造的角度（2001）

	連慧華	
	謝德錫	臭油棧傳奇－淡水穀牌倉庫的鑒金歲月（2007）
	周宗賢	淡水的班兵會館（2007）
	邱明民	厚植淡水地方文化的歷史空間保存方式（2007）
	黃瑞茂	古蹟建築保護技術與法令的關係（2007）
	張寶釧	淡水地區現有歷史古蹟之維護、管理及使用狀況（2007）
	張建隆	古蹟文物維護的目的與實踐（2007）
	周宗賢	淡水古蹟園區之歷史考察（2010）
	王韻涵	
國際觀點下的淡水	藤波潔	十九世紀末の淡水における外国人居留地に関する一考察－「淡水地区」に関する「国際性」檢視の一視角（2004）
	林煜堂	淡水在近代東亞區域史上的意義（2010）
淡水河沿岸	詹素娟	分類的迷思－淡水河系原住民的族群類緣問題（1998）
	溫振華、江葱	清代淡水地區平埔族分布與漢人移墾（1998）
	紀榮達	關渡宮的今昔（1998）
	王志文	淡水河岸跨村落祖公會－以同安人燕樓李、兌山李、西亭陳、郭子儀會為例（2001）
	紀榮達	誤解痲瘋院－以淡水河域新莊樂生院之文化資產保存為例（2004）
	黃富三、方素娥	北台首座媽祖關渡宮之起源與角色（2004）
	王志文	淡水河岸移民宗族組織與原鄉比較－以西亭陳為例（2004）
	陳應宗、吳春和	大龍峒陳悅記祖宅修復紀實（2004）
	王志文	以地理學的觀點來分析淡水河畔社子地區的契約（2007）
教育相關	郭秀琴	國小鄉土教材的編輯經驗－以淡水坪頂國小為例（1998）
	林熙皓	日治時期長老教會姑娘於淡水地區的女性教育（2007）
	林玫君	近代淡水體育教育與身體文化（2010）
宗教文化	戴寶村	淡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1998）
	簡有慶	蓬萊老祖與淡水八月「年例」祭典（2004）
藝文相關	蕭瓊瑞	人文與自然之交映－美術家眼中的淡水風情（1998）

	林慧妊	文學中的淡水（1998）
	傅錫壬	王昶雄《驛站風情》的鄉土情懷（2001）
	河原功	從文學作品鳥瞰日治時代的淡水（2001）
	傅錫壬	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2004）
	傅錫壬	王昶雄筆下刻畫的人物特質－以《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書為例（2007）
	河原功	王昶雄的文學研究（2010）
田野調查	張建隆	田野調查與淡水史研究（1998）
	張建隆	看見的、和看不見的、淡水－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西、荷及清人對淡水的記述與認知（2001）
	周宗賢、淡大歷史系學部生「淡水老街調查小組」	新時代脈動下的淡水老街（2010）
文化資產	周明德	馬偕博士紀念圖書館與謠曲－附・有阪一世校長之治校精神（2007）
	紀榮達、宋宏一	文化資產保護現況與問題（2007）
	鄭楊淑玲	地方文物資產之管理現況與改進方向（2007）
	林承緯	淡水無形文化資產之研究（2010）
產業經濟	謝美娥	淡水與清代北台區域稻米貿易活動之關係（2010）
	劉綺文	淡水老街之商業與文化環境之變遷（2010）